

德裕

號月三年一十五 期三四一第



記海出艦沉年百三



◎五十一一年拾穗大貢獻
◎拾穗譯叢分輯匣裝供應

為酬謝讀者愛護本刊
半價廉售請勿失良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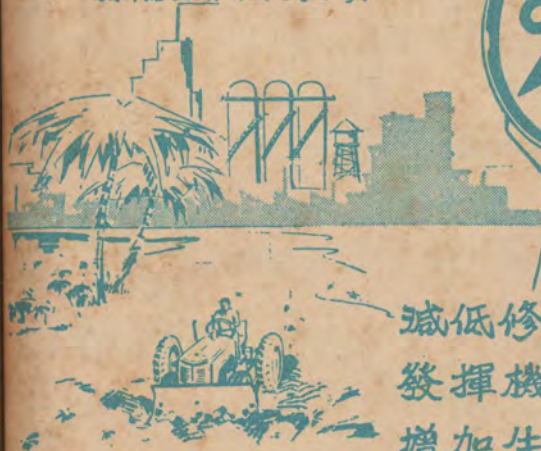
第三輯(小說叢書)特價五十元 名 原價 盲者之歌 二十五元 南太平洋 二十五元 大地的狂熱 二十五元 海闊夢裡人 二十五元 共 五册 合計八十七元	第二輯(小說叢書)特價五十元 名 原價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雷綺表姐 二十四元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朱門恩怨 二十五元 共 四册 合計八十六元	第一輯(音樂叢書)特價五十元 名 原價 交響樂的故事 二十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芭雷舞與樂曲 十六元 交響樂與樂曲 十二元 序曲與管絃小 十二元 高忠實度與立體聲 十二元 共 六册 合計八十八元
---	---	--

第五輯(小說叢書)特價三十元 名 原價 北教莊 七元 唐卡米羅小天地 七元 黑貓劫 七元 慘劇的預演 七元 玫瑰與同情人 七元 蒼海珠淚 八元 共 七册 合計四十五元	第四輯(科學叢書)特價三十元 名 原價 我們的生命 十二元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石油的故事 十二元 鑛石的故事 十二元 鋁的用途 十二元 我們的軀體 十二元 認識我們的軀體 十二元 共 七册 合計五十一元
---	--

「名姓」人件收明寫請並友親贈饋如。費匯付免可，單匯劃本用利請款匯
。「輯裝第」及「址住」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件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件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致讀者

讀者來函指正：第一四〇期「販賣社會聲望的商場」一文中第十九頁有「瑪琪的崇拜」應譯作「博士的崇拜」，(Magi) 一字是波斯的僧侶，應讀作「瑪伽」，特此改正，並致謝意。

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和描寫。

上期詳細地報導了一篇有關西德孤島的情況，這一期又有一篇「我們怎樣應付危機」作為補充，由於這篇西德的報導，是由西德市長夫人執筆的，所以她又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和描寫。

這一期非常巧合地刊出了三篇有關航海船艦的故事，可是它們的性質却是不相同的。第一篇是「海運先鋒薩凡娜號」，它很有趣地向讀者報導了世界上第一艘利用蒸氣引擎航行的商船薩凡娜號，怎樣在世人的嘲笑和矚目中完成了航海的壯舉，並終於使古老的帆船的命運趨向沒落。到今天，又有另一艘薩凡娜號，以原子能為動力，又再變成為海運史上的先鋒，顯然地這是另一次海運史上的新革命。第二篇是「俄亥俄號歷劫記」，它報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艘英勇的油輪，完成了載運航空汽油的使命，以挽救盟軍的危機。它那戲劇性的故事和果敢英勇的事蹟令人感動。第三篇是「三百年沉艦出海記」，也是本期的封面故事，一艘三世紀前沉入海底的瑞典戰艦，今日又奇蹟似地打撈起來，重現人間，並可能改裝為一所別緻的博物館。我們相信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一讀的。

單款存金儲蓄計劃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戶辦經
新臺幣	拾總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截日局辦經
寄			截日局理管
址住名姓人款			元 角
址地號訂名姓戶訂			手續費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單款存金儲蓄計劃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戶辦經
新臺幣	拾總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截日局辦經
寄			截日局理管
址住名姓人款			元 角
址地號訂名姓戶訂			手續費

查存局理管由經聯本

經辦員 局長

經辦員 局長



目錄



海運

海運先鋒薩凡娜號

史話

世界上有過兩艘同名的薩凡娜號，一艘開創了蒸汽機航運的先聲，另一艘開始了原子能應用的新途徑。

文化

世界黑人最高學府——豪威德大學
是黑人社會的創造者和變化的鏡子。

科學

認知物體形狀的起源

人類認知物體形狀的能力是與生俱來抑或後天學得？

知識

探測海底的奧秘（三）

戰爭

俄亥俄號歷劫記

一艘滿載了珍貴航空汽油的油輪在飛機潛艇的攻擊下，奇蹟地到達了目的地，為盟軍帶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曙光。

秘聞

我們怎樣應付危機

西柏林市長夫人對西柏林孤島所受的緊張刺激與輕鬆愉快生活方面的報導

衛生

精神與肉體（三）

珍聞

三百年沉艦出海記

三世紀前瑞典皇家海軍的巨艦沉入海底，不料如今又重返人間。

事

絕物·懷特少校與X-15
世界上最優秀的駕駛員的故事。

音樂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五）

短篇

證人

你錯了，我知道——他是兇手。

小說

被暴風雪圍困的人們（下）

長篇

麥凱勃（下）

紐約大都會傳奇之（十一）

說

最後的珍藏

他付出了五十塊錢，取走了那空無一物的鏡框。

拾穗專欄

眾目睽睽（七）

醫藥

醫藥近訊

攝影

攝影叢談

西書評介

封面介紹

三百年沉艦出海記

一千六百二十八年八月，一艘新造成的巨型戰艦「瓦沙」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港口，因一場意外而沉入海底。這艘戰艦的沉沒，成為瑞典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直到三百年後，這艘戰艦才被發現，並被完整地吊起。這艘戰艦的沉沒，不僅是瑞典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這艘戰艦的沉沒，不僅是瑞典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這艘戰艦的沉沒，不僅是瑞典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悲劇的事件之一。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遺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

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

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

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日幣一二〇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金帳戶

2003免費匯款訂閱拾遺或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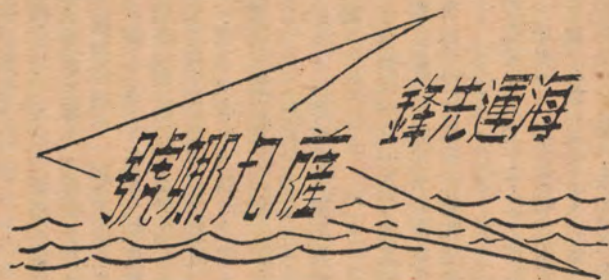
拾遺叢書，本止接獲通知後約

十天內可以寄達專址，但務請

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

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

示。



譯 江 錢

一八一九年六月間，愛爾蘭南岸清澈神上瞭服台上的信號員，在清晨連續發出「商船着火」的警報。在柯克港留守的英國稅務局緝私艇蒼鷹號看到信號，立即出發前往失事地點救難。海上船隻失火是最可怕的災難。

蒼鷹號的設計專為追擊商船之用，船長發現冒煙的大商船，桅桿上空無一物，想必船帆已經燒毀，該船勢必在極端痛苦中待救。蒼鷹號奮力追上去，可是越追越遠。緝私艇射出數枚警告炮彈，迫令該船停止前進。緝私艇上的幾位官員，登上商船，查考該船速率飛快的原因。他們在船上仔細考察研究，才發現是一艘汽船，而非發生火災。同時他們證實，這是有史以來，橫越大西洋的第一艘汽船。

這艘裝置「美國大茶壺」以蒸汽征服大西洋的商船的航海日記上，除了這一次誤會外，尚有很多船長記載的有趣故事。這艘商船震驚世界的航行，使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水的世界第一艘原子動力的試驗型商船，也命名為薩凡娜號，在海運上繼續負起繼往開來的使命。

華盛頓史密遜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e) 博物館保存的薩凡娜號汽船航行日記的卷首，有大副史帝芬遜羅傑士的記載：「一八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二十四小時內，微風清爽。風向西北。上午十

告 預 書 新

醫 良 成 病 久 (一)

(記 歷 親 刼 病 林 杏：名 原)

WHEN DOCTORS ARE PATIENTS

的 己 自 瞭 明 樣 怎 你 訴 告， 事 故 的 上 華 醫 篇 十 二

。 生 人 對 面 樣 怎 及 以， 病

元 六 價 特 約 預 元 十 價 定

人 的 球 月 達 到 批 一 第 (二)

著 士 博 朗 白 馮 家 專 箭 火 國 美

。 舉 壯 的 球 月 征 遠 類 人 出 寫， 裁 體 的 說 小 以

角 六 元 三 價 特 約 預 元 六 價 定

時，全體船員登船，航行開始。下午一時，駛抵沙港燈塔時，領港離船。」

這艘在紐約建造的新船，自紐約出發，前往喬治亞州的薩凡娜港。摩斯·羅傑士在海洋上駕駛汽船已有相當經驗。他現年四十一歲，是副船長史帝芬遜·羅傑士同一祖父之同族兄弟，後來又和史帝芬遜的同胞姐妹結婚。他曾與發明汽船的富爾敦過從很密。富爾敦曾贈給他一張書桌。這張書桌現保存於康乃克帝克州新倫敦縣的博物館。在這次橫渡大西洋之前，他曾擔任鳳凰號的船長。他將鳳凰號從紐約港駛往德拉瓦河，開創世界第一汽船在大洋上航行的記錄。一八一五年，他擔任老鷹號汽船船長，指揮該船，開闢汽船自紐約港通往巴爾的摩的航路。

薩凡娜號在一八一八年建造時，是專為載麥類的帆船。該船在紐約州科里爾斯灣克魯克特·費克特船塢建造時，摩斯已在注意其性能和建造過程。這艘船在當年八月二十二日下水。日後，裝上一台直接傳動，傾斜式低壓蒸汽引擎，馬力九十四，汽缸直徑四十吋，活塞行程五呎。紐傑賽州摩里斯頓城附近的斯必得威爾(Stephen Veil)鐵工廠的史帝芬·費爾(Stephen Veil)負責建造這台引擎。費爾日後和另一位摩斯合作，發明電報，馳名科學界。船上鍋爐是陶德工程師在紐傑賽州伊利

沙伯城建造。

大副史帝芬遜·羅傑士在建造船時期負責裝配這艘汽船。這是一艘建造完善的帆船，只是主桅桿上缺少主帆而已。全長一百十呎，包括船首瞭望台。主帆和前帆之間的空間特別寬大，以便安裝推動機械。史帝芬遜除監造工作外，又擔任船員和旅客艙的佈置工作，以便配合主機的位置。

為了吸引政府官員和社會領袖們的注意，船上的起居設備可以和當時任何豪華船隻媲美。旅客艙艙都是雙人房間，可容納旅客三十二人。牆壁是用玫瑰木和桃木建造，地板上有人造大理石。各艙都有高與人齊的穿衣鏡，和華貴的窗簾和門簾。史帝芬遜樂於為人敘述一位黑人的故事。當這艘豪華汽船尚未完工時，有一位黑人偷上船來，大家猜想這位黑人是潛逃的黑奴。當他在穿衣鏡中見到和他面貌衣材完全相像的一位黑人時，大吃一驚。當他在另一面穿衣鏡中見到前一面鏡中的二次反射影時，回身便逃，他以為這船是冤索黑奴的船隻，船上滿載黑奴，運往南部，交還原主恢復奴役生活。

前往薩凡娜城旅程共八天半，其中有四十一小時半藉蒸汽推動，其餘時間藉風力前進。此外尚有數艘帆船，伴隨薩凡娜同時離開紐約港。最令人難解的事，薩凡娜號船主將船上貨物移往其他帆船，而本身並未載運貨

物及旅客。但是該船事先登載廣告，載運客貨。

淺而易見的事實是，該船唯有在無風情況或受航道路限制時，才使用蒸汽推進。航行日記上記載：「離開紐約的第二天，開始使用蒸汽。當機械發動後，強風及時來到。我們在三分鐘內，將兩側漿輪收回，放在甲板上。」此後到四月三日時，海面又風平浪靜，旅途平安愉快。當天航海日記下午三時記載：「漿輪裝置妥善，發動漿輪，收起全部船帆。」

該船這次只藉蒸汽行駛很短時間。第二天清晨，船上前後兩帆又重行張起，航海日記上記載：「水手收回漿輪，並將漿輪存儲妥善。」該船於四月六日上午四時靠岸，距在沙港燈塔出發時間共二百另七小時。薩凡娜城「喬治亞人民報」第二天報道該輪到達時盛況如下：

豪華汽船薩凡娜號於昨日下午五時到達本埠。沿河兩岸民眾盛聚。進入市區碼頭時，夾岸群眾歡呼致敬。海關緝私船巡邏艇達來斯城號曾鳴禮炮致敬。觀察該船外表，可獲知該船安全設計週到。顯而易見，船上漿輪可於數分鐘內收起，足證該船途遇暴風雨或巨浪襲擊時，能如其他帆船一般平安渡過危機，本城將因該船在本埠出發而感無上榮譽，該船為世界上第

一艘藉蒸汽推進的橫渡大西洋商船。」

薩凡娜市斯卡包羅·伊薩柯斯船運公司對薩凡娜號之加入該公司船運業務非常熱心。羅傑士曾鼓勵斯卡包羅先生建造一艘參加遠洋航道。這艘汽船的名稱也是根據羅傑士建議命名的。斯卡包羅很難說服旅客乘坐薩凡娜號。他的太太首先拒絕登輪，而他本人也從未乘薩凡娜號旅行過。

一八一八年底，喬治亞州立法機關正式通過薩凡娜汽船公司立案。立法機關認為該公司在短短時期試驗期內，已備有一艘實力充足的蒸汽推動商船。船上的蒸汽機既能輔助船帆前進，又能單獨推進商船。

自從四月六日該船在薩凡娜靠岸，到四月十四日，船上船員都支領航海薪金。四月十四日，船上水手昇火自薩凡娜出發，前往查爾斯敦。當天下午一時，在提皮燈塔拋錨停泊。那天領港和船上八位旅客拒絕前進，因前程風浪太大。第二天早晨，領港人員酣睡，誤了早潮時間。這件不幸的事，該船航海日記上並未記載。當該船到達查爾斯登時，又誤了潮期，晚上八時，被迫在距離查爾斯登燈塔十二哩地點拋錨停泊，並且放除蒸汽機裡的蒸汽。第二天清晨六時，查爾斯登港的領港人員登船。船員立即昇火，於上午十一時在查爾斯登港碼頭靠岸。此後一切順利。紐約出版的報紙都以幽默口吻，報告這

艘新式汽船的極緩慢旅程。

該船開往查爾斯登港的目的是引起門羅總統的注意，希望總統支持薩凡娜號和其未來的航程。當時門羅總統正在觀察美國沿大西洋各州的兵工廠，要塞和各種公共建設。這是他就職後的一次親善旅行。總統請求來到查爾斯登接他的汽船，仍回到薩凡娜城去，因為加南羅林那州的人民不願意總統離開該州時，棄喬治亞州的商船。總統決定在薩凡娜市登輪參觀。

這艘試驗性質的商船停留在查爾斯登港，直到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離去。離港時，開足蒸汽，二十七小時後，在薩凡娜港第二十七號碼頭靠岸。

自五月七八兩天開始，連續數天，航海日記上唯一的記載事項是「補充糧食」。五月十一日（星期二）是該船的大事。那天上午八時，門羅總統和隨員登船。該船立即昇火，蒸汽汽推進開船。上午十時半，船抵大比燈塔。拋錨休息半小時後，於十一時又藉蒸汽推動開始回程。晚上八時，抵達薩凡娜港靠岸。此後一切順利。

門羅總統登船的前一晚下榻於斯卡包羅的豪華大廈。翌日率領聯邦及地方官員二十五人，包括陸軍部長卡爾本，登輪遊覽，遊覽旅程直達薩凡娜河出口。總統和全體隨員在薩凡娜號船上參加宴會。席間，總統贊美這艘商船的性能，並且建議這船應駛往首都華盛頓展覽

，以便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能有機會觀賞該船。當時以古巴為根據地的海盜出沒於美國佛羅里達州沿岸。總統認為這艘不必利用順風行駛的船，一定能在追捕海盜時，有很好的成績表現。該船的最大股東斯卡包羅聽到總統的話意外高興。

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一陣從西北方吹來的暴風雨，在雷電交加中，將港內停泊的薩凡娜號和其他兩艘船隻吹散，在水面上飄流不定。雷雨損毀兩側漿輪。蒸汽輪主臂受傷，漿輪也飄走。這次在港內發生的不幸事件尚非該船的最後惡運。第二週的星期四，早上二時，薩凡娜號的一位船員魏斯頓，從岸上通過搭板上船。在搭板上失足，滑落河中淹死。上午十一時，魏斯頓的屍體被船上用的鐵鉤鉤起。法院檢查官來到驗屍時，判定魏斯頓是海難中喪生。依照法律，屍體應抬上船裝殮入棺。這是歷史上橫渡大西洋汽船的第一位犧牲於海難中的水手。

預定出航的日期被迫延期。喬治亞人民報於一八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三）登載，薩凡娜號汽船，將由船長羅傑士駕駛，鐵定明天五月廿日直接駛往英國利物浦城，決不延期。有願搭該船出發的旅客可獲得優雅艙位。旅客星期四上船，翌日為星期五，水手認為不吉利的日子，拒絕開船。該船因此未能出港。

在該船橫渡大西洋期內，有三位船員辭職，其中包括船上名廚約瑟。此後船公司召募新船員時發生莫大困難。從紐約市來的船員們都說這套「美國少年大茶壺」或「蒸汽棺材」在駛離喬治亞海岸時，必定失事沉沒。大副史蒂芬遜·羅傑士不得不趕回康耐爾州召募新船員。該州華特福德，新倫敦，高登三城的水手們與史蒂芬遜私交很好，而且信任史蒂芬遜。這艘汽船後來勉強湊足十九位船員開船。渡洋旅途中，十九位船員實在太少。

船上航運日記登載，一八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昇火發生蒸汽，船上起航工作準備齊全。上午九時整，藉蒸汽離開薩凡娜港。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三年正式公佈五月二十二日為全國航海節。羅斯福的決定便是根據這項航運日記上的記載。但是該船海上航行是直到二十四日才開始。大副史蒂芬遜·羅傑士的航運日記上說：「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天氣晴朗，風力微弱。上午五時通過大比燈塔，開始海洋航行。上午六時，船帆和蒸汽並用。領港員於上午十時離船。途中將漿輪收起，二十分鐘內完畢收輪動作。本日航程愉快。」

摩斯船長一八一八年在鳳凰號汽船上有一次痛苦經驗。當他從事一次歷史上有莫大價值的一次航海時，汽船繞過梅灣後，被迫駛入巴納格河出海口，自動擱淺在

河灘上，以便修理在暴風中損毀的漿輪。他受到這次慘痛教訓後，發明在航程中可以裝卸的漿輪。新發明的漿輪雖然有在航程中隨時修理的便利，但是實嫌太笨而且效率太低。兩個漿輪上的帆布使甲板難於永久保持乾燥。

根據法國海軍軍官馬瑞斯德的報告，這船上的兩台漿輪直徑十六呎。漿輪的設計目的在易於儲藏，而且在甲板上佔據的面積很少。當時船上尚未裝置在舷外的漿輪支架，也未考慮將漿輪用木板蓋起來。因此在航程中拆卸漿輪非常困難。輪軸也嫌太短。輪軸上有兩套輪幅。其他機件則利用螺釘固定在輪幅上的兩個鐵環上。鐵鍊將兩套輪幅扣住，使輪幅保持相當距離。

薩凡娜號出航月餘，與世隔絕，直到一八一九年六月廿四日（星期四）喬治亞人民報才登出該船最近消息：遠洋帆船企業號船長李汶斯東昨日抵達紐博瑞港聲稱：「五月二十九日，於北緯二十七度半，西經七十度位置，見到前面一艘大船向東行駛。船上冒出濃煙。當初判斷為海上失事着火，我們立即準備前往施救。」李汶斯東堅決表示：「我親眼看到，冒出大火和濃煙的帆船，比我們駛得快，我們拉起全部風帆也未能追上。事後我們才發現，所見海上失事大火，只

是一艘橫渡西方海洋的汽船。我們判斷，該船沿預定航線駛往歐洲。這是美國青年美妙技術的結晶。這次航行是航海史上重大事件。我們恭祝她成功。

數天後，富豪號遠洋商船見到薩凡娜號。船員追述當時情形：

一八一九年六月二日，天氣晴，風平浪靜。位置北緯四十二度；西經五十度。途中遇到薩凡娜號。海上交談後，得悉這艘久享盛名的汽船已從薩凡娜港出發八天，將經過利物浦前往彼得斯堡。該船船長通知我們，該船一切情形意外良好。我們齊聲向該船高呼三次，以示最大敬意。這船代表大洋西岸人民的機械天才的登峯造極的成績。

薩凡娜號初航非常順利，但船員們則時常橫生枝節。三位孤兒以船員名義隨行。大副史蒂芬遜。羅傑擔任他們的監護人。他們的年齡是十歲，十二歲和十四歲。三位兄弟時時爭吵。某天，他實在看不過去，命令每人手持一條皮鞭，彼此站成三角形，用皮鞭抽前面兄弟的背部。當初彼此尚知分寸，輕輕鞭撻，漸漸用力轉猛，最後雙手搭鞭窮力抽打。羅傑士乃制止兄弟們的鞭打，勸告他們兄弟間和睦之道，此後全程中相安無事。

，沒有注意柯克報紙第二天更正的消息。一位過於熱心報導好消息的記者，等待該船進港很久，為免讀者失望，將未來清明的消息，杜撰一條新聞稿，蒼促發出，第二天才聲明道歉誤傳。事實上，該船並未進港，也未載運旅客和棉花，更未在該港添加煤炭和其他補給品。

因為缺煤，薩凡娜號唯有張開前後帆蓬，盡量利用風力前進。兩天後，(六月二十日，星期日)，薩凡娜號收起槳輪，張開大帆，進入麥塞河。下午六時，藉船尾的小錨停泊在利物浦港外。可能史蒂芬遜並不知道船上尚有餘煤，足供一小時鍋爐之用，也許船員誤報存煤用盡。該船全程共燃燒自利物浦運到美國的煤炭七十五噸，另加二十五大捆木柴。在橫渡大西洋途中，有將近一百小時的航程是藉蒸汽推動，其他的時間無疑是藉風帆前進。

當薩凡娜號在利物浦港外拋錨，等待高潮進港時，千百居民駕小舟到停泊地點參觀該船。同時各處散播的謠言說，該船前來英國的目的，在獲得巴拿伯特 (Jelone Bonarate) 公佈的獎金，贈給任何人能將他的兄弟，自聖海倫那島偷渡搶救出來的人。他的兄弟是稱霸歐陸的拿破倫，自一八一五年起，被英軍放逐於南大西洋的聖海倫荒島。有一艘英國機帆船改建的小炮艇，因聽信這謠言，特地趕來上船偵察。

渡洋後，第一次望見陸地日期是六月十六日。那天他們望見愛爾蘭的海岸。船上航海日記登錄第二天的記事，提到英國稅務局緝私艇着鷹號船長包威中尉登船觀察的一段軼事。一八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倫敦泰晤時報登載：「最近有一艘汽船薩凡娜號從美國橫渡大西洋來到利物浦。這是有史以來橫渡大西洋的第一艘汽船。稅務局緝私船着鷹號自柯克檢查站出發，親會該船在海洋上失火，在愛爾蘭外海追蹤該船整天。」

六月十八日，船上航海日記的記載：「下午四時，柯克檢查站位於正南方十五哩。風平浪靜。船上缺煤，不能生火發生蒸汽。」史學家和新聞記者對這項記載有不同報導。查洛特市政府的機關報的一位記者於八月十日自諾福克市發出的報導：

「記者各方面採訪消息，未能查知到港時的載客貨名單。六月十九日柯克市報紙報導該船之到達，是海運史上極重要的成功。薩凡娜號汽船滿載棉花和乘客，自薩凡娜市出發，到達金賽城，全程不到二十一天。該輪進港補充補給品，留港一兩天後，將前往利物浦。該船進港前，曾被緝私追逐，因被誤會是海上着火。其他引人注意的消息尚未能報導。」

查洛特市政府公報引用柯克報紙的記載並未錯誤。此後史學家利用市政府公報也未錯誤。但是雙方都失察

英國砲艇放下一艘舢板船，舢板船上有一位英國海軍中尉。英國軍官橫硬要求：「你們的船主在那裡？」大副史蒂芬遜回答：「我沒有船主。」史蒂芬遜從幼年時代開始，對英國海軍印象不佳。當他第一次從美國新倫敦港出海時，他的船被一艘英國軍艦截住，艦上的一位英國軍官嘗試強迫這位青年水手參加英國海軍。船長告那位英國軍官說，倘使他要逮捕這位青年水手，他必須逮捕整艘美國船。當天晚上，這位青年水手在手臂上刺上美國國旗和美國禿頭鷹國徽。不久，另一艘英國軍艦截住這艘美國商船，要求每位水手順次出示證明文件。史蒂芬遜將袖口掏出，大聲回答，這個就是我的證件。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史蒂芬遜在公海上被捕，被解外英國達特莫爾監獄 (Dartmoor Prison) 短期監禁。被釋放回海後，不久他又誤為戰俘被捕，被送往哈利法克斯牢內監禁，日後藉戰俘交換方法回到祖國。因此他對英國中尉，從小沒有好感。

現在他駕薩凡娜號，橫渡大西洋的成功，他對英國人的惡感當然不會改變。這位固執的英國中尉仍不肯放鬆，繼續追問：「你們的船長何在？」

當船長出現後，這位中尉繼續盤問船長，質問船上桅桿頂頭所掛一面小信號旗的意義：「船長，你們為什麼

麼在桅桿頂上掛這面信號旗？」

船長羅傑士回答：「根據我政府的法令。我的政府是共和黨政府。執政黨答應我如此做。」

我的司令官認為這面小旗對他是一種侮辱。倘使你們不將小旗撤下，他們派一支軍隊來強制執行。

船長羅傑士將桅桿頂上的小旗落下，另以一面寬藍條巨旗代替。藍色巨旗代表美國艦隊司令，其位置與階級相當於英國最高海軍將官。羅傑士又命令輪機長準備熱水管，以便驅逐登薩凡娜號上的英國軍官。船上並無熱水管作戰的設備。船長這句威脅話，嚇得英國砲艇掉頭，全體水兵用盡平生力氣，切船逃命。

當時利物浦居民見到汽船並不是一回稀奇事。至少在薩凡娜號到達利物浦之前四年，在麥斯河中已有一艘汽船出現；並且最早在一八一六年時，在同一條河中已有汽船拖着其他船隻行駛。

英國一般民衆視薩凡娜號是美國的神秘船隻。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勞艾德公司的商船動態資料上記載薩凡娜號到達的日期是一八一九年六月二十日。高智編輯的利物浦年鑑上稱贊這艘商船的到埠是最值得記念的事。

該船在利物浦停泊的二十五天內，船上航海日記天天記載：「全體船員整天在進行例行工作」。其他各方面的資料都敘述英國各界人士都以莫大的好奇心仔細觀察

錢，而且事先知道要大蝕其本。他說：「我已提醒世界人士注意，用機帆船橫渡大西洋的可能性。我現在已到達歐洲，我決心傳播我的國家和我的商船榮譽到世界各地。沒有一件事能比在各地展覽我的商船使我更快樂。」

各國貴族和顯要登船參觀使船長快樂無比。但是在他們看來全程並非相安無事。上次鬧事的那位水手，在利物浦監獄中監禁兩天後並未悔改。船上九月份的航海日記記載，這兩位鬧事的水手三次未經批准，擅自駕船上舢板上岸喝得大醉。

在斯多克荷姆港，薩凡娜號載上兩位顯要英國籍旅客——林尼多克公爵和他的姪孫萬理漢。林尼多克公爵對這艘試驗性的商船非常注意。某次，他用錶計算船員停止蒸汽推動換用船帆所需的時間具有十五分鐘。他對這船的熱誠感動全體船員。他自言自語嘆息：「唯有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的人們才能發現他自己國家的榮耀。倘使我能恢復青年生活，我必須親自前往美國。」

在前往聖彼得市途中，林多尼克的大部份時間都耗於和船長和大副的討論。到達聖彼得市後，他贈送大副一件彫金鼻煙盒；贈送船長一件全銀茶壺。俄羅斯皇帝贈送船長一對鐵椅，一隻金錶。那隻金錶比普通懷錶大三倍，而且非常準時。瑞典國王贈送他一套精緻的白和杆。

研究薩凡娜號的詳情。船長羅傑士怨聲載道的說：「他們找到機會便冷言冷語嘲笑我們，並且以不友好的態度對我無禮。」

薩凡娜號於七月十六日載滿煤炭。七月十八日輪機長升火開動漿輪。兩天以後，有兩位船員因不滿船長對他們的態度，拒絕回船工作，並且毆傷一位高級船員。船長羅傑士派一位高級船員上岸強迫兩位肇事的水手回船。他們仍堅拒回船。英國軍警出力壓解他們上船。其中有一位曾嘗試將另一位高級船員擊落海中。這兩位不服從命令的水手終於被禁，嘗試鐵窗風味。

七月二十三日薩凡娜號燒足蒸汽，出發前往丹麥艾爾斯諾港。沿途平安無事。自丹麥又轉往瑞典首都斯多克荷姆。八月二十二日，瑞典和挪威共立的皇太子登船訪問。美國大使修士特為這位皇太子安排一次出海巡行。同行有貴族及政府顯要多人。瑞典國王非常愛好這艘商船，曾出價十萬美金準備收購薩凡娜號。但是當時瑞典國王正代挪威償付丹麥政府三百萬美金硬幣。因此缺少現款。瑞典國王提議以生麻和鋼鐵支付船價。這項交易美國人很合算，因為該船造價只有六萬八千美金。

船長摩斯·羅傑士拒絕瑞典國王的出價。他相信，如駛往聖彼得港，將可從俄國獲得現款。他再三聲明，出售船隻非他本意。在這次遠航途中，他已耗費大量金

薩凡娜號到聖彼得市後，前後載運俄國貴族，軍官和外交使節在港內游覽三天。俄國海軍上將特拉維斯公爵和數位陸軍和海軍名將曾乘該船前往克倫德斯特城，試驗該船的一般性能。他們的報告對該船非常有利。雖然沒有正式文件可供引證，但大家相信亞歷山大沙皇會上船參觀。沙皇曾自動提出賜給船長摩斯和大副史帝芬遜無上的權利——在俄國境內藉蒸汽航行的專利特權。汽船發明人富爾頓屢次請求這項特權而未蒙准。沙皇曾提議以現金收買該船。船長摩斯拒絕沙皇的提議，因為合約上規定，船隻出售後他和他的船員要久居俄境。

這艘三百二十噸機帆船從利物浦出發後，已藉蒸汽行駛二百三十九小時。在數千哩的航行中，沒有一隻螺絲或螺釘鬆落，全部纜索和滑車也完整。這是一艘經得住巨浪和風險考驗的船。薩凡娜號任務完畢後，載滿煤炭。起程回國。於九月廿九日出發前往克倫斯德特。歸途通過波羅地海時，在驚濤巨浪中行駛，跌落一隻鐵錨和錨鍊孔於深海。進入大西洋之前，在挪威哥本哈根和柯倫載兩港停留。

回國的航程中，風浪很險惡。當年很多商船都盡量避免在冬季橫渡大西洋。薩凡娜號在暴風巨浪中行駛四十天之久。回航途中，只有最後一段旅程使用蒸汽推進。十一月三十日，當船長羅傑士在船上酒吧間招待領港

員時，才首次開動引擎。在上午十時停泊於薩凡娜河中，等待高潮進港。收起船帆後，藉蒸汽推動，直駛碼頭。數年後，船上的一位燒鍋爐的工人告人，該船此後數年間的航行全賴風帆，因煤炭昂貴，燒煤太不經濟。

薩凡娜號於十二月三日晚八時自薩凡娜出發前往華盛頓，於十二月十四日到達波多馬克（Potomac）河口。

該船藉蒸汽推進，逆流上駛，經兩天時間。在華盛頓碼頭靠岸。該船自薩凡娜駛抵華盛頓需時十二天之久，因此沒有人會發生興趣，收購該輪供追逐海盜之用。有一家報紙批評該船，船上的引擎沒有減低風帆的效能，沒有妨碍風帆的使用，為該船莫大的優點。

薩凡娜號的航程和航行日記終於華盛頓。這次橫渡大西洋的航程在公司的財務上可說是一大失敗。就汽船而言，該船毫無前途可言。船員們的精神上打擊尤重，工作情緒非常惡劣。有位船員痛恨船長，立誓復仇，曾痛毆船長兩三次，終被關入監獄。他下獄後，船上航行日記的最後一句註解：「一八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船上記事。二十四小時內風力平和，天陰。全天照常工作」。此後船上的行動突然失去記載。

斯卡包羅的債主們不停的追逐他索償。薩凡娜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底終於離開華盛頓。船上引擎售給紐約奧

萊鐵工廠，折價只有一千六百元。最後這台引擎曾在一九五六年出現於水晶宮（Crystal Palace）展覽會。日後展覽會會場發生大火。引擎宣告失蹤。災後火場改建為紐約公共圖書館。那台引擎今日可能尚埋藏在圖書館地底下。

該船拆卸引擎後，改為帆船，行駛紐約與薩凡娜市之間。荷蘭瑞基接任船長。改建後，營業臻臻日上，獲利頗豐。早年拒絕乘坐薩凡娜號汽船的旅客都紛紛認為該船是非常安全的帆船。該船第五次航程中，錯過赫克沙灣，不幸在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三日在火燒島（Fire Island）擱淺後沉沒。今日有不少位潛水夫正在設法打撈一部份船體。打撈上來的木料將製造一座原始薩凡娜號的模型，陳列於最新原子動力商船薩凡娜號上。

新薩凡娜號全長五九五呎，是世界第一艘原子動力商船，而原有的機帆船薩凡娜號全長只有九十八呎六吋，另加前瞭望台。除去船長以外，前後兩艘薩凡娜號的對照，足以表示一百四十年以來航海事業的進展。當年粗劣的九十四匹馬力蒸汽機已被原子反應器代替。原子反應器供給之蒸汽推動透平機，可發出二萬二千匹馬力。柴油引擎已代替當年的風帆，供輔助動力之用。老薩凡娜號燃燒高貴利物浦出產的生煤七十五噸，加上二十五捆木柴才能供一百小時蒸汽航行之用。原子動力商船薩

凡娜號可以連續藉蒸汽行駛三十萬哩，在三年半內不需要補充燃料，足夠繞行地球十二週而有餘。

從外表觀察新薩凡娜號，可以發現一個半世紀商船的進步。老薩凡娜號的三枝桅桿和三套四方帆是當年商船的標準設計。除去冒濃煙的煙囪的頂端有一段可以轉動的煙管和兩側笨重的漿輪外，該船沒有獨特的設計。

觀察原子動力薩凡娜號潔白的船身，其流線型的船體頗像一艘超級豪華游艇。不知真情的人難以相信這船尚能載運大量貨物。船上全部線條都呈曲線，予人高貴印象，其吊裝貨物設備已盡量減少。甲板上的建築是水溜形，前部較圓，尾部尖斜，使船艙艙位加大。第一艘薩凡娜號以煙囪的設計最奇特，而這艘新船的獨到設計則是缺少煙囪。

史帝芬遜·羅傑士耗費大量金錢裝飾一艘創造航海新時代的汽船，因為他期待新船可供展覽之用。老薩凡娜終於成為一處公共展覽會場，而鮮少營業價值。該船停泊期內，不必繳納碼頭費用，也不裝卸貨物，停泊的目的只在招待遊客。有一位總統，一位國王，和無數貴族上船觀光，並且乘這艘試驗性的商船出游。

這艘原子動力船的建造目的和前一艘相同。新船是造船界的一種試驗品，出航以後，也只供試驗之用。建造新船的工程師們切實明瞭新船的營業不可能成功，將

來絕不可收回原始三千零七十八萬七千七百七十四元美金的造船費用，而建造老薩凡娜的人們，曾一度想藉此劃時代的汽船獲利。今日海上沒有一艘客貨船能供給游泳池，室內游藝場，藝術陳列館，和各種昇降電梯足容六十位旅客上下之用。登船參觀的人們，進入船上專供訪客參觀的走廊，從三方面觀察該船的引擎室，或藉有線電視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觀察反應器，才能真正發現建造這艘船的目的。這艘新薩凡娜號客貨船或將拋錨停泊在世界很多商港，供接待川流不息的觀光客觀賞之用。

第一艘橫渡大西洋的汽船在第一次越洋航行前，發現沒有一位旅客願冒生命之險，試乘該船；也沒有一位貨主願委託該船運貨。當年徵募船員時，甚至沒有一位願應徵上船服務。很多人們認為該船的最安全設施是一對可以收回放在甲板上的漿輪，因此在必要時能藉風力前進。最後這艘證明為當年最安全的商船之一。

第一艘原子動力商船所攜帶的安全設備超過今日海洋上的任何船舶。船體是加強材料建造，船上有數層用鋼板和紅木夾層護體，以防撞船之危險。夾層厚度達二十四吋。有十八吋厚的鋼筋水泥護牆以防原子輻射，此外其他防護水上撞船的設備尚多。船上另備有多套輔助引擎和發電機。船上共有船員一百十人。每位船員都受

過特種嚴密訓練，最長訓練時間達十五個月之久，所以保證人人熟悉船上設備及原子反應器的性能。這次從未感到缺乏自動應徵船員的困難。迄今已精選五位精明能幹並且經驗豐富的船長，施以駕駛原子船舶的特殊訓練，以備日後駕駛該船時不愁沒有人材。將來可能有幾個歐洲國家的商港，拒絕該船進入港區，其情形將可能發生類似她一百四十年前的同名商船的遭遇，受毫無根據的恐怖心理打擊，不能發揮原始建造的意義。澄清謠言的唯一方法是環行世界一週，在世界上任何地點都不停泊，藉此向世界宣揚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意義，以及薩凡娜號開創航運史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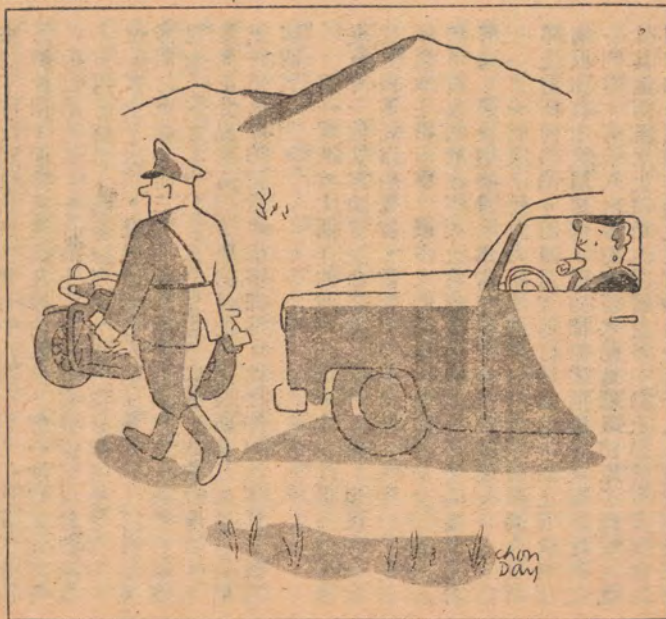
取材自：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Sept. 1961

世界上有不少人，花了很多時間去注意他的健康，而他們卻沒有時間去享受它。

× × ×

你不可能利用昨日的工具來做今日的工作，却希望成就明日的事業。



世界黑人最高學府

豪威德大學

Milton Viorst 著

強 譯

從賓夕凡尼亞街步行向北，經過華盛頓的黑人區，爬上坐落在包爾公園外圍半山之上，轉過身來，假如你的眼睛與國會大廈和華盛頓紀念碑的頂部高低相平，假如你看到遠處的維幾尼亞，那麼你就到達豪威德大學的門口了。

方形磚造的老式建築，和一些散布在附近的新的建築，正和其他好多美國大學一樣，學生們匆忙地來去，看來是緊張地或者友誼地或者心神專注地，一年級的學生們戴着圓帽子，女生們穿着小姐式的服裝，到了夜晚，他們去參加搖滾樂舞會，在圖書館讀書到很晚，或者在校內聽名學者的講演，他們正是和任何其他大學的學生們一樣，除去他們之中幾乎全部是黑人。

但是豪威德這種在常春藤覆蓋之下的正常情形是表面的，這些年輕人的心裡有着某種特殊的心事，他們知道是他們的膚色使他們與別人不同，同時，他們充滿着一種命運在轉變的意識。

「我在讀臨床心理學，」一位北加羅林納州的女孩，在學校自助餐室喝着牛奶時說道：「幾年以前，黑人很少知道這一門，教書是對他們唯一公開的事業，通常是在黑人學校。或者一個黑人可以成為醫生或是律師，但是只有黑人病人與顧客。」

「在我讀的這一科在南部還是沒有黑人的位置，我的男朋友也是一樣，他在讀建築，在密西西比他能做什麼呢？所以我們畢業之後還是到北方去，我們是樂意航

的黑人學院，和一所獨立的醫藥學校給予黑人進大學的機會，南方的議員們清楚地知道，一個黑人能夠進入法律或工程學校，就不至於在所支持的白人學校門口搗亂了，由豪威德的學生四分之一來自南方，給予學校當局一個有力的聲辯，要求更多聯邦的基金，假如其中一個學院有由於缺少實驗室或圖書室而失去外界信任的威脅，許多黑人學生將在南方尋找有聲譽的學院，由於吸收了不安份的上層的南方黑人學生，豪威德幫助了緩和從德克薩斯州到維幾尼亞州迫切的危機，因此南方人甚為感激，這一筆數目很少的撥款，來自全國人的稅金，是一個極其合理的支出。

這並不是說黑人學生必須勉強選擇豪威德，許多北方和南方的青年，即令他們受歡迎進入「白人」大學時，寧願進入豪威德，一位紐約的動人的黑人女孩子這樣說：

「我有些朋友進入只有很少黑人的大學，他們沒有學校生活，沒有出路，他們確實損失了一些事物，我有一點為他們難過。」

一位辦理入學許可的職員有不同的說法。「母親們告訴我：『我送我的女兒到豪威德來，因為這裡醫學院，法學院和工學院有許多良好的男孩子，假如我送她進白人大學她將失去她生活上最重要的交誼。』」

種族的壁壘，同時燃起了毀壞其他壁壘的希望。

在這個時候，保管委員會選擇了一位來自西維幾尼亞查理斯敦，富於雄辯的青年牧師作為豪威德新的領導人，他是莫弟卡·強生，三十六歲，是第一位黑人校長，第一位出身於南方，他畢業於摩爾豪斯，南方較好的黑人大學之一，他繼續在芝加哥，羅斯福，和豪威德得到聲譽較高的學位，他是一個統治的人物，長於辭令的政治演說家，帶着南方紳士客氣的風度，他演說的腔調是說教式的，他的辭藻是帶着教堂修飾的辭令，但是在他外表的莊嚴之下，他是嚴厲的，他對於豪威德偉大的理想，他懂得如何威脅，利誘，奉承，和說服以爭取到手。

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向老的行政管理人員挑戰，他們是滿足於保持豪威德為一個小規模，狹窄，次等的大學，經過一番激烈的鬥爭，他把他們排擠出去，然後他前往國會議堂，他聯合密西根的國會代表路易士·卡門，由他推動經過國會將豪威德每年的撥款由沒有法律根據的贈與改為規定的預算項目，然後他們兩人說服胡佛政府召集國會領袖和私人慈善家們召開一連串國桌會議，從這些會議中得到一項同意，由聯邦政府每年撥款一百一十萬元，連續十年，私人財團比照增加三分之一。這一條約供給了一所現代化大學的基礎，到二次大

「讓我們面對事實，」一位維幾尼亞的女生說：「你在大學裡交親密的朋友，也許我不能更清楚地了解白人失去什麼，但是我一生都要和黑人生活在一起，我願意在最好的黑人大學中交朋友。」

走向第一流

豪威德被認為最好的，優秀的黑人大學，但還不是一个頭等的大學，在它起初的半個世紀，只能說比中學略高一等，研究院是屬於次等之列，缺少金錢只是一部份困難，主要的障礙是學生們以前所受的教育太差，豪威德必須先教他們讀和寫，才能教他們化學或藝術鑑賞，它的研究院中因為南方學院畢業生而不能提高程度，那些學院只是在最寬鬆的定義下才能夠得上學院的資格，審查委員會就以這種定義為標準，因為畢業生當然是不會進入白人社會的，但是北方的研究院並不考慮這些，時常一個學生只有在最嚴格的審查顯示他能夠克服他大學裡的不足時才得准許入學，豪威德不能作此要求，它只有默認它的低等，而儘力為之。

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三代自由黑人的影響開始顯現了，單是豪威德就造就了一萬二千多畢業生，大部份回到南方去從事教育，每一代，雖然受到許多阻礙，可是幫助了下一代，第一次大戰毀掉了第一道重要的

戰開始時，已經建造了七所新的宿舍，一座新的試驗室，化學館，教室中心和動力工場，戰後，雖然沒有更新的承諾，政府的支助增加了，可以設立一所新的工學院，法律，牙醫，藥學，生物和管理等系的建築，新的宿舍，一座戲院，和醫學院的擴大。去年，政府的支助增加到四百六十萬元，近年來的設施，使政府有責任擔任建造的費用和一半操作的預算，豪威德必須從收入中擔負其餘的耗費。

強生被批評太注重建築而忽略教學與研究，特別是他自己的教授們，他被責備將聖經的教義與真理的追求相混淆，特別在後來幾年，他被攻擊為心胸狹窄和專制。

「強生喜歡在對學生們的演說時顯示智力。」一位氣憤的教授批評道：「但是他毀壞了教授們的精神，他把豪威德從頭到尾看着他個人的私域，在學校內，『學術自由』只是服從他的理想，不管那是如何錯誤。」

這種批評很少公開，因為強生會得施行無情的報復，不止一人因觸犯了他被他以永不再昇來報復，有些被迫辭職，許多人當眾被他發脾氣，最後幾年，群情憤慨。但是事實上，當強生接任時，八個學院只有一個是立了案的，在他的任內，一所獨立的大學研究院和學校的社會工作業已形成，十個學院並不平均，有些很好，有些平平，但是全都是立了案的。

在強生領導的時期，教授中的博士，從幾乎沒有提高到百分之四十，這一點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有些學者是國際知名的，豪威德的教授們的論文開始見於學術刊物，學校自己創辦了三種雜誌，十八個有名的學會，包括大學聯誼會，都在學校成立分會，碩士學位的計劃予以擴展，有價值的在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計劃成立起來，這是學校確定能繼續大規模支持的唯一領域，豪威德的高年級學生現在正式為許多最好的研究院准許入學，有些在深學術方面有着顯著的成績。

強生的執政時代正是民權興起的時代，像豪威德這樣很多方面受政治家支配的大學，強生可以運用他的鐵腕使豪威德擺開這紛亂的鬧爭，但是相反地，他讓豪威德起領導作用，他對民權的論調，雖然隱藏在聖經辭藻之下，還是很明顯的，不止一次，他拒絕國會種族主義者要求他停止或辭職，雖然，他自己沒有參加法庭辯論，示威運動，和民權鬧爭的政治策劃，他和他們採取一致的論調。

尋找法律的缺點

這一鬧爭的政治中心，自從改造時代之前（註：改造時代指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各州之改造），就是在豪威德的法律學院，在這裡對好幾百歧視的案件加以研究

與分析，學院直到一九三一年才立案，但是那裡的學生們在美國首次接受民權的課程，圖書室中有着美國關於這一題目最完整的文件，豪威德使得民權在美國法律學上自成一章。

在一九三〇中間的幾年，一個年輕學法律的學生是不能不為之着迷的，院長查理士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一位偉大的律師，他和他的兩個親近的助手威廉和詹姆斯，走入各個階層：政治界，運輸界，教育界，工業界，只要法律在那方面有缺點，他們就決定發現它，他們鼓起了種自信與攻擊的精神。

在豪威德的法律圖書室中，律師們聚集準備辯辭，書寫概要，他們請教法學院的教授和學校的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和教育家的意見，當如土地界址案件，牽連了教育歧視或是限制選舉案件發生的時候，全學院的學生們動員「實習」，聽取和批評辯辭，審判日，學校實際停課而到最高法院去旁聽。

每年法學院把畢業生送入人權鬧爭之中，從地方法庭到最高法院，有許多人對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反歧視的決定貢獻很多，使得豪威德有「有色人種促進會的西點軍校」的名聲，查理士退休以後，威廉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繼任了法學院院長，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他繼強生而為豪威德的校長。

詹姆斯的就任，使得教授們全體歡愉，他是強生長時期的助手，可是却絕沒有成為他的信徒，與他剛毅漂亮的前任相反，他是一個矮小而沒有莊嚴外表的人，穿著稍嫌華麗，他的態度是平和的，幾乎是遲緩的，他講的一口喬治亞州鬆弛的土話，但是他有一副旺盛的心智和一種對於學術深湛的熱誠。

「我知道情勢變換了，」一位年長的教授說道：「去年秋天的公開典禮，當詹姆斯在通知上說明教授在前的時候，強生永遠是把管理人員放在前面。」

詹姆斯深愛教室，他堅持稱他自己是一位教師，雖然他在豪威德的二十五年中，大部份時間是作管理的工作，他是八十七年來第一個俗人校長，他象徵著神學訓練的終止，那是豪威德從教士創始者留傳下來的風格。保管委員會也曾考慮議員們也許反對他和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聯繫，但是仍然選擇他為最合格的人，以便推進豪威德在漫長的路途終於走入卓越之境。

但是詹姆斯注意到，這種推進決不能犧牲它尋求服務的人們，他上任不久後說：「隔離制度在南方仍然存在，在北方有着相當程度，學校仍然必須集中它的努力以給予受阻碍的黑人學生求學的機會，我們而努力訓練我們學生的心智，注入他們一種敏銳的社會意識，在這樣的方針之下，豪威德將成為民權鬧爭中一個明顯而敏

感的焦點。」

詹姆斯相信豪威德終有一天超過「主要黑人大學」的階段，但是這種成功只有在豪威德訓練出的第一流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們粉碎了種族歧視才能成功。

這些抱負是必須的，一個美國黑人青年要決心在現在還是專門為白人保留的天下創出地位來，這種抱負，在豪威德學生參加的事業，在大學的申請入學中可以看出，另一種顯示是豪威德大學的兄弟會會員從二次大戰前的半數降到今日的十分之一。

「當我在這裡做學生時，」一位年輕的教授愉悅地說道：「兄弟會與姊妹會很吃得開，那是名望的象徵，現在學生們唯一有興趣的學生會是Phi Beta Kappa，（註：實用學生聯誼會中最悠久的一個）

熱鬧而志向更大的新血輪

在某一種意義上，這種新的精神使得豪威德的工作更為困難，直到最近，這裡的學生都還是些黑人小康階級的子弟，他們的那一半知識份子的家庭最適於送子弟入大學的，相反地，最近的新學生不屬於這一階層，自從他們到來之後，課堂上的噪聲大起來，一位老教授大發牢騷，可是他又補充說，這些大聲噪鬧的學生，往往是有智力較高的，志向較大的，比他們以前的學生，有更

大的前程。

「成績優良的學生在這裡受到很大的尊敬，」學校刊物的編輯說：「是這些成績優良的學生而不是運動健將最吃得開，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全都了解我們必須學成第一流才行，我們知道，譬如，我們和白人一同應徵一件工作或獎學金時，我們是得不到的，我們必須比他們更好。」

詹姆士相信豪威德是有義務分外努力來教這一代青年，以補償他們過去所失去的，他計劃擴張補救計劃以補救他們在英文，數學，科學方面的不足，不然的話，他知道，他們將不能做他要求的第的工作。

詹姆士準備把獎學金基金增加十倍，戰後的退伍軍人協定，使得大量黑人得進大學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雖然，豪威德的學費只有普通大學的三分之一，很少黑人家庭能夠負擔得起大學生活的花費。甘迺迪政府曾經答應增加支助，但是政府撥款不供給獎學金，爲了補足這筆款項，詹姆士認爲豪威德必須增加一項捐助基金，每年可以有五十萬元收入，對於一個很少有錢的畢業校友的大學來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近年來，校友的捐助已經增加，只要黑人的財富增加，捐款是無疑地會增加的，詹姆士非常明白假如因爲缺少金錢而不能收容應該服務的學生，則豪威德是不能完成它的使命的。

人到豪威德來的也在增加，去年有一百二十八人來自遠東，一百三十二人來自中東，有些非白人種人，對於任何歧視的暗示都很敏感，故意不到豪威德來，但是大多數都說他們在這裡感到很舒服，自由追求他們的所學，沒有種族意識的緊張，詹姆士深知這種價值，命令更進一步的計劃，以吸收外國學生，使他們在豪威德感到快樂，這一年學校準備從六十個國家招收超過九百個外國學生。

對於非洲，豪威德有如磁鐵一般具有吸引力，很難有一星期詹姆士不收到請求豪威德畢業生到新非洲去設立學校，主持醫院或工程道路等，國務院和基金會都寄望豪威德推廣它的非洲研究計劃，它只有五年的歷史，也許在華盛頓成立一個非洲事務中心。

但是從遠處看，豪威德從非洲所得正如它所給予的一樣多，美國黑人對於那強國一向輕視，但是現在却是討好的人民有了一種新的認識，美國黑人對於非洲的勝利感到高興，塞高脫爾對豪威德聽衆說「所有國家的黑人，」當羅慕巴要求豪威德的學生「到你們祖先的土地去服務，」激起一致的歡呼，新興的非洲權力向美國黑人保證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它變成反種族歧視有力的武器，它使得豪威德大學負有一種責任不僅是在美國而且是全球性的。

更大的責任

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教訓，三十年，前現在迦納總統克魯瑪和賴及利亞的總督藍姆第因爲在豪威德不能獲得獎學金而沒有入學，兩人都轉到林肯，賓夕凡尼亞州一所小的黑人大學，那是很少數能夠認清美國和非洲黑人關聯的學校之一，強生不能迅速認清這種關聯，像大多數美國黑人，爲進入白人社會而鬭爭，對於和那野蠻，殖民地的關係不太熱心，每年都有些非洲學生進入豪威德，但是直到最近，學生們或學校當局對他們都不夠親切，有些豪威德畢業生現在在他們本國擔任重要的職位，但是豪威德失去了形成新非洲主要影響力的機會。

但是豪威德的特殊價值，在與非白人民族接觸時是不能忽視的，國務院到豪威德來尋求傑出的黑人出使非洲，和年輕人到外國去服役，請外國人，特別是有色民族到豪威德參觀，顯示一個民主的例證，邀請詹姆士參加非洲顯要來訪的社交活動，去年賴及利亞獨立時，就是由他在美國之音廣播向賴國致敬。

現在豪威德是全國外國學生比例最高的學校，去年註冊的七百八十二個外國學生，一半以上是來自加勒比的黑人，九十一個是非洲人，但是年輕的亞洲與阿拉伯

譯自 Harper's mag. Nov. 1961

「我聽說你終於不打算跟紐可姆先生結婚了，爲什麼？」

「噢！爸想他的地位不夠高，媽想他的年紀太大了一點。我姑母想他太漂亮了不會做一個好丈夫。我的伯父說他聽到一些有關他的謠言。我的堂兄告訴我說他的女朋友很不少，而我——」

「你！你又對他怎麼想呢？」

「噢，我想我總得等候他向我開口求婚。」

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肥胖的寡婦一腳踏在一位正想讀報紙的紳士的腳上。

「太太，」他冷冷地說：「我請求你不要臨住我的腳。」

「把你的腳放在你應該放的地方，」她怒斥着。 「不要引誘我，太太，不要引誘我。」他喃喃地說。

源起的狀形體物知認

Robert L. Fantz 著
念 思 譯

引言：人類認知物體形狀的能力是與生俱來，抑或後天學得？實驗顯示是與生俱來，但在其成熟發展過程中，後天學習却佔重要地位。

在嬰兒未曾用手與足，探查其週圍很久以前，已在忙於用眼睛探究。當嬰兒凝視與眨眼時，他究竟在想什麼？他是否僅能覺察到有顏色，光亮而混亂的混合物，抑或可以認知與辨明不同的物體形狀？這一問題，永使哲學家與科學家迷惑，因為涉及知識的本質與起源（Origin of Knowledge）。結局是一個有關自然與養育訓練對立的永久問題。在一方面先天論者相信嬰兒天生有擴大的視覺能力限度（Visual Capacities）與偏好，這些是經過百萬年在動物時期的演化，當嬰兒首次看到這個世界時，先天的視覺能力，給予嬰孩關於這個世界的原始體系與意義。在另外一方面極端的經驗主義者，認定嬰兒在學習觀看，一如洛克（John Lock）所開始主張者，並且只有經過試驗與錯誤或者接觸，才能應用他所看到的東西，他的心一如一張白紙。在很早以前，都知道極幼的嬰兒可以看見光，顏色

以及移動。但時常辨論說他們不能對形狀，式樣，大小，或體積有所感覺；簡言之他們不能認知形狀。這種立場是實驗主義者最後的要塞，同時也是一個難以進攻的根據地。怎樣能夠知道一個嬰兒所看到的是什麼呢？我們的同僚和我，一同在最近應用實驗方式尋出這一個答案。我們已經展出基本問題，就是一個嬰兒能否認知物體的形狀。他們最低限度在某一定程度可以認知，雖然事實上，既非簡單的先天論者亦非簡單的實驗主義者，可以將真象之全部，加以說明。現在我們進一步的探究這一問題，嬰兒何時及如何開始使用他們認知物體形狀，去比較次序及認知週圍狀況的能力。

這一技術，是從研究低等動物而來，其本身具有重要性。一九五一年芝加哥大學開始研究新孵出的小雞。似非而是的，小雞可以比高等動物，表明他們所看見的更多。當小雞從蛋殼裡一出來以後，即開始尋找可啄食之物。他們有目標的，受視覺支配的行為，是一個無可疵議的適合於觀察的實驗。

我給小雞看到數種不同形狀的小物體。每一物體均放在一個塑膠容器內，目的在除去觸覺，嗅覺及味覺所給影響的可能，但是這些設施，並未阻止小雞對比較喜歡的形體啄掘達數小時之久。每一塑膠容器均加設一電路，以記錄啄掘的次數。

一千餘小雞給予一百種以上不同形體加以試驗，為了避免任何後天學習的可能，小雞在不見光線之暗處孵出，在他們吃到真食物的經驗以前，當孵出以後，首次暴露於光中時，即加以試驗。給予八種不同角度的物件，從球形至於立體三角形，但被小雞所啄掘次數最多的，是球形，較立體三角形多十倍。在平面體的試驗中，無論其大小，圓是比三角形被啄掘的次數為多；在圓中其直徑為一英寸者最被注意。立體與平面之間，小雞堅持選擇球形而不選一個平面圖。

結果證實小雞具有先天的認知形狀，三次元的立體及大小的能力。再者，小雞用其天生能力，未經過學習，作有意義的選擇，選擇最可能適合食用的物體：圓的，三次元立體形，其大小有如一粒穀子，或者一粒種子。其他鳥類顯示相同的視覺能力。例如英國牛津大學的丁伯格（N. Tinbergen）發現新孵出的小雞，亦有啄掘選擇能力。這些小雞比較喜歡細長鳥嘴形狀之物體，一如母鳥所餵養時之嘴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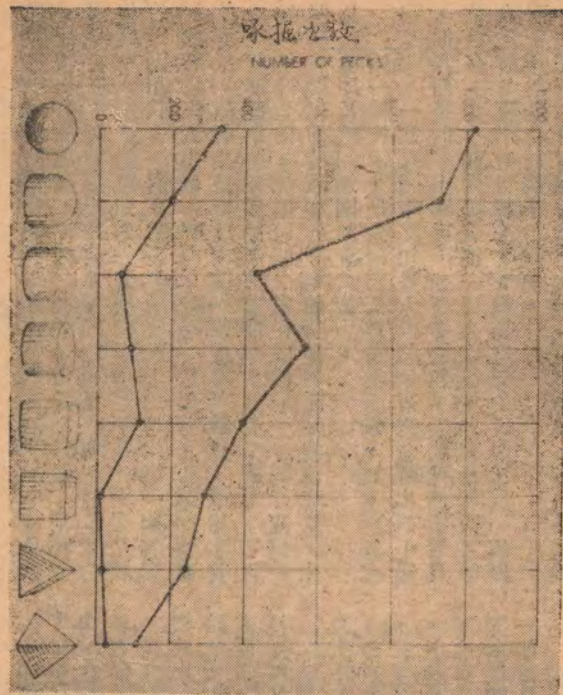
自然對飛鳥顯為真實的事實，並不一定適用於人類。在鳥類所形成先天的認知形狀的能力，或者在漫長的進化支脈延至靈長類時失掉，看來彷彿不可能。或者似乎更有理的，靈長類的嬰兒，需要一個生後發育階段，

俾能趕上比較早熟的小雞功能水準。

當我們從事決定無助嬰兒的視覺能力時，唯一所能給予我們以指示者，就是他們的眼睛活動。如果一個嬰

兒一致的注視某一形狀，較之其他形狀更多次數時，則能認知形狀。在這一前提之下，我們發展一個視覺注視試驗，應用例如以前所用的小黑猩猩，在耶克（Yerkes）試驗室的靈長類生物學部門，它對於佛羅里達州的 Orange Park。

小黑猩猩舒適的躺臥在一個搖籃內，這個搖籃是位於一個封閉的觀望小間內，對以均勻的色彩與照明。我們在小間的天花板上，附以兩個試驗物體，略加分開。這兩個物體是顯於視力範圍以內，使之經過一連串短時間的間隔，予以互相更換。從一個視孔，位於天花板上，我們可以看到極小的物體之像，影照於小黑猩猩的眼睛上。當兩個物體中的一個像，恰好位於猩猩眼睛之中間時，我們便得知小猩猩正視着那一物體。試驗人員應用電力時計，記錄對每一目標注視的多寡。其結果則加以分析，以便決定他們在統計上的意義。我們第一個所



品試種八對鷄小個120錄紀圖此，形圓愛偏鷄小
係線曲上，驗試鐘分十係線曲面下。數次的掘啄。
驗試鐘分十四

試驗的，是一個五個月的小黑猩猩。以後我們用剛生下的猩猩，除非在試驗時使他不見光線。在兩種情形下，我們都發現對某一形狀的肯定偏好，顯示與生具來的能力。

對於人類的嬰兒的試驗，主要在程序上並無更改，但我們不干涉嬰兒的日常環境。這一試驗雖未擾動嬰兒，但試驗人員需有極大耐心。人類的嬰兒較小黑猩猩更快厭煩，並易於入睡。

在第一個試驗裡，我從事試驗三十多個嬰兒，年齡從一週至十五週，每一個差一週。四對不同式樣之試品，以隨意的次序給嬰兒觀看。其圖案漸次複雜如下：水平線條與公牛眼睛圖，棋盤與兩個不同大小的平面正方形，一個十字與一個圓，及兩個相等三角形。對各雙圖形之注視時間，相差極大，圖案愈加複雜則注意力愈強。再者，對一雙圖案中的兩個圖形之相對注意力，將視其式樣而有所差異。對水平線條與公牛眼睛圖案，以及棋盤與正方形之間，顯示特別的偏好，十字形與圓以及兩個三角形並未引起特定的注意。在各個年齡中之兒童試驗所表現對式樣的特定反應，指出並非由後天學習程序而獲得的結果。當嬰兒達到兩個月時，其對水平線條及公牛眼睛之偏好漸行轉移，其原因由於後天學習，或因成長的關係。

後來一位瑞士的兒科醫師斯特里曼 F. Sternmann 得到相同的結論，所試驗之嬰兒更為幼小，係由生下一

日，直至十四日，每日加以試驗不同式樣之卡片觀看，發現對不同式樣之注視力，遠勝於只帶顏色者。

明顯的，某程度之認知形狀能力是天生的。在此並非不計漸次生理上的成長或後天學習，對未來視覺發展的影響。根據以上的情形，我們將注意力轉向這些因素的影力上。

由於證明極幼嬰兒具有認知物體形狀的能力，對多數認為嬰兒在組織上不能看到任何物件，只有看到明暗的斑點這一點，已加以反駁。雖然，眼睛視覺神經與腦之視覺部門在出生後，不甚發達，似乎真確。以此而論，視覺之敏銳化！辨識詳細式樣之能力！應隨嬰兒漸長而增進。

為測得嬰兒視覺敏銳變化，我們在小間天花板上呈現出一串不同式樣之試品，由黑白線條所組成，每一式樣用一均勻灰色方框。線條之粗細，漸次降低。自從我們獲知嬰兒對具有式樣試品之注意力，遠超過對無式樣之試品，受注視之最佳式樣的線條寬度，將提供視覺敏銳度以一個索引。應用模倣以上之視覺注視測驗，再次對嬰兒所看到者究為何物的困難問題，有所解決。

最佳線條的寬度，可被嬰兒認知者，漸次隨年齡之增長而減小，這一過程是出生以後的半年之間。六個月的嬰兒可以看到1/8英寸寬度的線條，距離是十英寸，

視角度 (Visual angle) 是 1.1° 度。甚至在一個月以下的嬰兒，可以看到 $1/16$ 英寸寬度的線條，相距十英寸，其視角度略小於一度。這種程度當然與成年人相差極大，但距離完全缺乏之認知物體形狀之能力尚遠。

成熟 (Maturation) 對視覺敏銳度 (Visual Acuity) 之影響，相當明顯並且不難加以測度。關於後天學習問題則更為微妙。在其他方面的探究，顯示在動物出生後一個階段，即行剝奪其可以看到具有式樣之物體以後，則將損害其視覺性能，尤其對認知物體形狀之能力，後天學得之行爲特別脆弱，甚至先天之本能均受到影響。例如孵出之小雞，關在暗處數週以後，即失却啄掘食物之能力。

這一個複雜的問題，正在美國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謀求解決。我們在西康培養小猴爲時約從一週至十週。一般情形下置於暗中的時間愈長，在暴露於光中以後，所顯示的視覺性能愈弱，亦需更多時間恢復正常。當將較大的小猴，首次暴露於光中時，牠們會碰撞東西，從桌上掉落，不能看到方位。在應用方面牠們是瞎子一般，常常需要數週之久，使牠得以恢復視覺。

在短時間內 (數小時或數日) 將猴子置於暗中，一

對人類嬰兒而言，以上所獲的結果，並未能對本文起初所提出之第二個問題加以解答：嬰兒天生的認知物體形狀能力對次序能否測定，否則成爲知覺上的混雜。一個明確的選擇方式必須整頓這些知覺，並在行爲上加以應用。在小雞的情形這種方式極爲明顯，選擇可食之物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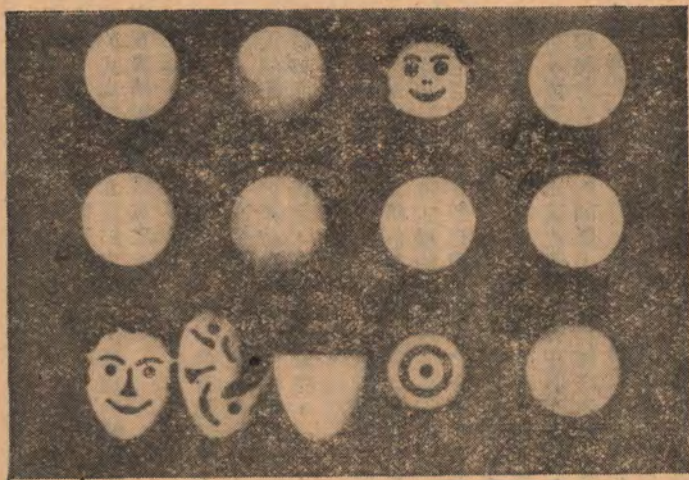
人類的嬰兒，亦有一種與小雞之於一粒穀子相同重要的東西。臉形是一個人最顯著的特徵，是鑑別一個人最可靠的方法。因此一個臉形式樣可能找出嬰兒的選擇能力 (Selective Perception)。

我們用三個扁平的物件來作試驗，其大小有如人頭。一個是用粉色的底塗以黑色彷彿人之面形，第二個我們將面貌之部位加以湊攏，第三個我們用面貌各部位面積之和，塗於一端。我們使面貌足夠龐大，使最幼的嬰兒得以看到，因此視力之敏銳度，不成爲一個因素。這三個扁平的物件以每次取兩個的一切組合方式，給予四十九個嬰兒觀看，其年齡是從四天起而至六個月止。

各個不同年齡的結果幾乎一致：嬰兒所最注意的是人的面形，次者是湊攏之面形，而對第三式則最忽視。在程度上比較，雖然人的面形與湊攏面形被注視程度相差不太大，但對較幼的嬰兒符合。這一試驗顯出嬰兒一種未經學習，但認知物體形狀的原始意義，一如小雞一

般顯示猴子在空間內具有良好的方位測定能力。再者，他們對物體的形狀顯示正常的興趣，但置於暗中時間過久，他們則對顏色、亮度及大小感到興趣。

這些結果不能解釋是由於單純的先天能力，或由成熟以及單純的後天學習。如果認知形狀的能力是完全先天的，則不受年齡及後天經驗，以及視覺剝奪 (置於暗中與光隔離) 的影響。如果成熟是一個支配因素，年幼的小動物在未獲視覺經驗 (Visual Experience) (或獲得以後) 以前，其視覺必弱於較長者，但適得其反。如果認知形狀之能力是完全由後天學習而得，無論年齡或視覺隔離 (置於暗中) 之長久，均需相等之經驗時間。視力行爲之構成，受天生能力，成熟過程及後天學習三個因素複雜的相互作用：動物中在年齡上有一個精密的定期，當視力、精神及原動能力 (Motor Capacity) 在正常情形下，可以同時並用，以促視力之發展。在此時，動物可以運用視力而不需經驗，或可易於學會。如果這種視力反應未能在精密的定期加以刺激運用，以後的發展將成反常。如果以後再給以視力刺激品 (Visual Stimulus)，動物將學會完全反應，只需較長的經驗與訓練時間而已。這種解釋如果以後在研究上得以證實，將對先天論與實驗主義所持不同的立場，關於認知形狀起源問題，有所折衷。



係下左。形球與盤平之理紋及滑光括包 (左上) 中品物驗試黃之次，睛眼牛公及物刷印，形面人，上右，驗試個三之形面人。長吋英九則形面人，吋英六徑直一每，盤色紅及色白，色

般。

當我們給嬰兒選擇同直徑的一個球形與一個平面圓時，獲得對這一觀念更進一步的支持。當結構與陰影使球形與平面圓明顯的區分時——換言之，在式樣上有顯著的差別時，立體形被一個月至六個月的嬰兒更加注意。這一未經學習而對式樣與立體形的選擇，給嬰兒得以認知深度的基礎。

最末的一個實驗。可謂式樣與顏色及明亮比較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證明。此次應用六個試驗物品：六個直徑六英寸的平盤。前三個塗以人面形，公牛眼，及一片印刷物。另外三個其中之一是單一紅色，一個是螢光黃色，另外一個是白色。我們在一個淡藍色的背景前給嬰兒以不同次序的各個觀看，並記下對每一試品首次注視的時間。

人面形是最被注視的，其次是印刷物及公牛眼睛。另外三個帶鮮明顏色的平盤，並未獲得最初選擇，遠在前三者的後面。在此對式樣的被注視，並未表明是次要的，或是後天學得的。

式樣何以在本質上如此的被嬰兒所注視？在我看來答案應該是在嬰兒與成人的視覺應用上。

其機能之一，就是認知物體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之下

。物體之顏色與亮度隨照明而變；大小會因距離而顯著的改變；外形會因不同的視角而變；兩眼深度（Binocular depth）的認知只有助於短小範圍。但是一個物體的式樣結構，其詳細之安排，輪廓的錯綜，可以依據在互異情形下而鑑定之。

群居的認知（Social Perception）是一個良好的例子。一如在以前所提及，臉形的普通結構，對嬰兒而言，是鑑別一個人的方法。較大的年齡以後，對一個特殊人的認知，主要是依據對臉形的更精確領會。以後面部微妙而詳細的表示，可以告知嬰兒，一個人是喜或憂，喜悅或不喜悅，友善或不友善。

視覺另一重要功能，在空間可以測定方位。爲了這一目的，康奈爾大學的基普生（James Gibson）明確的指出一個特殊式樣的重要性：表面紋理（Surface Texture）。例如紋理表示固體之表面，而無紋理光線（Un textured Light）普通則表示空氣或水。漸次變化的紋理，表示表面是垂直抑或水平，或傾斜，扁平，曲折，或有角度——因此表明可否在上面行走，週圍行走或需爬行。紋理的間斷，指示物體之邊緣，其表面突然有所變化。

從這些例子無疑的可以知道，視覺式樣（Visual

Pattern）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有理由去假想，嬰兒早期對一般物體形狀及式樣感到興趣，或對某一特殊式樣，由於集中焦點在某一個刺激物品上，對未來行為發展上，具有重要影響，這在以後有適應的意義。

更進一步的研究，必須堅固的約束上述及其關係，但是到目前為止的結果，需要拒絕認為初生嬰兒或動物，需從摸索以學得觀看，及組成對式樣之視覺反應。從低等的小雞到高級的靈長類，可以認知物體之形狀及發

生反應，並無所經驗，如果在適當的階段給以發展的機會。與生具來的認知週圍環境的知識，可以從孵出的小雞選擇似可食之穀粒形狀之食物，及嬰兒選擇一種物體形狀，可以有助於未來認知目標物，群居的感應，以及空間方位之測定中表明。這一原始的知識提供從經驗而得累積知識的基礎。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961

看護：「醫生，每一次我俯下身去聽這個病人的心臟，他的脉搏就加快了，我應該怎麼辦？」
醫生：「扣上你的領子。」

一位小姐剛訂了婚。在場的一位太太向她道喜並提供她的忠告。

「要把握你的權利，堅定你的立場，」她說：「當我二十年前結婚的時候，我堅持要我的丈夫放棄吸煙和喝酒。」

「他戒掉了嗎？」年輕的小姐問道。

「我不知道，」她的勸告者憂愁地回答道：「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見到他了。」

×

×

×

×

她對她丈夫搖搖手裡的電話機，那是丈母娘來的電話。

「你願意跟我的母親講話呢？」她問道：「還是願意洗碟子，讓我跟她講話。」

俄亥俄號歷劫記

Terene Robertson 著

守謀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艘英勇的油輪，
迷經希特勒空軍致命的攻擊而終於達成使命，
將所載的航空汽油，運抵了馬耳他島。

杜萊麥遜船長 (Capt. Duely Mason) 將其船

員集合在官員餐廳內，這些人都是經過慎重挑選以擔任目前任務的志願應徵者。他是一位輕快，黝黑，面呈緊張而眼帶戰爭陰影的官員，在等待中的窃窃語聲平息了。

「今日下午開船，」他平靜地說：「目的地是馬耳他，想你們都知道此中意義了。」他已看出此一證實在他們之間，已引起突兀的與嚴肅的緊張。「運輸船團一共有十四艘船隻，並儘量集結可以調派的軍艦護航，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即將完成的任務是何等的重要。」

「俄亥俄號是其中唯一的一條油船，我們將裝載一三、〇〇〇噸高辛烷值航空油料，如果有人想離船，現在正是說出來的時候。不過我必須警告你們，假如你們選擇的是離船登岸。則在此一行動完成前，你們將被拘禁在海軍憲兵司令部內，因為保密要緊。」

他打住了一下，看了並無任何動靜。
「很好。這裡有封海軍大臣的來信，信裡說：『在照平均律算來，十四艘船中將有十二艘無法到達馬耳他，他在艦橋上來回踱着，小心地避免碰着供其個人使用的那張行軍床，在未來日子裡，這張床將會用到，不過時間不會太多。」

俄亥俄號是艘一四、〇〇〇噸的油船，原屬美國德克薩斯油公司所有，租借給英國政府，而置於倫敦的鷹油船運公司 (Eagle Oil and Shipping Company) 營運之下，四星期前，政府要求該船準備一次特別運輸，並警告鷹油公司說，該船船員自船長以下必須全為志願應徵者。

四十歲的杜萊麥遜是該公司幾位年齡最輕的船長中的一個，而且具有長期的作戰經驗，他害羞而堅定，富有當機立斷的能力，然而並不妄自尊大。在船沉之後，他靠得住會作戰到底的。

航程中，遭受窺伺在比斯開灣的潛艇與霍克轟炸機去皇家海軍迅速對付過去的小接觸外，對運輸船團的航路尚無嚴重的威脅。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基礎行動已從大西洋越過直布羅陀而進入地中海。在這溫暖的地中海上的破曉時分，在運輸船團兩側不遠處前駛的是九艘驅逐艦，緊跟在運輸船團後面的則是另外三艘為航艦光輝號 (Illustrious)。

君等開始此一行動前。余等極欲使君等知道。海軍部對君等從事此項艱鉅任務是何等銘感。馬耳他多時來即處於嚴重危險中。對該島之補給必須維持。今後數月內，正為該島嚴重關頭，吾人不能令其失望。它業已英勇地抵抗住空前未有的猛烈空襲。其勇敢殊值君等為其効勞。願上帝保佑君等並祝佳運。」

杜萊麥遜離開餐廳準備離港。在克萊德 (Clyde) 與俄亥俄號在一起的，是為打破德軍對英國在地中海的前哨，雖小而強大的島嶼馬耳他的包圍而集結的另外十三艘大型快速商輪。

他們將在航空母艦，巡洋艦及驅逐艦護航下，由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羅陀以高速急駛。而同時另有八艘以上的船隻，由同樣巨大的護航艦隊護航，在東面從亞歷山大港駛向馬耳他，希望以此分散敵方兵力，俾兩個運輸船團中，至少各有幾艘與馬耳他生存攸關的船隻得以到達。這整個計劃的代號命名為「基礎行動」(Operation Pedestal)。

運輸船團在克萊德海外組成，取道向南駛赴直布羅陀。這以後兩週內，這些船隻將為盟軍在歐各項行動之關鍵。

排在右邊行列中第四艘的是條美國油船俄亥俄號，艦橋上站的是她的英籍船長杜萊麥遜。他確切知道，依

及鷹號 (Eagle) 擔心焦急的驅逐艦，再前面地平線上的有四艘疾駛的巡洋艦及其配屬驅逐艦，左側最外面掩護着不屈號 (Indomitable) 和勝利號 (Victorious) 航艦。由五艘巡洋艦及六艘驅逐艦擔任掩護。指揮此一堂堂軍容的海軍兵力的是海軍少將哈諾德勃納夫爵士 (Sir Harold Burroughs)。

為迫在眉睫的行動預作準備起見，他從其旗艦尼幾里亞號 (Nigeria) 上發出下述信號：「各艦就行動位置候令。」

在俄亥俄號上，有廿三名從陸軍海軍兵團 (Army's Maritime Regiment) 派來訓練有素的槍炮兵，立即奔向其高射武器去。與麥遜同在船橋上的尚有一位海軍聯絡官，因為俄亥俄號上的高辛烷值燃料異常重要，所以他的任務即在注意任何緊急時，都能使俄亥俄號獲得海軍的大力支援。

最近六個月來，每七艘船中，只有一艘能夠衝破馬耳他的軸心國封鎖。德意志空軍勞而無功地極力想將該島打得投降也有一年多了，在那段時間內，戍守部隊從未超過二萬五千人，和三八架噴火式 (Spitfire) 及颶風 (Hurricane) 飛機，以及兩小隊的潛艇。在未能將此一薄弱兵力壓服後，敵方已改以嚴密的封鎖來扼殺該島。

盟軍在中東地區的各種行動均以馬耳他為其關鍵，駐在島上的魚雷轟炸機和潛艇，保持了對軸心國家向北非運輸補給船隊的唯一有效的打擊力量。一九四二年夏季，隆美爾的船隻僅有百分之四十到達突尼西亞。

致力於摧毀馬耳他的軸心國大規模的空中轟炸，使其無法以空軍增援隆美爾，就憑此點已使盟軍得以取得局部的空中優勢，此種優勢的獲得首先是在艾爾阿拉敏 (el Alamein)，稍後則在英美各登陸地區的上空。

在這次戰爭中，馬耳他必須確保，而敵方則認為將之除掉亦有同等的重要。三月至六月間。無一艘船隻到達該島，每一次企圖前往解救的運輸船隊均被擊毀。

七月間，馬耳他總督戈德爵士 (Lord Gort) 已電知溫斯敦邱吉爾爵士說：「儘管實行嚴格配給，糧食及汽油存量估計僅能維持到八月二十一日，雖未便請求海軍再作犧牲，但該日以後，如再無補給，則馬耳他之安全無法保證。」

這則電訊對馬耳他的困境尚屬輕描淡寫，實則島上所有的建築幾乎均遭摧毀與破壞，平民躲在山洞中每日以十六兩糧食維持生命，軍事人員則甚少離開過散兵坑，壕溝或防空掩體，對預期已久的傘兵及滑翔機載運的空降部隊之到來，枕戈以待。

戰鬥機已禁止在跑道上來回滑駛，而改用吉普車來

拖，用以節省汽油；高射炮亦按照口徑的大小，每天限定用二十發炮彈或四條彈帶；基礎行動即是為打破戈德所定八月二十一日之限期，所作的孤注一擲的企圖。

運輸船團進入地中海的首日，整日未見敵踪。只有幾次假警報，和突然驚慌以及過度緊張的槍炮兵發炮射擊而已。第二天晝夜均在同樣情況下，即試炮，用膳，備戰以及經常搜索敵踪中度過。

第三天，八月十一日，天剛破曉，來的是一個風平浪靜，陽光普照然而却是騙人的晴朗日子。當隱約的機聲由上空傳下時，像整個船團中其他幾千人一樣，杜萊麥遜也有點發呆的樣子。

事情發生的快速程度令人迷惑，當空中充滿了因炸彈落下而發生的令人腹痛的嘯聲時，從他的望遠鏡裡才剛剛看到二萬呎上空有一些小小的銀色小點。

跟在俄亥俄號後面的一條商船消失在硝煙烈燄和水霧裡，炸彈爆炸的轟轟聲中，夾雜着槍炮急速發射的喀喀聲。

麥遜轉過身子，正好看到那條商船從煙霧中穿出，艦首翹向天空，向右舷嚴重傾側，它以一种奇特近乎慵懶而扭曲的動作沉沒了。

麥遜將俄亥俄號的船首保持對準前船的船尾，當區域齊藥式轟炸加緊時，有一串鐵彈斜穿過他們之間，航

空母艦却轉向順風將其所載的戰鬥機放出，而艦隊所有的槍炮聯合發出斷續的炮聲向敵機回敬。

有兩次炸彈幾乎擊中了左舷，將俄亥俄號船橋上弄得透濕。麥遜必須不顧命令的壓力而採取閃避行動了，因為他接到過命令，除非船隻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脅，必須保持現定的航路與速度的。

下午一點過後不久，一直尾隨着運輸船團的敵人潛艇，向航艦鷹號發射了四枚魚雷，全部命中，這艘在過去一年中，曾運送過一八三架噴火式飛機到馬耳他去的巨艦在六分鐘內便沉沒了。二百六十名喪生者中，大多數是駕駛員和飛行甲板人員，準備起飛的幾中隊戰鬥機亦均在她向一邊側倒時滑進海里去了。

七十一架轟炸機發出了這第一次的打擊，當鷹號航艦下沉時，從另一艘航艦光輝上起飛的戰鬥機衝散了敵方的隊形而擊落三架敵機。

而在其下面的意大利魚雷轟炸機，飛行在距水面僅百餘呎的低空衝入攻擊，三枚魚雷以左邊行列中的領頭船隻為目標，杜萊麥遜目擊其被擊中二枚後即告解體而為之喪膽。

為此種巨大破壞的恐怖所鎮懾，使其幾未聽到船橋左邊瞭望哨所發出的：「魚雷轟炸機正從右舷架進入」之高聲警告。

他跳到船橋另一邊去，看到六架飛機快速地向他飛來，同時他船上的槍炮兵發出一串曳光彈，猛烈地掃過水面，有兩架飛機在進入投彈前躊躇起來，但其餘四架則仍然堅定地飛來，在二千碼以外投下魚雷。

麥遜本能地知道他只有三十秒的時間來採取閃避行動了，當沸然作響的航跡向他們衝來時，槍炮兵與船員都緊張起來。「右滿舵」，麥遜高聲喊道。

舵手趕快轉動舵盤，笨重的油船開始轉動，然而慢得令人難受。麥遜緊緊地抓住船橋欄杆，好像能憑其意志力來加速這種轉動的似的。

「中舵——平穩前進。」

俄亥俄號船首對準第二次與第三次魚雷之間，而當舵手盡力維持原方向前進時，四枚魚雷全部打從船旁過去了，最近的一個距離至多只有十呎。

敵人的首次攻擊已被擊退，並且受有損失。運輸船團嚴肅地靜候第二次攻擊的發展，在下午很晚的時候，它真的到來。

八十架魚雷轟炸機，兩百多架斯圖卡機(Stukas)，由一百多架戰鬥機掩護，同時自四面八方來襲。勝利號，不屈號及光輝號將每一架可用的戰鬥機放出，用來對付此一新的威脅。

杜萊麥遜感覺到被恐懼快速籠罩，然而，假如有任何

何船員仰首向船橋張望，就會感到心安，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面孔嚴肅的船長，外表冷靜地在控制其船隻，却無人看見他那黑色陰暗的眼內，閃着發自內心深處的絕望幽光。

他眼見斯圖卡在俄亥俄號上空散開隊形，以幾乎垂直的俯衝呼嘯而下，震耳欲聾，這次是以油船為其主要目標。

當炸彈破空而下時，俄亥俄號緩慢擺動，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所有炸彈都落在船的四周，前後左右都有。當敵方的大舉攻擊再度改變其進入途徑時，麥遜開始利用其引擎，或停或向後退，或又突然向前急衝。

全部俯衝轟炸機中，有六十多架選定俄亥俄號為攻擊目標。然而在這場大災難中，她却奇蹟似的未受絲毫損傷。事後麥遜突又不安地想起魚雷轟炸機來，大副告訴他說他們已經攻擊過了，而且在發射過魚雷之後飛返基地去了。不過所有的魚雷，都在對付斯圖卡時的一次閃避行動中躲過。

之後，運輸船團曾有過三十分鐘的平靜時間。隨之第三次攻擊未經警告即告展開。

一百架無戰鬥機護航的斯圖卡，飛得很高，突然對運輸船團衝了下來，俄亥俄號前面的一艘船隻，爆發出熊熊大火，緩慢而整齊地折為兩半。濃煙遮住了視線，麥遜

本能地將俄亥俄號繞行此艘破船一周，眼看着那些得幸逃生的人將高聲慘叫的受傷者丟入救生艇而無能為力。

另一批俯衝轟炸機非常準確地對左邊行列中與俄亥俄號相對的一艘船隻衝下，短時間內，她即消失在一層水柱之後，隨之爆炸而發生大火，其熱度居然使三百碼以外麥遜的臉部感到熾痛。這艘船載的是一船彈藥，全船恐無一人倖免。

黃昏漸漸降臨，映着夕陽光芒的天空業已轉黑，滿是爆炸的炮彈，還交織着從數百挺輕武器發出的川流不息的曳光彈。

麥遜苦惱起來，彈藥船的毀滅快得令人難信，俄亥俄號恐亦將步其後塵。這一天的戰果令人洩氣，敵方損失了八架轟炸機，十二架魚雷轟炸機和二十六架斯圖卡，我方則是一艘航艦，兩艘驅逐艦和三艘商船之沉沒，另有六架海軍戰鬥機未能返航。

下一次的攻擊是来自海面下，八月十一日黃昏，四十一號潛艇以潛望鏡深度停在運輸船團左前方四哩的地方。她升出水面，半沉半浮的以減低艦影，並從前進線橫插過來估計護航隊的實力。

潛艇艇長作了一次異乎常情的致命錯誤，他不遵守在潛艇中求生存的基本規則，而打破了無線電沉寂，將運輸船團的方位、速度、電告已知就在附的潛艇小隊，如

果他的位置是在運輸船團的後面，能夠逃脫追蹤的話，則其行動可能有用，但他却是在運輸船團的前頭並且還打算攻擊——他的目標是右邊行列中一艘低矮的油船黑影。

當燈號從阿森地號(Ashanti)經由運輸船團以一串昏暗的藍光將：「截獲潛艇的觀察報告，晚間潛艇群之進攻可期」發來時，麥遜正在俄亥俄號船橋上的行軍床上休息。

原在俄亥俄號兩旁行駛的兩艘驅逐艦向外駛離，開始在其右面搜索，如果不是發生這件事情，這一夜倒是非常平靜的。瞭望哨爆裂似的喊聲刺激着麥遜緊張的神經。

「報告，右舷首方發現魚雷航跡。」

「右滿舵」，麥遜的反應是本能的。

當一道汨汨作聲的螢光在其船尾下面劃過時，俄亥俄號仍在轉動，麥遜待船穩定後再將其帶返右邊行列中，此一閃避行動剛剛結束，另一枚魚雷又打從其船頭穿過，向次一行列中鑽去，擊中了該行列中的第四艘船隻，發出一陣沉悶的爆炸來，另一場戰鬥業已開始。

四十一號潛艇之碰巧擊中目標，她的艦長可能都沒有看到，不過這也是她的最後一次命中，兩艘巡邏在俄亥俄號右邊的驅逐艦向正想下潛的潛艇駛去，第一艘

驅逐艦以一陣精準精確的深水炸彈攻擊迫使潛艇再度出水，正好給第二艘驅逐艦得以其鋒利的艦首從其指揮塔撞了進去。

巡邏尼幾里亞號及開羅號(Cairo)相續中雷，勃納夫將軍移師至阿森地驅逐艦上。

這時，由於每艘軍艦在護航隊的防衛半徑外，保持一種經常明亮的照明彈之發射，使黑夜如同白晝，潛艇接近來攻擊，那夜究竟發射過多少魚雷無從統計，但它們一共有十艘潛艇，發射四十多枚魚雷是很可能的。

半夜裡，敵方空軍又重臨戰場，首先到達的是些標定機(Marker Planes)，他們在船團上空投下成千的各色火球，跟着來的是批低飛的轟炸機，以火球為目標，將炸彈一批批的向投彈區紛紛投下。

航艦未經燈火管制的偽裝，即將戰鬪機送出，在飄浮着照明彈的上層，在蔚藍的天空裡展開一場月夜空戰。

天亮前不久，攻擊始告結束。戰果已較為豐碩，有四架轟炸機被擊落，兩艘潛艇宣告擊沉，我方則損失了一艘商船。俄亥號上，輪機長向麥遜報告：「機器間左面漏水，一枚近彈打掉了一些鉚釘，不過已經堵住。」

第四天在直布羅陀至馬耳他間這一聯串夾攻中，天亮了，晴朗而又靜謐，只剩下了八艘貨船。過度緊張的工作，已鏤蝕了麥遜的顏面，他臉色發青，骨頭在蒼白而

網得緊緊的皮下突露出來。一小時以後，因為三百架轟炸機，斯圖卡機和魚雷轟炸機從北面飛來而重啟戰端。驅逐艦在搜索潛艇，而航艦忙於以火力掩護，商船自己則猝然躲避着炸彈和魚雷。

在這次攻擊中，從頭到尾，俄亥號雖然行動緩慢，然而在很多近彈的波及下，仍然威風凜凜地一往直前。

黃昏時，有一段出乎意外的寧靜，滿身臭汗與油鳥的槍炮兵們，脫得只剩下一條襯褲，在崗位上癱了下來，暈船病征服了這些發着抖的人們，嘔吐的惡臭悄悄地佈滿了全船。

就在這種症候發作的時候，一條窺伺着的潛艇抓住了機會，當夜色降臨時，有兩枚魚雷擊中俄亥號右舷靠近船頭的地方，在連續兩聲爆炸下，她搖擺起來，同時火球與海水向上直冒，高與桅齊，然後當其從此一打擊中掙扎出來時，轉向器已損壞脫落，船搖與機器間的一切電訊連繫均遭到了嚴重的損害，而搖擺也更厲害。

水線上裂開了一個大洞，當隔艙因海水衝入而塞進去時，主甲板的一部份垮掉了，油艙蓋脫離，火從主唧筒間燒起，然而只要引擎能轉動總有希望，麥遜安心的嘆了口氣。

但即令這一點亦被否定，機器間傳來的是一陣死樣的沉寂，毀壞了的發電機使全船漆黑，運輸船繼續敲輪前進，無暇顧及這條破船。

夜臨了，當俄亥號無望地漂流在遠遠的後面，孤伶伶的時候，敵方仍毫無憐憫地在對運輸船團追擊。天亮時，巡航的敵機看見了她。第五天整個的早晨，她受着俯衝轟炸機不停的攻擊。

陸軍派來的槍炮兵仍維持着準確的射擊，那天早晨共有十二架敵機被擊落。中午過後不久，有兩艘驅逐艦從前面運輸船團的方向趕來，其中一艘是勃納夫將軍的旗艦阿森地號，他一面以炮火支援俄亥號的炮擊，一面將艦駛到喊聲可及的距離內與俄亥號並行。他的聲音從揚聲器內大聲傳來，蓋過了一切鬧聲，他說：「你們有沒有趕上運輸船團的可能？」

麥遜沒有揚聲器，他將兩手姆指向下作了一個意味深長而簡潔的回答。勃納夫叫道：「這樣的話，我真抱願。原來最期望的便是你們能突圍通過，現在我必須趕回船團去，向救援船隻報告你的情況，祝好運道！」

麥遜目睹兩艘驅逐艦以全速駛離，拋下俄亥號獨自來面對那未定之天。

幾百哩外的東地中海上，解救馬耳他的基礎計劃之另一部份已被摧毀。海軍少將菲律普爵士從亞歷山大港

來的八艘商船，被迫採取竭力的躲避行動，來躲過駛來迎擊的意大利艦隊之萬鈞力量。五艘貨船被空中攻擊擊沉，第六艘中雷。還有兩艘損壞得太厲害，以致於遣回非洲海岸後擱置在海灘上。

馬耳他的一切希望，現在都寄託在西面的勃納夫將軍身上了。然而他似乎亦將損失掉他那唯一能使島上戰機升空的船隻俄亥號。

整個下午，俄亥號上的人員在盡力修復機器。午後四時左右，當她以熟悉的搏動震動時，船上的人以一種爆裂似的歡呼來慶祝推進器的首次轉動。夜幕低垂時，緊急修復的結果甚好。麥遜命令全速行駛，這艘被徵調服役的油船又以十七哩的時速來追趕運輸船團了。

自行動開始後的第六天早晨天亮後，俄亥號趕上了運輸船團，仍復歸她在右邊行列中的位置，受到了同行的商船和護航隊鳴笛鳴號的歡迎。但麥遜的輕鬆却為敵方在運輸船團中所造成的破壞所緩和，一度曾有七艘船隻的右行列中只剩下了兩艘，而左行列中則僅有一艘倖存。

一小時後，敵方又恢復了空中攻擊，來襲的敵機難以數計，逐個兒選定這渺小船隊中唯一的油船作特別攻擊。以降落傘投擲的重磅炸彈投落在她四周，彈片四射，炸開了數不清的漏洞。

後來，第一架斯圖卡突然破天而降，以俄亥俄號為目標，船上的炮手將其炮火交叉地射過該機的航線上，當熾紅的槍彈射穿斯圖卡的腹部時，咀咒即變成爲神經質的歡呼。

這架飛機即未再從衝衝中拉起，不知是駕駛員被擊斃，還是失去了控制，這架俯衝轟炸機一頭撞在俄亥俄號上，在前甲板上爆炸，引發了更多火頭，船上的人員衝過來把那架燃燒中的飛機推下海去。

一枚炸彈落在後甲板擊斃了十個槍炮兵，油料艙的隔艙有一個開始有高辛烷值油料漏出來，船員開始以大量的水噴射到熾熱的鋼板上。

又有兩枚炸彈落在油艙的兩邊，將船完全抬離水面，落下時側向一邊，幾乎有翻覆的危險，就在她恢復正常，船員從甲板上站起來時，引擎又復歸於沉寂。

再次落在運輸船團後面，但由於輪機人員的才智奇蹟，兩小時後，機器又再度開動，能以四哩的速率前進。正午時，左邊鍋爐爆炸，炸掉了船橋後的主甲板，俄亥俄號停傳，麥遜的頰喪可見，稍後，最後的一擊到來，右邊鍋爐亦告爆炸，當場炸死十二名輪機人員及六名甲板部派來救火的人員。

麥遜已感到完全絕望，抓起一個用手信號燈來，好容易才排出一則報告，發給最近的船隻轉發阿森地號，

「不能再走，」他說：「尚能漂浮幾小時，能否救援？六小時內，這三艘船艦擊退了來自空中的攻擊，同時還要試着相互傳遞拖纜。」

勃納夫將軍派了兩艘驅逐艦去拖俄亥俄號，在以後六小時內，這三艘船艦擊退了來自空中的攻擊，同時還要試着相互傳遞拖纜。

敵方的摩托魚雷艇趁夜色朦朧時到來，與轟炸機同時配合發動攻擊。六艘魚雷艇衝到俄亥俄號附近想加以擊殺。於是兩艘驅逐艦乃中止拖船行動來予以攔截。一艘因攔截以俄亥俄號為目標的魚雷，在數秒鐘內即告沉沒。另一艘則以炮火將魚雷艇驅走，再回頭來拯救其姊妹艦的倖存者，然後再駛靠俄亥俄號船旁，她的艦長高喊：「我要與你留在一起，並以無線電呼援。」

半小時後，另一艘鼓輪駛來的驅逐艦業經在望，並開始繞着油船航行，保護油船以免受魚雷的攻擊，這時麥遜已能自制，並確定藉驅逐艦之援助已有到達馬耳他的一線希望。他所希冀的是能拋棄緊張與疲累。他可以預見不會再有比已經歷過的更大的災難了。

他的人员有半數陣亡，另有十幾個受重傷，二十三名陸軍槍炮兵中陣亡十二名，而即使是傷者亦在幫助使剩餘的幾門炮開火。他現在的問題是在：如何能使俄亥俄號進港？

當一枚投下的炸彈所發出的如鬼號的尖聲傳來時，

此一問題正繫於其胸臆，他本能地知道這下準會命中，然因突然受驚而呆住，一秒鐘後，彈落於船橋之後，穿過上面各層直入機器間裡爆炸，左邊給炸開了，留下一個長達十五呎的大洞，幸而尚在水平線以上。

在這整個漫長而淒涼的夜裡，這艘油船與其二艘相伴的驅逐艦，擊退了一次又一次的攻擊，黑暗常常爲飛機的火光和魚雷艇的照明彈照亮着，然而，她們未再承受進一步的損害。天亮時，這艘遍體鱗傷的俄亥俄號正一溜一溜地在向水中下沉。接着救星忽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到來。

運輸船團的殘餘船隻一經安抵馬耳他後，勃納夫將軍即派出其海軍戰艦前來掩護俄亥俄號，兩艘驅逐艦並排靠泊在俄亥俄號兩旁，一左一右，相互將大鋼纜從俄亥俄號的龍骨下來回兜住。

第七天近午時分，俄亥俄號已不再是靠自身的浮力，完全擱在鋼纜網上，這三艘船聯在一起，尤如一組三體聯嬰，她們即以這種樣子，慢慢地蹣跚走向安全。午後不久，勃納夫將軍的巡洋艦隊駛近，他們正在返回直布羅陀航程上，都停下來停觀這一奇異的行列。

勃納夫發出信號說：

「僅有三艘船隻及其所載之糧食與軍火到達，彼等亟盼你們能夠倖免，皇家空軍今明兩天將以僅餘的一點

油料作最後的突擊，全馬耳他都在等候你的到達，願上帝賜福你等，余亦以能與你等同航爲榮。」

儘管油船已接近馬耳他，然敵方並未罷休，德國空軍戰機繼湧而至，與船隊掩護機群交鋒，同時轟炸機則對着油船咆哮而下。

一枚近彈將俄亥俄號的舵打掉，在尾部打開了一個大洞，海水湧入，使其更行下沉，由於她本身的重量，將兩艘驅逐艦也往下拉。

下午八時，馬耳他在望，幾艘拖駁駛出迎援。他們現在只能以兩哩的速率行駛，在到達島上炮火支援的地域以前，可能還需要一夜的時間。

敵方因爲確信這艘油船將會很快的沉沒，因此不再加以攻擊。這正是麥遜求之不得的急需的喘息機會。

入夜，俄亥俄號及驅逐艦上的人員，藉拖駁之助，使油船得以仍浮海面。當發現張力太大，不足以支持時，即再在其下面兜上更多的大鋼纜。

八月十五日破曉，俄亥俄號還在港外一哩處，就有成千成萬的人民，其中夾雜着陸空軍人員和水手，聚集在碼頭上，建築物的頂上和港口入口的兩邊岸上擠滿了人，他們是在那兒等着看這樁百劫餘生的奇蹟。對他們而言，俄亥俄之倖免於難也就是他們本身的倖存。

所有那成千成萬的人群，都鴉雀無聲，當馬耳他與

德國統治之距離縮短到不及一哩時，那麼多人中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顯然的，俄亥俄號已經在死去。

這小小的艦隊仍然緊密地聯在一起，在這最後的一哩中，是由憂心忡忡的拖駁衝着走完的，那兩艘驅逐艦一路上掙扎着將這艘油船從水中拖起來，而最後的一哩路程，却費去了一個小時的時光。

以後，油船被打得亂七八糟的船頭，才在港外的防波堤間通過，沉寂才被隱約的歡呼所打破，這陣歡呼是來自群集在碼頭的人群。

成千成萬人的歡呼掩蓋了為這艘英勇的船隻致敬的炮聲，旗幟與手絹奇妙地出現，將這批群眾轉變為一片起伏的色彩。一隊軍樂演奏一曲狄海拉 (Teppary) 上次大戰中愛爾蘭出征軍人所愛唱的歌名) 和啤酒桶舞曲 (Beer-Barrel Polka) 以及其他曲子，這些曲子在那時候不知為什麼都變成一種希望之歌。

麥遜已走下甲板在幫同救火，他停止了工作，先是疲乏無力地笑了，然後即毫不感到害羞地哭了起來。當這艘遭受沈重打擊的油船被推靠油碼頭時，打給麥遜的電信大量湧來。邱吉爾打來的是：「大成績，幹得好」，英國海軍大臣打來的是：「俄亥俄號幹得好」，而來自該島民衆的則係由其總督戈德爵士來代表表示：「吾人全體目睹閣下及閣下於率領之優良船隻，在歷經如此

一九四六年，這艘曾經一度拯救過馬耳他的鏽船壳，在群眾的歡呼以及軍樂聲中，被拖出港。然後舉行一個對基礎行動中死難人員的追思禮拜，他就被沈入在她會一度奮力擊敗的水中。

杜萊麥遜接受了英國頒給非戰鬥官員的最高獎章——喬治十字章 (George Cross)，另外有二十三座勳獎，則頒給了她的船員和槍炮兵。

兩位老朋友幾年不見面了，相逢之後互述到後情況。

「我從來就沒有這麼舒服過，」第一位說道：「我去年減輕了一百多磅的負擔。」

「我不相信，」另外的一位說道：「你是怎麼樣辦到的？」

「我跟她離了婚。」他的朋友說。

湯麥斯。比欽爵士有一次解釋為什麼他從來不雇用女性音樂師。

「如果她們太漂亮，她們會擾亂了我的男性音樂師，」他說：「如果她們不漂亮，她們又擾亂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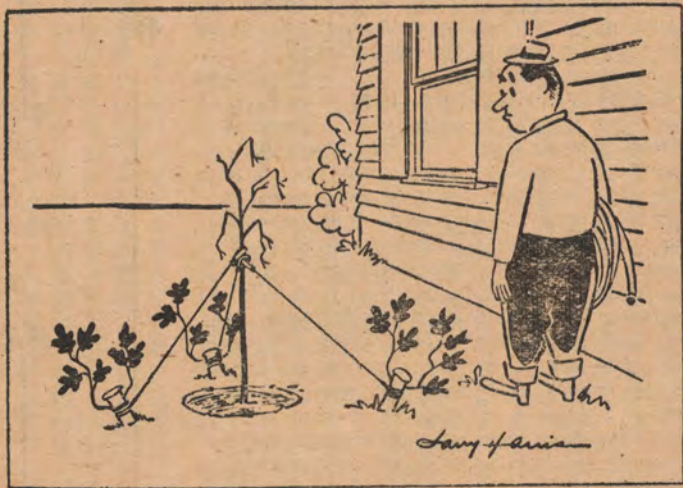
可慮及危險的航程後，安然在港，至為欣慰，君等業已拯救了馬耳他島。」

就在那天，儘管多處漏油，火燒及損壞，俄亥俄號仍然卸下了二、〇〇〇噸的航空汽油。到黃昏時，駐島上的皇家空軍指揮官向總督報告，在兩個月內，他能夠無限制的起飛突擊。

另外還有一條相信已經沉沒的船，奇蹟似的到達了，不過損壞得夠厲害，在卸下貨物之後即沈沒在港內，連上面勃納夫所提到的三條船所載的在內，一供載來了三二、〇〇〇噸的糧食與彈藥。

在那兩個月內，德國駐意空軍司令陸軍元帥凱薩林 (Kesselring) 以其整個空軍的怒火發洩在這個島上，想作最後的努力使該島屈服。然而皇家空軍少數戰鬥機却反擊得同樣猛烈，皇家海軍潛艇亦着手摧毀海上的封鎖。

那時敵方的攻勢已成強弩之末，對馬耳他補給與增援之路已通。而到那時，杜萊麥遜才知道，盟軍在中東的聯合行動可說全以他的油船是賴。有兩位美國高級將領，一位是已派定的北非入侵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將軍，一位則是克拉克將軍 (Gen. Mark Clark) 都在倫敦緊張地等待其在通過地中海時，六天七夜的奮鬥結果。如果馬耳他不守，則他們的計劃均將成為泡影。



我們怎樣應付危機

機危付應樣怎們我

去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天早晨的七時三十分，我被一陣電話聲鬧醒。當時我丈夫因去紐倫堡作政治演講，不在城裡，因此我開始還以為那是我丈夫打來的電話。但話筒裡却不是韋萊的聲氣，而是參議院總管亞爾勃茲打來的。他盡量用似乎是與我討論他的天竺葵般的平靜語氣告訴我：「對方現在正在封鎖東西柏林間的邊界了！」我聽了大吃一驚。我和所有的柏林人一般，早就料到會發生變故的，共產黨決不會任令大批的東德人民繼續不斷地向西德逃亡的。但我們卻沒有一個人料到對方竟會出此下策！於是我急忙穿衣起床，並把孩子們也一個個叫醒，趕到樓下去，以準備應付可能會於當日發生的任何事故。

我想，在柏林的夏季星期天並不會和其他各地的夏季星期天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很久以來，我們已習知要越過城市邊界去旅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總是把星期天消磨在友朋間的彼此訪問；或是全家乘著車

子選擇一個湖沼去玩；或是遛達遛達我們的「紐約第五街」——Kurfürstendamm，看看櫥窗裡的各種擺設，遛累了便在路邊的咖啡店裡歇歇腳，喝杯咖啡。許多人甚至還設法在郊外保留有一小塊土地，可能周圍只有二十方呎大小，而却喜歡把星期天消磨在這區區之地，使他們有一種暫時遠離塵世的感覺。

然而八月十三日那天的星期天，一切事情却完全都變樣了。有許多家庭原來都有他們住在東柏林的親戚朋友來定期訪問的。直到這一天為止，這些親戚朋友都非常切望地前來談談政治情況，看看我們這邊的新聞報紙，甚或僅僅為着來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也是好的。然而那個星期天，他們卻沒有來。許多家庭於他們的收音機裡聽到這個驚人消息，或自電視機裡看到封鎖鏡頭後，都不再去他們過去所常去消磨週末的所在，却不約而同地一致擁向我們城市二部份間的邊界區域，去親自察看實際所發生的事情。住在東柏林的人們也同樣都擁集在

德 拾

期三四一第

邊界附近，因此到下午二、三點鐘時，二邊已擁集有幾萬個人，彼此隔著新的障礙對望着。

二邊都有人痛哭流涕。一個少婦剛剛還只在星期六的午夜帶著她未婚夫的行李與他答應於翌日和她相聚的諾言回到西柏林，現在却只好悲慘的離開邊界了，她的生活夢想已被無情的鐵絲網撕成粉碎。許多被障礙隔在兩邊的家庭都不顧死活的作着在衝過來的種種企圖。在西柏林這邊的人們還不僅是哭而已，他們對肩並肩沿着鐵絲網警戒着的武裝衛隊還大聲疾呼的叫罵着：「打開監獄」，「打開大門」，「自由選舉」，……。

我們自己的灰泥的房子，因為隱藏在西柏林的最最西南角上，當時倒顯得比平常更覺幽靜了。在我們房子後面的小花園裡，平常總是我們兩個孩子的遊樂中心，但此刻除了兩隻獅子狗外却已空無一人。我們的兩個男孩子——彼德還不到十三歲，拉斯剛好十歲——雖然當我把當前的情況告訴他們聽時，還體會不出事態的嚴重程度，但却也一聲不響地整日注視着電視機上不斷所呈現的局勢變化。我因不到兩個月就要有第三個孩子了，所以也竭力保持著心神平靜。

我的丈夫於當天早晨八點半鐘即趕回到西柏林，剛好在我聽到此一驚人消息後一小時光景。原來是亞爾勃茲先生於清晨三點鐘起即到處打電話聯絡，終於在漢諾

伐當我丈夫剛要起程去基爾前找到他了，因此韋萊便乘最早一班可利用飛機飛回家來。他從飛機場就一脚去波次坦末方場與勃萊登堡門，這是東西柏林間最重要的二個交通中心，於這二處他都氣憤非常地看到對方正在把水泥柱子春入地面，各柱子間又用倒刺鐵絲網紮着，把我們城市的東部糟蹋得一如一座軍營一般。韋萊算是氣憤極了，以致當他後來從市政府打電話回家時，聲音還是十分不自然。

和所有其他的柏林人一般，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星期日計劃。家姊雅狄絲和她的兒子正好在我們家裡作客，預定當天下午回家——我的原籍，挪威——的。乘他們留在柏林的最後一天裡，我們原打算好導領他們環遊一下我所寄住的城市。然而經此一來，我們便亦能如其他無數的家庭般留在家裡了，聽收音機或看電視機上無數的群眾作種種突破鐵絲網的萬一企圖，同時我們也就心著西柏林方面是否會被捲入不斷發生的許多事件裡去。

現在，我已不太記得當時我於看到這種種鏡頭時心裡有怎樣的感觸了。我僅記得當時我對專門到我家來送信的那個郵差覺得非常難過，他是住在東柏林區的，曾經活動了幾年想呈請到我們區域裡來租住一間公寓房子。剛於二天前才獲得准許，但現在却已太遲了，搬房子

機危付應樣怎們我

更無希望了。諸如此類不幸事件何祇幾百件或幾千件，整個的空氣都如晴空霹靂般感到意外，也感到絕望。韋萊遭此變故自然在市政府裡整日忙碌非常，但他畢竟還是設法抽出一部份時間到飛機場去送我們的客人回家。當我們把客人送上飛機後，我們並未立即就離開飛機場。我們還故意穿過機場大廈使每個人都能看到我們，使沒有人會以為我們夫婦倆有任一個已離開柏林。但我們這樣表示法却並沒有困擾着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在當日所起的十餘個謠言中，其中有一個便是共產黨所廣播的新聞說我們已離開柏林，而在東區的電視電台裡甚至還放映一幕我們離開柏林的記錄電影。不過節目主任却疏忽了一個事實：他們所利用以表示我們離開的舊記錄電影中，我還穿着一件皮大衣。這難道會是在柏林？尤其是在八月天的柏林？

但我們已習慣於應付危機。雖然那天夜晚全城都燈炬通明的弄到深更半夜，且每一家的收音機和電視機全都通宵達旦的開着，但一到星期一早晨，一切生活便都已恢復到接近正常了。商店都如常開市，機器如常開動，在新式高樓大廈內的一切工作也都繼續如常。我自己也和其他的柏林家庭主婦一般照常去買菜，替孩子們穿衣服準備他們上學，考慮韋萊是否會晚回來吃飯，或他

是否能回來等問題。

自然，除了我們那個郵差以外，也有好些經常看到的熟面孔看不到了。原來每天總有數以千計的工作人員是住在東柏林的，那天都不能來上班了，印刷是我們主要工業之一，現在却失去了許多熟練的工人。商店裡爲了要填補所有的空缺需要招雇幾近一倍的臨時職員。學校開學後少了千百個住在東柏林區的學生。此外在東西兩邊還都有好些悲慘的個人遭遇。可是因爲我們已在柏林的火藥圍裡生活了十五年，由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每一次的危機是多麼嚴重，但我們終能安全度過。生活是綿綿不息的，在柏林的人們一樣要繼續結婚，養孩子，買房子，愁油愁米，一如在世界任何各處的人們。

我們的大孩子，彼德，是孩子群中唯一於一九四八年封鎖期間的燭光搖曳中（當時所流行的風尚）出生的。韋萊稱之爲「名符其實的封鎖孩子」，說不定再過一二年他又將有類似性質的名稱稱呼我們剛於去年十月七日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麥塞斯了。

在一九四八年危機的那段歲月裡，我們沒有餘剩多少糧食，燃料甚至更爲匱乏。我們絕大部份人所用以燒飯的煤氣，亦已斷檔；電流也極尊貴，每天只限制配用二個鐘點，但却又不常配置在很方便的時間裡。我記得在有一個區域裡電流所配給的時間是在早晨二至四時

五年了。在這些年來，我們的生活在多方面都有奇特的改變。

我肯定美國的婦女們都知道我們的城市是深入於一百哩的東德境內，我們有三條未加管制的空中走廊，與一條雖管制而還相當自由的捷徑可以沿着三條公路進入西德。此外，還有一條班車時間頗準的鐵路和幾條可以通航的運河都可進入西德境界。

然而在這些水陸交通路線上旅行，往往會發生許多意料不到的困難，所以對一個柏林人而說，除非他有錢可以坐飛機，否則根本就沒有考慮利用這些通道到西德去度一個週末的過去，每逢假期或許多特殊假日，人們總歡喜到西方去旅行一下，而且每年夏季許多的兒童都能受到西德的家庭和公眾團體的假日招待。然而現在，尤其是工資賺得較少的勞工們，人口較多的家庭，和靠養老金度日的退休的人們，業已連續有多年未曾出過城了。

當我的丈夫與我在蘇聯佔領區旅行時，我們倒還常接受到合法的款待，但却總使我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感覺，爲什麼人們在德國全境旅行不能與在西歐各國間旅行一樣的方便。同時我也認爲這是一種悲劇，一個住在西柏林的家庭，却不能到我們城市邊界的樹林裡去享受一頓野餐或去消磨掉一天時間。但現在所有這些事

，因此婦女們得在午夜起來烹調他們極爲可憐的一點食物，煮好後用東西包起來窩藏在毛毯裡以免食物冷掉。工廠都因電力不足而停工，幾千個人因而失業。牙醫師因沒有電流而不能開業，却別出心裁設計了一些手動的器具。當一個病人坐在椅上就治時，另一個病人就在旁搖轉一架輪子以使牙醫能繼續如常的磨牙齒。

記得那年冬天柏林很冷，但燃料又極缺乏，每一家庭在整個冬季裡只配給到二十五磅煤和很少的一點木柴。但我所寄籍的城市人民，對任何事物都歡喜以遊戲口吻自相調侃，甚至對這件事也不例外。他們說：「離開春天一共才只有三個月工夫，」一面說一面就把自己包裹在他們所能找得到的衣服裡便出去了，或是一面說一面就瑟瑟發抖的鑽到床上去了。

然而在那些歲月裡，戲院和電影院却依舊照常營業，並還在籌辦一所新的柏林大學，猶如我們現在亦正在繼續進行我們新的市立歌劇院，一座戲館，和一座音樂廳一般。我們並不把我們的時間與努力去花在防空壕的建築上去。因爲像我們目前般處境，要築那些防空壕又有什麼用？

自從西柏林成爲今日一般常被稱道的「民主的孤島」，周圍都爲由共產黨所控制的東德所包圍以來已十有

情則更是空談了。

就理論上說，領一張通行證到東德去旅行一次是辦得到的事情；但，正如我們的人們所常說的，「共產黨寫字寫得太慢了。」大家都知道要領這樣一張通行證常要花二三年的時間。

不過，直到去年八月間在交界處拉上鐵絲網時為止，相對的說，在東西柏林間的交通畢竟還是相當容易的。親戚和朋友都可彼此拜訪走動；住在東西二區間的青年男女亦常會一見鍾情而談起戀愛來；而且東柏林的人們也常到我們這邊來看電影或聽音樂。

我很少到蘇聯佔領區去；但去年復活節，韋萊與我曾攜着我們的彼德和拉斯到那裡的博物館去過一次，後來於初夏時，我又陪着韋萊的女兒，寧亞，去蘇聯佔領區的火車站，送她乘火車去斯干的那維亞半島。

自然，在東西柏林間常有許多不方便和使人困惑的地方。譬如說，在這兩區間沒有電話可通，從西柏林寄一封信到東柏林去，雖然二地只隔着幾條馬路，却常要過好幾天才能寄到。人們帶着包裹到那邊去，常有被東德警察沒收的危險。因此喜歡到我們這邊來買東西的東德婦女們已習慣於穿一身最舊最破的服裝出來，買好東西後她們便把一身舊的一丟了之，而穿着剛自西柏林買去的新裝或新鞋回家。

我們最近所遭遇到的危機還容易處理些，而我們目前的危機則需要極大的忍耐。當我還是在十幾歲的小姑娘時，當我是青年團員時，當我在挪威的成年時，我一直參加着地下工作，我一直在危機四伏的氣氛中生活，所以危機對我來說幾乎已被認為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雖然我懷疑今天我還會有勇氣面臨逮捕和入獄，如我以前那般，而且一直設法越獄和逃亡呢。

當然，我在我們最近一次的危機裡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與任何一個妻子和母親在同樣的環境下所擔任的職務是相同的。

因為在德國官員的太太並不和美國一般，有許多公務場合是不便參加的。尤其因為孩子的父親經常不在家，我更得多花許多時間去照顧他們。韋萊在最近數月來格外忙碌，連他所答應孩子們每天抽一個鐘點的時間陪孩子們打打拳或玩玩棋都辦不到。

當他們開學後，他們的時間也被分配掉了。所以很難有時間使孩子們瞭解我們最近一次危機的意義，但幸而我們的學校已負起了這個責任。低年級的學生，老師盡量把他們所能領會的事情解釋給他們聽。高年級的學生則時常舉行着師生討論會。

等兩個大孩子送到學校裡去了，我們最小的一個孩子也逐漸長得胖胖的，臉色也一天比一天紅潤了以後，

但自從去年夏天和秋天以來，我們漸漸開始覺得在我們兩部份間有許多屏障在豎立起來，至少現在覺得是如此，而我們過去所覺得不方便的方面着實是少得不足道的。現在，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亦無法能與住在東德的親朋謀得一面。同時，即使我們不斷的寫信與寄包裹，但牠們也是常會投遞不到的。

現在我們只好作我們力量所及得到的事情。那便是定下心來等着危機過去，這正是我們過去所曾採用過好多次的老法子。

東德的勞工們曾於一九五三年時起義過一次，那是只有靠蘇聯的坦克和裝甲師才能平伏的暴動。

三年以後，當匈牙利發生革命時又有過一次危機，那即是我所參與過的一次。在一次抗議性的龐大集會裡，我們中有數千個群眾一時怒忿填膺，便開始向東柏林遊行示威。在那種情況下只有靠當機立斷，立刻設法予以阻止，否則其後果是不堪想像的。韋萊當時還未膺選市長。事實上他當時連一個發言人都不是。但他却意味到事態的嚴重，拖着我一起，奔去搶着一輛汽車便風馳電掣般在街上亂闖，趕上行列的最前面。隨手又攪得一架擴音機便大聲疾呼的要求群眾回頭，當時我也混在人群裡，拖上幾個頭腦比較冷靜的人們使幫着恢復秩序。可是一個需要當機立斷予以應付的危機，往往比我們

我便又開始有時間可以參加我的外面工作：去參加學校活動，自然一半亦是為着我們孩子的緣故；訪問老年人的家庭；和接受利母會（當母親們需要休假時可委託該會給以種種方便）的工作。

韋萊在早幾次去巡視封鎖情形時，總帶着彼德與拉斯一起去。他們稱呼封鎖的障礙物為「中國的萬里長城」，但我總竭力設法使封鎖在他們的小小心靈上不致留下終生的印象。十月四日是我們「封鎖孩子」慶祝他的第十三個生日佳期，我們邀請了他的好些兒童朋友來參加十月節，這是一種兒童的趕集遊戲，係按照慕尼黑黑會集的最新柏林翻版，頗有意思。

不久，聖誕節快到了，在我們家裡與在柏林的每一個家庭一般，又充滿着過節與神秘的氣氛。冬青樹被裝飾起來了；耶穌生圖也搬出來佈置好了；各種禮物也包好藏起來。隨時隨地可聽到聖誕頌歌和聞到烘烤節餅的香味。每樣事情都經計劃與佈置妥當了，一如我們往年一樣——只除出今年我們尚得多裝一隻紅襪而已。儘管有封鎖和其他許多局勢變化，但聖誕老人還是按照預定時刻來到我們人間。

無論有沒有危機，我們的一切生活依舊如常。

譯自一月號 Mc Call's

校少特懷·勃鮑

15—X與



著原 爾格般·J·斯拉格道
譯 驥 可 楊

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駕駛員，他認為航空速度的增加可以幫助人類獲得和平！

我們並不需要爬高三十哩，以便在高空俯瞰大地，來證實那無所不在的上帝之偉大。也不必親眼目睹那一億八千五百萬的美國人民以了解民主的意義和精神。因為這兩種使人震頭的偉大力量，乃是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我們四周的。

鮑勃·懷特少校曾津津樂道其X-15型火箭飛機之試飛工作。新型的X-15火箭飛機乃是美國空軍於太空競賽中試驗工具

之一。

今年三月七日，懷特少校曾駕駛一架具有五七、〇〇磅推力之X-15型火箭飛機，造成了每小時二、九〇五哩之飛行紀錄，四倍於音速。

四月二十一日某一著名作家曾對鮑勃·懷特少校另一項非凡的成就加以報導。標題稱——嘿！鮑勃·懷特竟每小時飛行了三、一四〇哩！

六月十五日他又創造了時速三、六九〇哩的一項新飛行紀錄。這次飛行，由於壓力艙的失效使他所穿著的太空飛行衣膨脹起來，人也因此實際呈現麻痺狀態。空氣的摩擦使X-15外殼溫度竟高達華氏七五〇度，塗抹在表面的油漆都因此燒焦了。

懷特少校與北美航空公司的試飛員司谷脫·克勞斯斐；太空局的約瑟夫·A·華克同獲得了本年度的夏蒙國際飛行獎，被譽為「現世最優異之飛行員」。

鮑勃今年卅七歲，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成為航空學校的學生，開始對飛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成為他一生努力的目標。他曾在阿拉巴馬州的馬克威爾·非爾的上空駕駛着一架「小吹笛熊」完成他第一次的飛行。

「但是，這一種事業還像一個呱呱墮地的初生嬰兒，處於一個極其幼稚的階段，」他說：「駕駛戰鬥飛機也是大不相同的。試飛工作無疑地當較普通飛行具有較

高的技術性與較深的科學修養，始能勝任愉快。當然囉！你必須也是一個駕駛員。」

「試飛工作是充滿危險的事業嗎？」這種問題是常被他人提出的。每當懷特少校遇到這種類似問題的時候，他總是裂嘴微笑說：「在我們這些X-15計劃的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人是會作這樣想法的，事前週密的預防工作已足能避免飛行中可能發生的一切危險了。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數以百萬的金錢投資於其中了。這個飛行計劃足以決定人類的將來。這也不是一件臆測的工作，任何一件有關這一方面的計劃和夢想都要經由我們來證實或否定它存在的價值。」

「這是真的，當你駕駛飛機的時候，忙碌的工作，除了儀表，控制桿、機械的反應和飛機本體而外，使你沒有時間想到危險和其他任何的事情。」

「當你爬近機艙後也許你會有一種極其滿足的感覺，你將要試行另一次飛行了！這些偉大的使命竟只是你單獨一個人完成的。然後你的下一個步驟就是要使引擎發動，當機尾爆炸之火已燃起，它真像一個神速無匹的橄欖球員在急劇地喘氣。這時你要開始像一個在野宴中的螞蟻一樣的忙碌了！」

「我還記得在我創造了第一次升高紀錄之後，（去年八月十二日懷特少校曾以X-15式飛機創下一三六、

五〇〇呎之升高紀錄)有許多的人以戲謔的口吻問我說在如此一個高度看到些什麼東西呢!我以堅決的口吻回答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實在太忙碌了,有如一隻熱鍋上的螞蟥,甚至於無暇向外投以一瞥哩!」

「第二次我偷閒向四周晃了一眼,我可以對你們說:『那真是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然後我發現機頭的顏色開始改變,心中泛起了千百個奇怪的念頭。」

這是很奇怪的,鮑勃·懷特在早期幼年時代沒有一點外來的影響力會引領他走向航空飛行學之路。他本人對飛機也並不太感興趣。他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生在紐約城,是家中年最幼的一個,他對無線電及飛機方面深感興趣。在森美·古柏高等學校他曾自己裝配了一個小型的收音機,立志成為一個傑出的電機工程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他的計劃變成了泡影。一九四二年他被徵召入伍在紐澤西州的大西洋城接受入伍基本訓練之後,他立刻請求加入空軍,於是他被派遣至賓夕法尼亞州比華瀑布的日內瓦學院就讀,並在馬克威爾·非爾學習飛行;一九四四年他完成飛行訓練,帶上了少尉的官階。

他終於成功了一個P-51野馬式戰鬥機的駕駛員,屬於空軍第八聯隊第三五五戰鬥機群,越過大西洋駐紮在英國劍橋附近的基地。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因順利達成

了五十二次戰鬥任務而被頒贈七橡葉空軍勳章。但當他在第五十三次任務出擊時,他的飛機被密集的地面火力擊傷迫降被俘,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恢復自由。

鮑勃是一個天主教徒,因為他生長在紐約市墨漢頓區阿森遜教區,所以進教堂和參加主日學已成了他日常生活規律。他對宗教非常虔誠,但他承認一直到他開始執行戰鬥任務時,他才算完全了解宗教。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鮑勃退役,申請進入紐約大學就讀,獲得了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在空閒時間他仍然保持着後備飛行教練的地位。當韓戰爆發,他又復役飛行,直到戰爭結束,他都駕駛P-51與F-80流星式噴射戰鬥機,他屬於駐在日本的第四〇戰鬥攔截機中隊。

回到美國以後,他決心留在軍中繼續服役,在紐約州羅馬城的空軍電子發展中心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然後又被派遣到愛德華空軍基地試飛員學校受訓,專心致力於超音速飛機航空術的研究。

當一九五八年X-15揭開了布罩,他被指定為美國空軍太空探索計劃的試飛員。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他完成了他第一次值得炫耀的X-15火箭飛機的飛行。

「鮑勃不是那種『談笑風生』的典型,他的一個親近的朋友,C.A.布朗上校說:『他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人,可是當他談到他的X-15時,他又變得興高彩烈

。』總括而言,無疑地他是一個最完美最優秀的職業試飛員。」

除去他的飛行工作外,他還必需做一大堆的紙上作業。「有時我所要閱讀的那些與飛行有關的文獻資料的重量竟幾乎和飛機本身的重量相等」,鮑勃開玩笑地說。他美麗的太太桃樂絲,對他丈夫多采多姿的飛行生活也有她自己的說法。「每當他坐進X-15的機艙裡,鮑勃就像是會議桌上的主席,和一所一千五百萬美元資金的公司的總裁。」她告訴我:「對納稅人來說一架X-15正值這許多,就在這短短幾分鐘裡,他擔負了一個極其重大的責任。」對於鮑勃的飛行生涯,她的態度很單純,她說:「我知道他熱愛飛行,同時那也使我愉快和幸福!」

鮑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歸來後,很短的時間內與她邂逅,她是賓夕法尼亞州威克巴爾人,以前的名字叫做桃樂絲·亞倫。他們的相遇是極其偶然的。一群昔日同窗好友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聚會。他們其中有一個人非常想參加這次難得的相聚,但是又怕會失去了與桃樂絲的約會,於是鮑勃獨自前往代表這位朋友向桃樂絲解釋。當他遇見了桃樂絲,他們在一瞥間情根深種,大概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罷。兩年以後他們結婚了,她以前並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是兩年的甜蜜生活終於改變了她

的宗教信仰。

今天,他們膝下已有三個子女:一個男孩名叫格雷哥萊,還有兩個可愛的女兒,名叫培密拉和摩琳。最大的格雷哥萊只有六歲,雖然他和他的父親常常一起建造飛機模型,但格雷對於航空卻沒有太大的興趣,而他的試飛員父親也並沒有企圖鼓勵他繼承他的事業。他認為孩子們應該發展他們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這也可以說是治家的金科玉律呢!年幼的格雷哥萊曾經表明了他的興趣所在。一個傍晚,一個上校夫人拜訪懷特家人,輕輕拍著小格雷的頭說:「我想這個『小男人』長大以後會成功一個傑出的駕駛員,也許會比他的父親飛得更高更快哩!」

「我要像父親一樣在宗教方面成為一個先鋒,」格雷脫口而出說:「要創造一個非凡的紀錄。」

這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在飛行基地的一所現代化的房屋裡,鮑勃想這該是一個教育兒女最合乎理想的所在了。「就像生活在一個小型城市裡一樣」,鮑勃說:「我們這裡是一個獨立的集團,有機會去了解他人並且也能分享到他人不同生活方式的樂趣,這些是大城市裡所缺乏的。」

鮑勃·懷特少校並沒有很多的時間做他所喜歡做的事情,但是他盡可能的利用時間來閱讀,他所閱讀的大

都是關於技術和科學方面的書籍。他有一個嗜好是在星期日休假的時候駕車郊遊。「在這裡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讓我們馳騁，這種滋味是很少有人領略到的。」他說：「我喜歡在荒涼綠洲的田疇間駕車，不是嘛！孩子們也喜歡看田間的小動物哩！」

雖然他儘可能不把他的工作的緊張氣氛帶回他溫暖的家庭裡，並且儘可能的花費他每一分鐘的時間去做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鮑勃却無時無刻不想到他的工作也是他所最感興趣而準備獻身的飛行事業。

「就像以前的空中飛行競賽一樣，」他告訴我說：「劇烈的競爭刺激了航空的神速發展，使人類邁向噴射機時代，因此我深深的感到在今天的旅客是太幸福了，任何民航飛機都比我以前第一次駕駛的攔截戰機飛行得更快更安全，更舒適。X-15式火箭飛機在今天雖還沒有正式應用在軍事方面，但是却使人類太空飛行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可以顯示出不久將來的未來人類可以在早餐和午餐相距的短短幾個小時內環遊世界。」

就飛行速度而論，我們目前的成就仍然是不如理想的。但重要的是因它的發展而產生的副產品，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以往使國與國之間有隔閡的藩籬障礙也將一掃而空。我以前曾經聽人說過，除非你真正了解他人，否則你不應對他人有仇視的心理，交往

的頻繁將可促進情感的交流。上次大戰後，在我們的佔領地上，我有機會認識我們以前的敵人，尤其是日本人。我曾經仔細觀察過，當你對他們了解以後，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謙和有禮的民族竟會是我們以前勢不兩立的敵人。

總之，就X-15的飛行而論，鮑勃說：「這正是國家安全的另一個挑戰，自從我們的歷史開始以後，美國的疆土已遭受到威脅，所以我們非但不能懈怠反而要加強努力。」

舉目世界，鮑勃·懷特少校無疑的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譯自 Catholic Digest Oct. 1961

生活是一座樓梯而不是一架自動梯。你得一步的走上去——你不可能給帶上去。

也許你不能成爲一顆明星，可是你也不要成爲一朵浮雲。

探測海底的奧秘



玄 父 譯

第四章 潛水人和潛水設備

若是我們生活的世界與海面下的世界間的差別僅是能供呼吸的空氣之有無，那麼海下的探測工作倒是比較簡單的事了。給潛水人空氣供應不是什麼大問題。空氣可以裝在容器裡像戴背包一樣的放在探測人的背後，也可經橡皮管將空氣用幫浦壓到海底去供應。

但當人進入海水以下，他就進入另一個世界，而不是他習有的世界了。人甚至在水下也不能看得很清楚，所有的東西看來都像離開了焦點，一部份的原因是光在水裡的折射係數與空氣裡的不同，另一部份的原因須怨我們人沒有長像魚一樣的眼睛。

這就是潛水人需戴面罩的原因之一，和戴眼鏡一樣，面罩可以校正錯誤的視覺。但即便戴了面罩的潛水人必須訓練到能夠準確的認識遠近距離才行。在水裡的東西看來都比實際的大四分之三並且也覺得近，一條魚似乎離你很近，一抓即得，實際上還有一段距離呢！

但一位潛水人有了經驗就學會估計距離。水下獵魚的人必須會這一套。最初幾次獵魚人丟他的魚叉時，永遠離

水中「看」得見，美國海軍電子研究所已經發明出一種小儀器叫潛水聲納探測器 (Dive sonar)，或稱為「定目標器」(Object locator)。它放出信號，像回聲一樣，在進行路途中碰到了目標就會撞回來。這種設備與走黑暗道路時帶探照燈的用途一樣，潛水人將「定目標器」的射線定在想要「照」的方向上，然後聽信號，是否有什麼目的物指示出來。

世上所有的生物最初都是從海裡或海邊發生的，有一種方法可以追尋人類久遠的歷史，就是由人的血液裡所含的化學成份裡可以看出，內中含有鉀，鈉，鈣，和海水內的比例相同，但自生物脫離海水以後，許多方面都變得更了。

現在當人重新回到水世界的老家裡，想再在水中遊來遊去，就得在腳上裝上鰭。這對鰭，或泳板，使游泳者非常自由，用不着再以手划水增加速度。潛水人有手閘下來可以捉龍蝦，去拍照，或取海底上他有興趣的東西。雖然潛水人裝上腳鰭，還是不能像魚一樣的靈活來竄去。他身背着所需的空氣罐，在海底世界裡也不能全然自由的漫遊，不能任意的鑽到太深的地方，同時也不能想停留多久就多久。

在所有的海下活動裡，受水壓力的限制因素最大，空氣也是有重量的，可是這若干哩厚地球表面的空氣壓在我們身上，當我們站在海邊時，每平方英尺僅一四・七磅重的壓力。海水則重多了，從水面到深三十三呎處，壓力就再加一份十四・七磅，或照潛水人的說法「一個大氣壓」。到六十六呎處，壓力就是三倍，九十九呎處四倍。在海底深谷裡的壓力計算，遂不能依每方吋若干磅而須論若干噸。

水的壓力與海內的任何東西都有關係，魚和人一樣，深海魚提到海面上眼見的爆破了。可是人已經設計了防止水下世界裡壓力的困擾，以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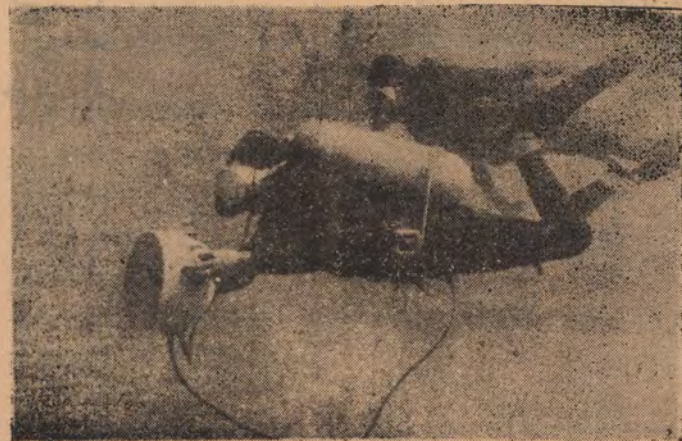
備裝水潛及備裝拔克斯：丰圖
。作工下海在人水潛



圖一：斯克拔 Scuba (Self 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裝備的潛海人。

他目標要遠些，而經練習以後，就射得準了。事實上多少魚類是被魚叉射殺了，因此有許多國家訂了公約限制叉魚，即如保護森林裡的野獸一樣，以免過份獵殺。

以潛水為娛樂的人們都找乾淨清澈的水。而海軍的潛水人與從事打撈或建築的人們往往要在混濁的泥水中工作，為幫忙這些人能在混



。物的目尋探「器標目定」以中水的濁污在：圖

護自己的辦法。

我們已經了解如何防止所謂的「潛水症」，就是使潛水人因海水壓力而致死或殘廢的病症。一位法國醫生保羅伯特（Paul Bert）首先對人體在壓力情況下所發生的反應予以解釋。又有一位蘇格蘭人哈爾登博士（Dr. J. S. Haldane）制定了一個保護潛水人的實施制度，不論一位潛水人穿著的是潛水裝全套潛水披掛（完全不透水的），或是僅穿著普通游泳衣背著空氣罐任何情況下，從潛海的深處，一下很快的鑽出海面，是非常危險的，如果這樣作就會突然的死亡。

伯特博士的試驗證明界人在水壓的情況下，氮氣是不能從身體裡排出而保留在血液中。這對於潛水人保留在水壓情況的一段時間內是不危險的。但若很快的早到水面，其效果就像打開汽水瓶蓋一樣，瓶蓋掀起的當時，汽水里所有的氣猛然冒起泡來。當潛水人身體裡的氮氣也如此噴冒時，會使其致命或殘廢的。

以前的時候，潛水人往往因氮氣的起泡作用而致殘廢，遂認為「潛水症」是他們這種職業的天然病害。他們對於這種疾病的畏懼真比溺斃，鯊魚的侵害，海鱷，八腳章魚還甚。

自從知道了「潛水症」的原因後，下一個步驟是制定一個使氮氣陸續緩慢的脫離人體的制度。哈爾登博士是最初做早水時間表的人，規定在什麼深度，潛水人必須停留多久，然後早到第二個壓力較小的階段。

潛水人如是潛深海的，必須是很有耐性的人，因為他們可能在工作完畢以後，還要被制定停留在水裡一段很長的時間。有一位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維廉勃拉（William Bolland）在英國海軍裡工作時，造了一個新紀錄下海五百三十五英尺，到底時間是七分半鐘，但昇上來時，要花三點零一分鐘。

穿著水裝的潛水人的空氣供應是從海面用幫浦壓送的，一般可以在深水裡工作時間長些，背自供空氣罐所謂「斯克拔」Scuba（為Self contained under 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之簡稱）的潛水人在時間與深度都要差多了。後者普通是游泳於較淺的水中，因為這區是頂美麗的海下花園，並且可以看見多采的魚類遨遊。不過「斯克拔」潛水人有時也必要滑到深海內去探測。於是也像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一樣必得按著很慢的步驟漸昇到水面上來。美國海軍標準減壓表對「斯克拔」與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規定相同。

如潛水人下海深過三十英尺，他的行程必須依照嚴格的規定。蛙人下海愈深，允許停留在水中的時間也越短



圖中：穿著海軍用潛水裝沉得更難，但動移至下海則甚輕巧。

按美國海軍的規定，一個「斯克拔」潛水人下降至一百二十呎深時，僅許他自海面開始下降至離海底上昇的時間是嚴格的十八分鐘。並且在他作過這次深潛時，下次潛海一定要等候二十四小時以後才可。

如果有什麼特殊原因，潛水人不能依停留水內時間而上昇水面時，他必須趕緊跑進「再壓室」內去。這裡潛水人會受依一般情形他應該保留海下深度的壓力，到他應該第二次停留處，壓力再降下來，直到最後，往往要好幾點鐘，對他而言，是離開「再壓室」無危險時，才可以再回到我們這輕微大氣壓的世界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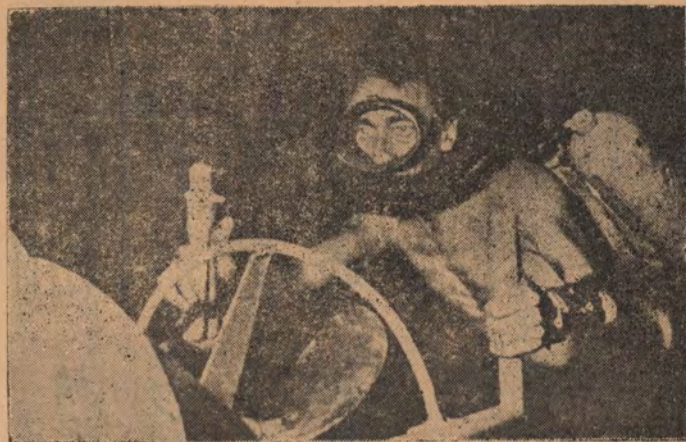
「斯克拔」潛水人所要學習的知識中不能缺少的是「遵照潛水時間表的重要性」，潛水的每門課程中都要教潛水時的計算時間。沒有人允許他作「斯克拔」潛水

，除非他受過有經驗的導師指教學過潛水的全部課程。

「斯克拔」潛水人如何知道他工作地點的深度，或他在水下已經有多長的時間了呢？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可以利用電話與水面上的人聯絡，他會被通知什麼時間應該離開海底了。但一個斯克拔潛水人，自由的遊來遊去，必須知道深度，時間與向那個方向進行。他要知道這些事只有靠深度表，防水表，與指南針。

對穿著水裝的與「斯克拔」潛水人另一項必需的設備是他們必要戴重量，如果你跳入水中，不論自游泳浮台上或自船上向水中跳，你一定會降到某段深度而後反而向上浮起來。最初想要停在水裡的人發現原來人體是飄浮在水中的。所以他們繫石塊作重量之用。

近代的潛水人用「加重腰帶」。「斯克拔」潛水人所戴的帶子僅幾磅重，而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所帶的是很重的，一個美國海軍穿著潛水裝的潛水人所戴的五吋皮帶上全鑲著鉛塊，重約八十四磅。除此以外，他的腳上還要加



肺水着裝及背，計力壓帶上腕長隊 (Cousteau) 陶新考：木圖
。車動機下海動開

2+

「我愛上了你，」醫院裡的一個病人不顧一切地告訴他的看護道：「我不希望病愈出院了。」

「你的病不會好的，」護士對他說：「因為醫生看見你在吻我，而他也愛上了我。」

重量。一個穿潛水裝的潛水人的靴底上也是加鉛的，每支靴的重量約近二十磅。

當這四十二磅的銅盔最後戴上，與潛水人的胸板鎖緊，胸板重二十二磅，這樣披掛齊全，潛水人如無他人幫忙他簡直重得寸步難移。可是等一會，他下了水，那重的靴子和一切重的零件就一點也不感覺到重了。

考斯陶 Jacques-Yves Cousteau 是有名的探險家，作家，並且也是發明水肺 Aqua-Lung 者之一，描寫進入水中一切都感到輕快的一段文字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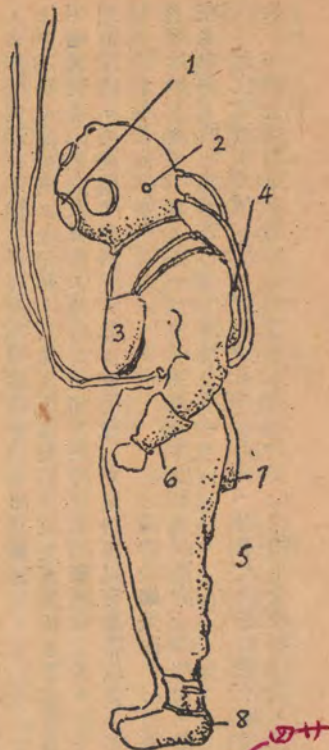
「在我預備潛海去照相之前，簡直看着像是一匹背着重載的畜牲蹣跚的走到水中去一樣，背上捆着四十五磅重的三個水肺，腰帶上裝着四磅鉛，還有刀子，耐壓表，深度表及指南針的重量在我的腕子上，也許有四呎長的驅鯊棒要栓在手腕皮帶上。把我送到海裡使水承浮這些重量就輕鬆多了，這時我還得接受七十磅的深水照相機，或由甲板上兩個人抬送，或由昇艇板降送到水裡。整個算起來，連我的重量在內，總重二百六十五磅。進了水，立時我就不覺到一磅的重量，向下游去有說不出的輕便。」

為什麼東西到水裡就似乎丟失了重量的科學解釋，早經二千多年前的希臘數學家物理學家阿基米得氏說明了。因為他的實際試驗——據說是他洗澡時作出的——阿基米得氏想到任何物體為水漂起是由於相當這件東西體積排除

水的重量的力所抬起。

阿基米得原理，現在我們都為此稱它，是用來決定必須要加增多少重量才能克復一個潛水人，一隻潛水艇或任何我們想要沉到海裡去的東西的向上的「漂浮力」。

假若一位穿潛水裝的潛水人穿上一套不透水的衣服重三百八十四磅，而他要排除六·五立方呎的水。因為一立方呎海水重六十四磅，這個潛水人要排出四百一十六磅的水，這個數字與潛水人重相差三十二磅，這就是向上漂浮力的值。為使潛水人能達到海底必須加增與上昇漂浮力相反的重量，所以他一定要裝上比三十二磅還要重的重量。



圖備裝水潛：五圖

- ① 觀望窗
- ② 空氣出口凡而
- ③ 胸部重塊
- ④ 背後重塊
- ⑤ 潛水衣
- ⑥ 不透水腕套
- ⑦ 下都重塊
- ⑧ 潛水靴

精神與肉體

(MIND AND BODY)

Flanders Dunbar M. D. 作
朱 桓 銘 譯

(三)

病狀的真面目

「心愛的病狀」

好像健康的人選擇衣著，要注意式樣，合身，以及別人的批評；許多病人也同樣很小心地揀選他們所「心愛的病狀」。一位氣沖沖的老師對數個因忘記攜帶石版，帽子或圍巾，正害怕得發寒發熱的小學生說：「這都是你們所喜歡的」。雖然說得似乎冷酷無情，却一語道破了許多病狀的因由——病狀是被喜歡的。病人的心中，常常早已將他們喜歡的病狀形式有所決定，例如要發冷或發熱，要腰酸或頭痛。可是大多數人自己却茫然無所知。

病狀的選擇並非隨個人之意志。須要感情長期的失調及足夠的強度才能引起身體組織的變化。身體疾病的確實形式是按一群感情系統的需要而決定的，藉此以拯救心理上的災難。

大政治家希里 (T. Healy) 先生常常提到格利士頓 (Gladstone) 首相發明了「外交感冒症」。當希里先生

第一四三期

拾 穗

身爲一相當出色的國會議員時，他發現這位偉大卓越的首相其健壯的身體會恰到好處在合適的時候生一場小病。例如要在一個會惹起麻煩的政治會議上發表演說的前夕，會突然傷風感冒，因此他很抱歉的取消了出席。通常在第二天他的病狀就會好得很多。

政治家早就發現微患小恙，遠比準備不週冒冒失失地出席會議要安當得多，寧願傷風感冒而避免作冒險的事，常因輕度的喉頭炎而取消接見重要而時機尚未成熟的訪客。如此情況下政治家的健康狀況，常被入作爲笑柄。但是，令人驚奇的不是那些出名的外交家或他的感冒，而是他們的確確在流鼻水，塞鼻及打噴嚏，並非假造騙人的感冒。

格利士頓首相也許未曾發現，並且也不會將感冒當作一件愉快的事。在精神身體醫學而言，他的外交感冒症正和一位我所診治的年輕婦人身上的答痕一樣；這位婦人的毛病在私戀着一個喜歡鞭打她的男人。他們病狀共同的地方就是從他們「心愛的病狀」裡得到雙重的好處。

我們暫時稱這婦人叫 S 小姐，她服下阿斯匹靈之後身上立即出現許多如答痕狀的紅斑。起初被認爲是稀有的，一種過敏症。可是做了種種皮膚反應試驗都呈陰性，無法說明這紅疹的發生。過了三星期仍未見消褪，因此才就教於精神科醫師。精神科會診時發現了她有一個患虐待狂的情人，有一天她剛搬入一間新的住所，她的男友也來了，當時她正好服過阿斯匹靈，一陣他們習慣的性愛行爲之後，男友便開始鞭打她，那時她非常擔心鄰人會自那單薄的牆聽到他們的一切。一種新的羞辱感油然而生。雖然她不認識鄰居，但她仍極度難過，唯恐別人會聽到。

S 小姐向精神科醫師解釋說：「他把我打得比從前都重，我覺得再也受不了。我相信鄰人一定可以聽到他鞭打我的聲音，我極爲憤怒，並告訴他再也不能這樣做了。他又是那樣奇怪，不見到我身上的答痕就不會停手。他常常說他喜歡看到答痕。」

S 小姐在一間可能被新的鄰人聽見的房裡受到鞭打，引起了羞辱與恐懼。正如格利士頓首相要面對他會曲解或誤會的聽衆演講，同樣心情難過。這位政治家可因感冒而不參加開會。S 小姐發生答痕，對鞭打這件事却沒有好處，她本來無理由應受鞭打的。格利士頓首相可用別的方法度過他的難關，而無需放棄他的政治生涯。而 S 小

精神與肉體

姐除放棄她的男友之外則別無他法可以解決她的難題。

她說：「我覺得很羞辱，但是他在威脅我，如果不能鞭打我，他便將離開我，況且，除了打我之外，他又這樣英俊，迷人，我很愛他。」很明顯的，答復是一種被接納的症狀，S小姐可因此得到滿足，好像感冒對首相的神聖工作有不可思議使命，感冒會因此被認為是格列斯頓關心其政治生涯的徵象。S小姐接着說：「我身上長了紅斑之後，他再也沒有打我了，我一身都是答復，這是他喜歡看到的，我也不必再離開他了。」

也許是件不幸的事；她的紅斑在精神科醫師治療之下不久就消失了。因為她醒悟了紅斑是爲了避免遭受鞭打而又可以保有她的男友的情況下發生的。因爲不可能叫她的男友也來接受治療，S小姐本身又有被虐待狂的性格，所以這次治療對她真正的病並沒有多大的改善。

事實上她有許許多多的痛苦，因鞭打引起的答復和她心理作用發生的同樣使她難受，羞辱感不斷增強時，爲了獲得內心的平靜，也許另外新的病狀又將到臨。

皮膚科專家如果將S小姐的紅斑治療消褪，也許會感到很滿意，假如他並不知道這一段因果關係。一位受過精神身體醫學訓練的醫師，如果沒有將病源除去，雖然病狀已消失，他仍將感到失望。並不是說要分開S小姐和她的情人，而是要解決他們個人的心理問題。

小病是福

病狀是被珍惜是因爲生病可以避免許多苦難，並且這些苦難比病狀引起的痛苦要大得多。因此寧願選擇他所「心愛的病狀」。另外一種情形就是病人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喜歡某種病狀。給他帶來了別人的愛與關心，表面上似乎莫不關心，他的內心却在渴望祈求的。

這類病人真是不勝枚舉。現說一說一位長得很結實的司機，同時也是一位相當成功的拳師。看起來很不像這類的病人。他曾五次住到醫院來治療接合不住的左臂骨折，那是在工作時受傷的。他在紐約及其他地方已同樣治療過九次了，仍無法使他復原。他這樣說：「也許這是幸運的，因此結束了我的拳擊生涯，我從來沒有過一次滿意的比賽，最氣人的是比我學得遲的弟弟也比我打得好。」

很顯然的，這位有波蘭血統的美國人並不希望他的手臂痊癒。他雖然常常在埋怨受傷使他不能再從事拳擊，事實上他喜歡這骨折的手臂。表面上他從不承認失敗，但是他心裡有數，拳擊生涯在廿八歲之後已走下坡路，有了這「倒霉的」手臂以後，就用不着多此顧慮了。此外，他也喜歡醫院給他的關心與照顧。

他的病歷上這樣記載着：「這位病人在醫院消磨了他大部份的時間，一個醫院又一個醫院，他對復原沒有多大興趣，出院之後也未會熱心從事工作。」

假若我們發現了他過去的遭遇，就不再會覺得驚奇了。他在十七位弟兄中排第二，他的父母和繼母都是極端嚴厲，他得不到任何家庭的溫暖與愛護。遠在童年開始，他就有說謊，偷竊，逃學的記錄。經常在家或學校受到責罰。他回憶着說：「在十九歲那年，因爲我偷了一輛整腳汽車，父親痛打我一頓，並且說我要廿五歲或卅歲時才能交女朋友，那是他自己結婚的年齡。這次事情發生後我便離開家，不願再受約束。在類似的情況下，我離開教區學校。我經常受到責罰鞭打後離去，到處都這樣待我。」

除了那位也從事拳擊的弟弟之外，他從來不和家裡任何人來往，對家庭的印象從他的口氣就可看得很清楚，他說他父親死於「酗酒」，「在十八歲以前我被打得遍體鱗傷，連坐下也會叫痛。」

醫院除了給這位司機所渴望的關心與照顧之外，傷臂還給他更多的好處。他太太曾數次在法院申訴不願依賴救濟生活，但他總有辦法說服法官使相信他那種意的病狀使他不能從事更好的工作。當然，他也沒有遵照他父親的勸告與榜樣，於廿一歲就結婚了。

我們一再發現因病或外傷而住院的病人，常常在享受醫師及護士給他們的關心與照顧，這些正是早年在他們的父母所沒有付出來的。

各色各樣的人，有許多不同的病狀，如上述的司機，其骨折包含着極大的感情因素。如果在別種情況下，也許會產生偉大之文學上的羅曼史，例如一百多年前的芭莉——白朗寧（Barrett Browning）的戀愛史。表面上他們的處境有很大的差異，而他們的內心作用是極相似的。

芭莉是十一個孩子中的大姐，父親是家裡的暴君，母親是懦弱而又喋喋不休的女人，很早就使芭莉進入社交場中，而這位將來的女詩人所得到的照顧却少得可憐，最多不過是那些呆板的教條。母親生下最小的孩子後就過

世了，十一個孩子便由冷酷嚴厲的父親照顧，凡事都要依照他個人的意旨。

芭莉至為敏感並渴望着父親的愛，非常崇拜父親，但是她得不到甚麼。正如她未來丈夫的知友所描述的：「他是個暴虐，專橫，且嚴厲的流氓，油腔滑調，口口聲聲說尊奉上帝，信服命運，在家却是個不折不扣的暴君。」父親對女兒的偏見從其命名最小的兩個兒子為Septimus（第七）及Octavius（第八），便可見一般。他根本不把女兒計算在內。有這樣的父親，女兒怎樣去獲得愛與溫暖呢？

芭莉十三歲時從小馬上跌下致脊骨受傷，雖然外傷已完全恢復，她却仍然繼續做了廿多年虛弱不能走動的病人。那時的醫師稱此症為癆病。雖然遠在一八三〇年，就認為這位年輕對文學很有才華的婦人所患的是怪病。病雖然痛苦，但也得到了補償。她躲開了父母的盛怒，用不着在弟妹間競爭，得到一生中所未有的額外照顧。家裡也特別給她享有一個房間，在這麼多人家的家中，可謂極大的慈悲了。

靠病的壁壘特別保護之下，芭莉小姐整天躺在沙發上閱讀寫作，或接見特別揀選的訪客，同時也在等待死亡的到來。因病所得到的慰藉，畢竟不能代替她所渴望的父愛與溫暖。父親每天仍照舊到她房間要她作嚴肅的清教徒祈禱。家裡人因她在文學上漸有名氣而喜悅驕傲，但事實上仍無補於她與家人隔閡所引起的痛苦。反而感到與他們愈離愈遠。他們雖然稱讚她，但不了解她，認為家裡出了一位不近人性的文學家。

在如此環境下，這位可憐的婦人只有繼續和他的病狀相依為命，晚上和父親一起祈禱，聽妹妹虛偽應付式的關心。像一百多年後上述的司機一樣，感情與環境不能得到平衡，只能保有身體的病狀作為犧牲，而讓感情得到一些滿足。自然，芭莉小姐比司機幸運得多，她的病癒歷史真可以當作精神身體醫學學生的一課。一天下午三時，當她快四十歲那年，像她筆記上所記的，她正給一位白朗寧先生回信。他是一位瀟灑，健康而慧敏的人，比她年輕六歲，社會上已有相當地位，家裡父母兄妹都在崇拜他。他對這位蒼白，虛弱，終年躺在沙發上的中年女士熱烈地墮入情網。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他瘋狂地為寫下求婚的情書，裡面有像許多偉大詩人所寫的詩句。

從那神妙的時刻開始，芭莉女士就很快的復原了。她那負傷的感情如何經得起The Ring and the Book作者火烈的愛情攻勢呢？四十歲時她結婚成為白朗寧夫人。她的敏感而欲持的親屬非常驚奇地發現她一年之後已可爬上一座小山，三年後生下一個健康完美的寶貴。她再也用不着那些病狀了。

情憫的尋求

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在病中補償其童年所遭受的忽視。其中有許多反而是被寵壞的孩子。雖然已經成長，尚把病床當作小孩淘氣的地方，沉醉於昔日庇護下的生活，逃避自謀生計的責任，但願永遠拉着母親圍裙的孩子，不希望在這現實世界中做個獨立的人。

一位標準在庇護下長大的「媽媽的」孩子，他永遠不會滿足他那過份寵愛下的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反而沾沾自喜的稱讚自己已盡了為父母者所有的責任。一位這樣的病人，他結婚數年後住進醫院，他覺得他的婚姻是很不幸的（其實，他的太太更該如此感覺），他認為太太不像母親那樣待他。很顯然的，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太太是要嫁一個男子漢而不是一個孩子。他仍懷戀著以往在庇護下的生活。背部受傷使他住進醫院，在婚後的生活，這次外傷明顯的是他所歡迎的。他憧憬地說：「我想她現在可以做點正經事了，她現在總得照顧照顧我了！」

和上述的故事相似，但更令人痛心的，就是許多孩子為了從父母獲得他們所渴望的愛與溫暖，竟而發生了種種病狀。他們的希望常變成失望，只有在故事書裡找到一些滿足。有一個十七歲的高中女學生，多年以來，她的母親就不斷表示非常高興有這麼一個身邊的累贅。父母從未有喜歡過她。母親和她的生父離婚之後，因為她長得像她的父親，更引起母親的厭惡。母親正盼望着再一次結婚。這位十七歲的女兒，簡直變成了眼中釘。因此母親準備把孩子送到學校去住宿。正當這時候，她的膝部在運動時碰傷了，她衷心高興歡迎這次的受傷。她對住院有一種想法，認為這樣就有被留在家裡的机会。她幾乎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要母親保證讓她繼續住在家里。這位女孩心頭的掛慮與願望是：「我生病了，也許會殘廢終身，母親再也不會把我送到別的地方去了吧！」

病在心目中

不足或過份的愛，均足以引起病態的後果，藉此獲得從前所未有的安全避難所。大人或小孩，男人或女人，因性情或境遇的困難，常向疾病找安慰。因無能力去對抗環境的壓力，心理上產生種種障礙，並輾轉地選擇身體上某種症狀作為補償的工具。如果心理問題得到解決，身體上的症狀隨之痊癒，並成為一個有能力去適應環境的

人。

雖然選擇了疾病或外傷作為感情的避難所，內心並不是十分情願，沒有一個人真正願意生病，只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萬不得已退一步而求其次罷了。所希望獲得的並非疾病的痛苦，而是其一份份補償效果。假如這效果未能得到，那將是禍不單行，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不合適的性格或不正常的適應態度，並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後天父母及環境所造成的。

另一種常見的感情避難所是意外受傷。意外受傷常是突然發生，但常常可以發現所得到的傷害正是傷者所祈求的。如果受傷尚不敷感情的需要時，便將轉向目標到其他身體疾病。尤其在五觀的感覺上——聽、視、嗅、痛觸覺得病症，其發病早期常與感情作用有關，事後則多已遺忘。若給予足夠的關心的鼓勵，除去感情上的障礙，通常也治癒了症狀。

以視力的障礙為例，以說明五觀如何容易受到感情的傷害。從戰時得來的經驗，知道為病人配副眼鏡，不如略加注重其心理的焦慮，給予心理治療，將更有益於其視力復原。軍隊裡所受到的各種艱難困苦之後，到醫院去診治視力障礙時，其實大部是因為遭受恐懼、焦慮及忿怒的折磨，並非眼睛有何毛病。

一所大醫院的眼科醫師有兩次特別的經驗，患者都是同一所彈藥倉庫的搬運工人，所患都是同一病症，就是暫時性的視力不佳或甚至永久性的完全失明，學名叫做一時性黑矇。事實上他們中沒有一個的眼球或視神經受到損傷。所遭受的只是嚴重的長期精神緊張而已。每次病症發生之前，他們的倉庫都正好有一些意外事件。

彈藥庫的任何小小意外，均遠比日常其他事件更令人恐怖。當感情的忍耐力超出限度時，便利用眼睛作為替罪的羔羊。這位眼科醫師更發現曾經就診於精神科的病人，其症狀是很不相同的。總之，那兩次有意意外事件發生之後當天的病人數目，比平日更增加有三倍之多，顯然是心情緊張的後果。

這位眼科醫師尚診治過數位剛調職的海軍軍官，因倉促的調動，引起他們的焦慮而致發生了眼病。此外還有數位海軍飛行員因擔憂無法勝任新的職務，突然發生視力障礙而不能飛行。當他們談到病狀時，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他們說眼睛的感覺正像飛機俯衝時的兩眼發黑。原來是當飛機俯衝時，大腦的血流突然擠向身體後方而引起腦貧血，結果因氧氣不足而發生視覺障礙。而今，他們因緊張不安恰好同樣引起大腦眼球的生理變化，發生貧

血而致視力失常。給予他們新的調度，減輕其焦慮之心，他們的視力個個都復原了。

因心理因素所致的視力障礙並不限於軍隊，一般人也同樣發生。因感情作用大部份靠五觀聯繫，因此也常選擇五觀的失調作為抵抗感情痛苦的手段。有許多疼痛均與五觀有關，尤其是對眼睛。由偏頭痛而至於手足麻痺，常常隨眼疾的治癒而消失。事實上配副眼鏡也常可以減輕感情的負擔。例如一位十歲的孩子，他的頭痛被認為是亂視的結果，因此配了一副眼鏡，頭痛也就消失了。一直三年，仍然沒有再發。為了配換新的眼鏡時，真相才被發現。從前配的那副眼鏡的度數根本就不對，事實上並無補於視力。但是頭痛却因此而治癒了。顯然是心理暗示的功効。頭痛的原因在心目中，並不在眼睛。治癒時却相信與眼睛視力有關方才生效。如果要根本治療，必需從心理深處着手。

有些近視也與精神作用有關。近視是因為眼球的晶狀體過分突出。有些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近視是完全由於心理原因所引起，尤其是那些時好時壞的近視患者。僅僅配副眼鏡雖然也有治療的效用，但有時反而使造成永遠性的近視，永不再復原。治療的對象不是眼球的晶狀體，而是整個有感情的人。必須除去其根本心理困難，尋找其採取近視作為病狀的原因。因為他不願看遠，只想看近，才使眼球內部的肌肉將晶狀體變形，這樣就可以不必遠看了。

斬草要除根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的醫病作風，常常帶來危險的後患。尤其治療那些「心愛的病狀」時得加倍小心的負擔。並且促使他從身上另一方面去表現病狀。例如一開始談起的S小姐，她身上紅斑的治療如不從事改良其內心的困難，雖然紅斑可以治好，但她因此可能發生更嚴重的其他毛病，如心臟病。醫師必需治病窮源，才是真正治病。每一位園丁都知道刪除野草要比根絕它們容易得多，同時也知道斬草除根是長期而需要耐心的工作。「究竟是何種原因使你生這樣的病？」每位訓練有素的醫師對他的病人都要作這樣的考慮。如此才能自其內心深處找出病源。

有此病在表面上可以治療得馬虎一點，例如「外交家的感冒」或頭痛。那些用病狀去補償過去所未滿足的願望，或用病作爲對過去所受的忽視的報復手段，其治療便要格外小心。但是，就是小小的感冒也不能只靠簡單的命令他繼續上班或使他休息一天就可以解決問題。最要緊的是要使病人明白，感冒頭痛不上班，或面對現實內心遭遇的痛苦，同樣是他所不喜歡的。

病人通常都不自覺自己正爲家庭而引起不安，或者正利用和諧美滿的幻想去掩飾那些不愉快的現實，並且沒有想到幻想總有一天會揭穿的。常常可以發現，病人在敘述他的生活經歷時，開始總是說有很和善的雙親。久之，他才慢慢透露他並不滿意父親嚴厲的教條。

一位十七歲的男孩子，開始形容他母親是很爽直而易與人相處的人。當他和醫師談得投機時才說出他母親在家虐暴的行爲，例如學校成績不好或回家遲到，她便不准他從事他喜歡的活動。他怨恨他母親的苛刻，殘酷以及無理的責罰。一段時間之後，這位孩子才解釋地說：「我不是說過我母親爽直而易與人相處嗎？我總覺得這樣說是不十分恰當的。」

將病人的回憶細心加以審察，才能發現他「心愛的病狀」的根源。那些根深蒂固而被虛構掩飾下的事實，一旦被拆穿時，病人將比醫師更覺得驚奇。病人容易被曲解的現狀所蒙蔽。訓練有素的醫師必需從中發掘他所需要的真相。

日常公式化去處理那些被認爲平淡無奇的病狀，有時會產生錯誤的後果。一所外科醫院的一位腿部骨折的病人便是例子。他說在火車上不慎失足而跌傷，看起來是件普通意外受傷的骨折病人。他快要出院時，有一位對患病的心理狀態研究有興趣的年輕醫師，從病人談話中才慢慢發現他並非失足跌傷的。病人並懊悔地表示是有意跳車自殺的。他想用自殺來解決他那復仇而艱辛的生命，僅僅生病已不足以減輕其苦痛了。

那位年輕的醫師認爲這自殺的企圖是需要治療，並且和治療急性肺炎一樣重要。當他向院長報告時，院長不以爲意輕度地說：「做我們分內的事，他的骨折已治好，那是我們要做的，別的事不必去管。」

這位院長並不是不學無術的外科醫師，在外科界已有相當名望，他正如許多對心理疾病未曾有足夠了解與訓練的醫師一樣，不願涉及他所不熟悉的事。因此，病人的骨折已「治癒」而出院了。一星期以後，當地的報紙有

一條小小的新聞報導這位病人在紐約死亡的消息。正如新聞記者筆下說的，他「有意或失足」從一座摩天樓跌下畢命。

病狀的揀選

幸好每個人都有保有他自己的特性，女人不會都穿戴同樣的帽子衣裳，男人不會都喜歡同樣的領帶襯衣。每個人的喜惡都神妙地表露出他性格的一部份，同時可因訓練而變遷。因心理或甚至生理的因素所發生的病狀，亦隨各人的選擇有所不同。甚至同樣的病其發生的部位可能仍受下意識的控制。例如，同樣是淋病，爲什麼一個人發生在關節裡，另一位却發生在輸尿管中？同樣是血栓，爲什麼有的人發生在腿部，有的在心臟，有的在大腦中？這答案一部份可以用各人體質不同來說明，另一部份原因就是個人行爲類型的差別了。例如早年受到父母所造成而又無法避免的心理磨折，婚後與丈夫相處亦有困難的人，容易發生糖尿病。責任感薄弱，性格不穩定，對家庭及性生活放縱過度，在同樣情況下常引起某種特殊衝動的人，常常容易意外失事。任勞任怨，自律自責而發奮工作的人則易患心臟病。

還有別的因素主宰着病狀的選擇。其中之一就是病症的時髦性。生病也要生流行的形式或最少也該是被人所看重的。例如歇斯特里症(Hysteria)。曾經一度出盡風頭，尤其婦女喜歡患這病。一世紀前，一位法國醫師柴可(Charcot)因對此病特有研究而成名，並成爲精神醫學的一學派，因他的名字命名這病。目前這病已過時了，這病已失去了魔力，現代的人不再認爲這病是多愁善感的象徵，也不再被人看重，因此再也難得到可愛的女士們的青睞。

另一種病狀選擇因素就是感情的傳染作用。病人常發生他所見過的親屬所患的疾病，常誤認爲是偶然的湊合。其實正是他內心所渴望模仿的病狀。例如見到親友心臟病發作時受到非常的驚嚇，日後雖然不一定心臟真的有了機體的病變，仍可以發生過去見過一模一樣的心臟病。這病狀的選擇正是他早年所受到的恐懼反應所決定的。當然，如果他繼續選擇這種病狀，雖然本來沒有機體性病變的心臟，久後也會漸漸發生損傷的。

我有一位同道朋友，他本身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曾診察一位懷疑是盲腸炎的婦人，因爲有許多心理因

素與其腹痛有關，因此想到也許不是真的盲腸在發炎。這位醫師本來也想試用心理治療方法去治療她的病。可是想起另一位同事曾在類似的情況下誤診一位病人，結果沒及時開刀而引起盲腸破裂致死。所以，他不再顧到心理治療的規則，不再考慮心理因素，甚至連白血球計算結果也不再等待即將病人送去開刀，結果及時救了這位婦人的生命。

這位病人已得救了，可是救她的醫師仍在煩惱之中。正因為這事發生在聖誕節前夕，他還清清楚楚記得和母親冗長的談話，討論參加家庭聖誕宴會的問題。正是父親死後的第一個聖誕節，恰是一週年的忌辰。母親還談起父親幾乎死於盲腸炎的故事。有許多的理由，使這位醫師不高興出席這次的聖誕宴會。

他腦中正為這些事情煩惱的時候，另一位也被邀請參加宴會的醫師在車站遇到了。突然而來的劇烈腹痛，使他無法向另一位醫師隱瞞。症狀正像盲腸炎。這位朋友便勸他立刻接受開刀。這時他猶豫不決，他反省有什麼因素使他腹痛。因為他對自己的認識很深，他發現了下面三點原因：

第一，他仍念念不忘那位差點因盲腸炎死去的婦人，因此使他想到了盲腸炎。第二就是母親談起父親死亡的事，加深了他對盲腸炎的意念。最後就是他根本不願意去參加此次家庭宴會。在下意識裡，他寧願留在醫院過聖誕節。

當他充分考慮以上三點之後，他的腹痛消失了，他和他的朋友繼續按時去參加宴會，並且過得很愉快。回到城裡以後，再請另一位醫師檢查，更證實盲腸毫無異樣。這位醫師感謝他對精神身體醫學的智識。恰好在需要用作為擴箭牌的時候，及時發現了病根，治癒自己的病。

心目中之選擇病狀，並非完全像上述罕見的故事，如此地幸運，只是由於一時感情的衝動而致利用病狀以完成某種目的。當然也不是事前有惡意的豫謀或作假去選擇某些病狀。最重要的就是病狀必須能滿足真正感情的需要，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當病狀尚未真正造成身體損傷之前，感情的需要必須有所解決，否則治療將更為困難。解決的方法，首先使病人了解其真正感情需要何在，並且面對現實去適應。有自知之明不是那麼容易。也不是人人樂於辦到的。了解自己雖是件艱難的事，但努力不會白費的，將有利於確保健全的身心。

(本篇完 全文待續)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伍牧譯

三、畢勤爵士 Sir Thomas Beecham

他的熱誠是熾烈的，幾十年前，有些人把他對藝術的熱情看作是「業餘性」的。如果不能明瞭每天例行工作與真正的藝術成就之間的基本區別，他的批評就無法與畢勤爵士所倡導的觀念相合。一般的評論者，當他們找出每一位名藝術家所應歸屬的藝術派別時，他們永不會滿足，畢勤爵士的成就頗不易予分類。他確實是一位業餘家——如果以這個名稱的原意來看：一位喜愛音樂藝術的人，他尚保存我們大多數人都已失去了的天賦——自由的表達出對一件偉大藝術品所喚起的感覺的能力。

作者在這裡要借用一句評論家對瑪勒的稱呼：「沒有抑制力的作曲家。」湯瑪斯爵士就是一位沒有抑制力的指揮家。內在的心理克制，是我們對物質文明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對於社交生活的獨特習俗所引起的心理不適，是極為明顯的。我們被教導為「應該喜於成為神經病患者」，但是我們事實上是妒羨那些能夠勝過社交習俗需抑制的人。我們妒羨他們同時……也恨他們。這也是湯瑪斯爵士在早年所需面對的敵對者。

真正的藝術熱情，不能與社交心理所造成的習慣限制相合。指揮者必須要能夠重獲作曲者的心境。音樂對於

聽衆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創造，甚或是消遣，但對指揮者而言，演奏需要極度的精神緊張。他的任務是將寫作樂譜時所注入的熱誠，再度「創造」出來。而熱誠所導致的則是即興演奏。湯瑪斯爵士並不把他的能力限制在演奏樂譜上，而是要表現出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即席演奏者的特色。他不僅描繪出貝多芬英雄交響曲中英雄內心所燃燒的火燄，而且還點燃了由樂譜第一小節就出現的火光。他也證明了令交響曲的戲劇性重獲生命是可能的，同時他也總會將聽衆引入交響戰鬥的奇妙混亂之中。

只有莊重偉大的即席演奏，才能達到這個目的。但應注意，這種即席演奏的旨趣和德文所謂「造形」(Ges-taltung) 極為接近。湯瑪斯爵士所燃起的火燄，永遠不會失去控制。在練習時，他可能會受即席而賦的誘引，

改動註解，使獨奏者或樂隊隊員惱怒，但是他在音樂上的自由權永遠不會故意破壞作曲者的意念。

關於心理問題已談得太多，作者在這裡所表露的並不能算是客觀的敘述。畢勤不能接受這種客觀的論述。聆賞他的詮釋演奏，你得不到機會鬆弛下來，以求獲得仔細完善的評判。無論你準備了何種評論武器來應付畢勤，你也永遠無法答覆他的聲辯，反而會被他的辯論力量所擊敗。他永不妥協！只有讓他勝過你的評論觀念，或是你堅持反對。那些固執於無謂爭辯的往昔批評家，可能因之不同意這些論調——但是他們却無法否認湯瑪斯爵士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對於發展近代英國音樂文化的貢獻是惟一且



• Sir Thomas Beecham

無可諱言的。

歐陸的音樂批評家認為最重要，最先考慮的，是他們面對問題的「純心靈」性的情況。在中歐人民的心目中，弗溫格勒對康德哲學的態度遠較他對華格納樂譜中伸縮喇叭的處理法更感興趣。作者希望英國的讀者不要誤解下面的論點：畢勤爵士的最大功績，是在所謂委託代理制度上所獲的勝利，當一九〇五年他於貝斯坦音樂廳開始他的事業時，這種制度仍然在英國樂隊中流行。這種制度只會逐漸的廢止，也可以說是只有在我們這一世紀的前半能建立起一個永久性的樂隊，才是使英國音樂生活得到充分發展的基本因素。

我們很容易在事後論斷，過去五十年左右英國的音樂生活是追隨着「歷史的必然性」而發展的。我們現在所目擊的英國音樂復興，在歷史學家看來，是文化力量理論上的必然結果。由歷史的角度來談論這種現象，我們將會忘記音樂的進步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依靠人類的努力而獲致。那些認為英國是一個「沒有音樂的國家」的人，他們的評斷是膚淺的。然而當音樂在實利主義教育計劃下的英國演奏，他們着眼於那些低能的角色，却也是正確的。湯瑪斯爵士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他的學校時代：「那些管理我們，決定什麼能適合於我們的藝術修養的人，常是喜歡唱歌或是喜劇吟誦者。」

歌劇事業是毫無地位的；一九三〇年代為兒童所舉行的音樂會，更是連夢想都沒有。

湯瑪斯爵士畢勤，一八七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誕生於蘭克夏郡之聖海倫城，如果他晚生一二十年，則他在音樂上所盡的力量可能會提早獲得成果，且可較為省力。「有富足的遺產，真正的天才，甚或是具有辛勤工作的特殊能力，任何人都可能成爲一個湯瑪斯爵士。」作者完全同意這句對畢勤爵士的評語，但是我認為更應強調畢勤對辛勤工作所具的能力。欲求達到這位大指揮所自定的目標，必須付出極大的精力——因為他着手開始時的外在環境極為不利。

由他的音樂事業開始時，畢勤爵士就已了解，如果要將管弦音樂的水準提高到合乎他的要求，他就必須與現實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相抗衡。音樂的進步必須在組織穩定的基本原則之下，才能達到。因此需要創立一個永久性，全天工作的樂隊，同時還要使管弦樂的演奏能獲得公眾持久的興趣。畢勤的觀念在現在並沒有使我們感到有任

何革命性的成份，但是在他開始進行的時代中，他的觀念是既新奇而又急進的。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音樂的藝術」一書中，曾提到畢勤在他大部份的音樂事業中所需面對的困難。

「認為許多樂師聚集在舞台上，就可以組成一個『樂隊』的這種觀念仍然極為盛行，即使是演奏者與指揮僅以合作從事一次演奏。這是錯誤的，欲求獲得較高的演奏水準，撇開風格不談，一個樂隊也需要長久團結成如一個演奏的實體。它的隊員必須習慣於練習，並於熟練的指導之下合作演奏。欲使這些實現，樂隊需要永久性的組織，恆久的經營，與適當的工作環境。到目前為止，英國的樂隊需要得到這些特點的大部份……」

由於樂隊對於每一位隊員不能全日賴用，這些樂師就得另尋兼差，大部份在劇院中。因此習慣上代理人僅在練習或演出時方出現，使更有利的工作都用到了另外一方面。哈雷爵士(Sir Charles Halle——一八一九——一八九五，英蘇德國鋼琴家及指揮家。)早已想和樂師們簽訂全日工作的合同，以求打破這項傳統，但他在曼徹斯特所盡的力量並沒有獲得十分成功。當一九〇四年亨利·伍德要求皇后廳管弦樂隊的隊員們固定接受他們經理人的安排，結果引起了大部份隊員的退出，其中一部份隊員另行組織了一個倫敦交響樂隊。

畢勤並沒有因為這二位大指揮的不利經驗而氣餒，在和這種惡劣的傳統抗爭之中他也並未退縮，同時他也沒有放棄成立一個團結一體的樂隊的計劃，他稱之為：「一群失望獨奏者的聚合。」畢勤的第一步是在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新交響樂隊(New Symphony Orchestra)，次年他就擔任了這個樂隊的指揮。但是他失敗了，新交響樂隊解散後，他又另由一個新的觀點開始。一九〇九年畢勤交響樂隊(Beecham Symphony Orchestra)成立，由薩孟斯(Albert Edward Sammons——一八八六——英國小提琴家。)領導，特提斯(Lionel Tertis——一八七六——英國中提琴家。)擔任中提琴。從此一個恆久性樂隊的理念首由一位英國指揮使之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幸使這個計劃中斷。湯瑪斯·畢勤爵士——他於一九一二年經爵——一直等了十八年，至環境較為適宜時，他的計劃才再度獲得實現。

一九〇九年的畢勤交響樂隊，乃成為一位先驅者的試驗，後日英國音樂會的發展證明了他的正確。一九三〇年英國廣播公司交響樂隊(B.B.C. Symphony Orchestra)就是以全日工作為原則而成立的。一九三二年倫敦愛樂交響樂隊(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成立，由畢勤指導，僅以三年這個樂隊就可以經濟獨立自給自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利物浦及曼徹斯特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一九四五年 Philharmonic 交響樂隊成立，一九四六年英國廣播公司也和他的廣播交響樂隊，蘇格蘭交響樂隊及北方交響樂隊簽定全日工作的合約。奮鬥終於得到了勝利。

x

x

x

x

x

至此，我們所談到的僅只是樂隊的指揮，但是湯瑪斯爵士在英國歌劇界中也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一九一〇年他任職克文歌劇院，曾盡其最大努力使英國公眾能認識英國作曲家的作品。狄里雅斯(Frederick Delius——一八六三——一九三四，祖籍德國之英國作曲家。)的地位，湯瑪斯爵士早已給於極高之評價，他的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A Village Romeo and Juliet)就曾代表他在克文歌劇院上演，而這部歌劇早在三年前就已在柏林首次演出。蘇利文(Sir Arthur Sullivan——一八四二——一九〇〇，英國作曲家。)的「撒克遜後英雄」(The Wreckers)史密司(Dane Ethel Smyth——一八五八——一九四四，英國女作曲家。)的「破壞者」時一些俄國歌劇的演出也要歸功於他。在他早期的歌劇工作中，最大的成就與勝利是演出理查·史特勞斯的最新作品「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作者完成此劇兩年後，湯瑪斯爵士就使之演出。

湯瑪斯爵士最初獲得國際知名，是在一九二一年，他率領他的交響樂隊赴柏林，與戴雅格烈夫舞團合作演出芭蕾。在克羅爾歌劇院(Kroll Opera House)，歐陸的樂評家改變了他們對英國樂隊水準的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英國歌劇深受打擊。一九一四年克文歌劇院關閉，但湯瑪斯爵士仍然繼續工作。他在一九一三年成立的畢勤歌劇團，並未中止活動。實際上它是在戰時惟一一個照常演出的劇團。

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湯瑪斯爵士在克文歌劇院擔任兩季的演出，但是景況已然進入極度的不景氣，音樂及所有的文化活動全是如此。當時湯瑪斯爵士所遭遇的破產結果，似乎並非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評論界認為是：

「英國音樂生活中的原始觀念，仍然陰魂未滅。」湯瑪斯爵士不得不自音樂界中退出數年，但是當他四十七歲時，他再出現於音樂廳中，顯然他已決定還要再事奮鬥。主要的問題是要獲得私人的資助，因為公眾的支持仍不可靠。為求能在倫敦及國內各地籌款建立演出歌劇的經濟基礎，湯瑪斯爵士又成立了一個皇家歌劇團（Imperial League of Opera）。雖然有上干的熱心人士援助，但結局仍然無法維持。湯瑪斯爵士看到他的活動又被局限於音樂廳中，他就接受了紐約愛樂交響樂隊的邀請，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初度擔任該隊指揮。

僅不過四年後，湯瑪斯爵士就又恢復了能實行他的老計劃的地位，這個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已證實對藝術的貢獻極大。至一九三二年，由於他的努力不懈，他獲得一些豪富的支持，成立了倫敦愛樂交響樂隊，在他的指導之下顯然將成為國際馳名的樂隊。倫敦愛樂交響樂隊非僅在皇家愛樂協會的贊助之下演出，同時也在克文劇院的國際演出季中獲得一席之地。多年來的犧牲似非徒然，湯瑪斯爵士再度統治了英國的音樂界，並且獲得了傑出歌劇指揮者的地位。在國內及海外，倫敦愛樂交響樂隊都代表了英國管弦音樂的最高標準。湯瑪斯爵士終於贏得這場對抗由景況不安定而致不穩固的戰事。「代理人」的制度已被戰勝，倫敦愛樂交響樂隊在他的領導之下，已成為一個團結有力的組織，一件優異的樂器，足以適應一位大指揮者的最微妙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私人的資助有撤消的傾向，倫敦愛樂交響樂隊的存在發生動搖。隊員們採用自洽的方式克服了這個危機。湯瑪斯爵士花費極大的心血組織成這個永久性的樂隊，時常以個人的錢財來維持它的生命，他難以追隨普萊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一九四一英國作家。）的著名「音樂的宣言」（Musical Manifesto）的新路線。對於那些盡終生的經驗都認為在藝術的領域中，指揮棒的獨裁應當君臨一切的人，實難苟同音樂中的民主。自一九三九年始，倫敦愛樂交響樂隊終與湯瑪斯爵士分道揚鑣。他們於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的再度合作，在音樂的觀點上雖然獲得極佳的成果，但仍然未能打開前時的束縛。至一九四七年，湯瑪斯爵士在皇家愛樂協會的贊助之下，成立了皇家交響樂隊。

除去他的旅美演奏以及二次大戰期中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中的活動外，湯瑪斯爵士的指揮生涯與英國的音樂生活有密切關連。他時常嘲弄英國的近代音樂（「沒有人喜歡，沒有人聽，也沒有人要」），但他對近代作曲家所盡的力量，使他們能獲致應有的地位，則是無庸爭辯的事實。也許他稱不上是艾爾嘉作品的讚助人，但他決無

疑問是狄里雅斯的最大擁護者。一九二六及一九四六年，他在狄里雅斯節中的貢獻，遠超於對一位友人的崇敬。「湯瑪斯爵士已不僅是狄里雅斯的權威，事實上狄里雅斯的音樂是專門寫來供一個人創作的。」

和狄里雅斯的密切關係，可由湯瑪斯爵士的喜好自學而成的即席演奏天才而獲得解釋，他無可否認的是「由注視大自然而發覺到自己的。」事實上湯瑪斯爵士也有一些「自然的因素使他以兒童似的熱心來演奏音樂。只有兒童與大藝術家才能保有這種豪放的態度，這也是我們對湯瑪斯爵士的敬佩。由此也使作者引回本書開始時的一段陳述，湯瑪斯爵士使他所演奏的音樂重獲生命，他的「栩栩如生的演奏」即使在錄音中也能感覺出來。他不看「哈洛德在意大利」的總譜，但却注意「布瑞剛的狂歡」。再無人能像他一樣表現出狂放的樂隊高潮。他所指示出的斐達士不能和意欲建立起拜倫與斐達士之間的哲學關聯混為一談。他使自己隨聲音的力量而神往，他在指揮時的姿態已不僅是純技藝性的手勢，它們要將情感也傳給樂隊（也包括公眾）。他熟知音色的全部範圍，他技巧以導引出交響詩中的力量，他熟知給弦樂部份覆蓋一層輕紗的秘訣，他能控制莫扎特所要求的「吟詠快板」的技巧。雖然他也以正確的演奏古典作品為目標，但他從不完全依照純音樂理論學的論證。莫扎特可能會遭遇到過度的「漸慢」，或使曲尾的漸快過份強調。但是這些「裝飾性」的處理却是完全出乎赤誠。他對於音樂的誠正，常非那些以精確的總譜跟隨演奏的「語言學家」所能明瞭。然而湯瑪斯爵士在喜愛諷刺之外，他絕非犬儒派的人士。他是「修改」或「訂正」的大敵。他認為作曲者的原始意念應當被指揮者所了解。同時他也不能忍受過於熱心的公眾的過早喝采：他會要求樂隊重新演奏被掌聲所掩沒的部份，迫使聽眾安靜，以示對神聖音樂工作的崇敬。

譯者註：畢勤爵士已不幸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去世，結婚三次，留有二子。最後一次，係在八十歲時與二十七歲之女秘書赫德羅秘密情奔。畢勤爵士雖然性烈如火，對不能合作之聽眾毫不留情，但在他所喜愛的年輕女人面前則勇氣全失。爵士不接受近代音樂，會謂好音樂已停止於一九二五年。

畢勤爵士指揮皇家交響樂隊傑作唱片

貝多芬：英雄交響曲 Columbia ML-4698

田園交響曲 Columbia ML-4828

第八交響曲 Columbia ML-4681

裴達士：哈洛德在意大利（中提琴——普萊姆羅斯 Primrose） Columbia ML-4542

聖歌（合唱——倫敦合唱團） Columbia ML-4897

狄利亞斯：阿帕拉克（合唱——皇家合唱團） Columbia ML-4915

生活彌撒（A Mass of Life）（合唱——倫敦合唱團） Columbia SL-197（二張）

高德瑪：鄉村婚禮交響曲 Columbia ML-4626

韓德爾：忠實牧人，第九十三交響曲 Columbia ML-4374

驚愕交響曲，軍鼓交響曲 Columbia ML-4453

孟德爾遜：意大利交響曲 Columbia ML-4681

莫扎特：巴黎交響曲 Columbia ML-4474

布拉格交響曲，周彼德交響曲 Columbia ML-4313

歐芬巴赫：赫夫曼故事 London A-4302（三張）

舒伯特：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曲 Columbia ML-4903

未完成交響曲 Columbia ML-4474

塞比留斯：史跡 Columbia ML-4550

第一交響曲 Columbia ML-4653

柴考斯基：第二交響曲 Columbia ML-4872

第四交響曲 Capitol G-7139

頁 一四一期勘誤
113 行

誤 Ernest

正 Ernest

113

115

115

116

116

118

10

6

9

6

13

5

指揮棒

表情態

（海）

總全顯示出

他的，

祖父

指揮棒

表情姿態

「海」

總會顯示出

他的一生，

祖父

兩位工商界的老闆在爭辯着他們辦公室裡的小勤務是世界上最笨的。他們舉了下面的例子：

「我給了他二十塊錢，叫他出去給我買一輛卡地拉克汽車，」其中的一位說：「他竟然不靈一霎眼睛。」

「這不算什麼，」第二位回答着：「我告訴我們辦公室的那個孩子叫他到鄉村俱樂部去，看我不是在那邊，我竟然就去了。」

可是這兩名辦公室的小勤務也在互相批評誰的老闆最慢。

「我的老闆最笨了，」第一個孩子說：「他給了我二十塊錢叫我去買一輛新汽車，他竟然沒有告訴我。」

是買什麼顏色。」

「那不算什麼，」第二個孩子說：「我那老闆叫我到三哩外的鄉村俱樂部去問他是不是那裡。如果他打一個電話只要花兩分鐘就行了。」



三百年沉艦出海記

Anders Franzen 著
歲時譯

「瑞典皇家海軍戰艦「瓦沙號」(Vasa)在建造當時真是威力強大，無與倫比，却不幸在初次試航中，竟被一陣微風吹得傾覆，沉入海底。三百多年後又得重見天日，瑞典熱心人士預備將這艘十七世紀的戰艦重修恢復舊觀，開為博物館供世人觀覽。」

一六二八年八月裡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大好天氣，熙熙攘攘的觀衆擁在瑞典京城皇宮前面的碼頭上，望着新近完成的巨艦「瓦沙號」啓碇離岸，開始牠的處女航行，響起一片歡呼祝福之聲，真是值得驕傲的一刻。

當時瑞典正處於歷史上所謂「卅年戰爭」期中，衷心歡迎這艘建造精良的一千四百噸巨艦加入海軍行列。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一世爲名的「瓦沙號」艦首彫刻着金光閃閃咆哮的獅首，牠的六十四門青銅大炮將會對恫嚇入侵的德國皇帝作有力的回擊。

立在桅桿高處的水手將頂帆張開，「瓦沙號」緩緩地駛離定泊之處。多少個月的辛勞整備，終於使這一艘所費不貲的瑞典皇家海軍傑作開始牠的新生命。

觀衆看到艦舷上下兩列巨砲的雄姿大爲驚奇。每一砲位都有一扇活門，當活門開啓時，一隻金光閃耀的猛惡獅首露出，背後是血紅一片，使敵人望之生畏膽寒。溫和的西南風將前桅頂帆，主桅頂帆，前桅縱帆，和尾帆張開，這只不過是整個風帆的一小部份，但是已

使巨艦輕快的駛出。

「瓦沙號」駛過拜克霍爾門島，離岸邊碼頭尚不到一哩，忽然從海上吹起一陣輕風，吹向港內，風勢雖然不强，却使「瓦沙號」一下傾向左舷，站在傾斜甲板上的人們趕急抓牢站穩，等候船身復正，但是船身却更向左傾，無精打彩的像一只被射中的鯨魚癱瘓在那裡。

槍砲官伊里克·強生立時意會到大禍臨頭，急忙向艙裡奔跑，下令給他的砲手門將左舷各砲拖往右舷，希望能平衡過來，但是時機已經太晚，海水像瀑布似的從下層砲位開放着的活門倒灌進來。

這艘張掛着全艦飾的瑞典皇家海軍巨艦像一塊大石頭沉入一百一十呎的海底下。岸上的歡呼從數千個喉嚨中死去。

港裡小船瘋狂出動，去搶救那些「瓦沙號」上落難之人。艦上除了一百卅三名水手外，還有一批婦女小孩是預備稍後下船的，此外還有大約三百名兵士。雖已盡了最大努力去救護，但是仍有約五十人喪命。

一六二八年八月裡的這個好日子，瑞典最值得驕傲的一刻竟以悲劇收場。

在一九五六年八月裡同樣一個好日子裡，我獨自一人乘著一艘摩托小艇，在交通繁忙的斯多哥爾摩港中也經歷了同樣刺激的一刻。

我手上拿著一具我自己設計的儀器——海中取樣器。這只六磅重的鋼筒很像一只飛機上用的炸彈，尖端是一具銳利的空心圓錐。我會使用這只取樣器用鋼索繫至水中，在港內一百一十呎的海底上取過許多樣品，有的是污泥，有的是認不清的雜碎。但是這一次圓錐子取出的是另外一種樣品——一段顏色烏黑紋理細密的橡木。

橡木浸在這種海水裡至少要經過一百年才會變黑，而在十六、十七世紀時，只有少數最大最重要的船艦才會使用這種昂貴的木材建造。很顯然的我發現的這段橡木是隻很大很老的船體上的一部份——差不多無疑問的是屬於「瓦沙號」。

從這段水浸的橡木塞子發端，使我們終於尋找到了世界上保藏至今年代最古老，歷史最確實的一艘船隻，在不到五年之後，「瓦沙號」終從牠的長眠中甦醒浮起。

打撈起後的「瓦沙號」情況出乎意外的良好，現正進行修理與恢復原樣的工作，將牠從一艘死去的戰艦轉

多斯——一種最常見的船蛀虫——蛀蝕的情況，當時我就很奇怪為什麼在瑞典東海岸與南海岸看不到船蛀蟲活動的情形。後來我得知「特瑞多斯」需要在含鹽份千分之九的海水中才會繁殖，而波羅的海的平均鹽份只有千分之七，有些地方遠遠低於此數。

我在推想既然「特瑞多斯」船蛀虫在那一帶不能繁殖發生破壞作用，則沉船應當不受其害。海水對於木船應有保護作用隔離其他破壞因素。我立下志願等我有錢之後一定要尋找並打撈一些這種沉船。當然用費一定很大，因為當時我只知道那種使用頭盔與空氣導管的潛水方式，而那種方式是極為昂貴的。

一 古代海圖明確指出沉艦位置——

二次大戰雖然是一個大悲劇，但是却在潛水方面引起技術性的革命，由於自己配備輕型氧氣瓶供給在水裡呼吸，差不多任何會游泳的人都可以去潛水，而全部裝備費用也不太貴。

由於此項鼓勵，我開始對於北歐的海事史作深入澈底的研究，我的職業是石油工程師，能夠空閒下的時間則完全用於沉船考古的工作，任何資料我都不放棄，公私以及軍事檔案，船艦的航海誌，古老的海圖，甚至於

變為活的博物館。當我寫這篇文章時，考古學家們正開始搜集研究封在船體內為污泥所掩蓋的各種物件，這裡一只白錫碗，那裡一只火藥罐；錢幣，陶器，木頭碟子，毛瑟槍，皮鞋，鐵手套，帶紋章的氈帽，衣服，破片，甚至整桶的奶油！這不過是略舉幾個例子，等到整個工作完成後，將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十七世紀生活斷面呈現在當代人的眼前。

十二具完整的骨骼封在船殼內經過三百年之後又被發現。

在我搜尋「瓦沙號」的漫長時日中，會有許多值得紀念回憶的日子。諸如我得悉破壞木材的船蛀蟲在寒冷的波羅的海中不甚繁殖活動的日子……我從變得焦黃顏色的古文件中發現瓦沙號沉沒情況與確實地點的日子……潛水人報告他爬上木牆很可能是「瓦沙號」船體的日子……

我對於沉船考古的興趣早從一九二〇年時我年輕的時候就已開始，當時我在斯多哥爾摩附近小群島中的達拉羅島上消磨暑假。我父親的業餘嗜好是歷史，他曾給我講了許多關於在作戰中或暴風雨中沉沒船隻的故事，啟發我後來追尋沉船遺跡的興趣。

在一九三九年我曾沿瑞典西海岸作過一次航行，當時二次大戰戰火剛剛爆發，我曾看見一些木材被「特瑞

水手們傳述的故事，我都留心加以研究。

不久我就決定以十六、十七世紀那些巨大而富於裝飾的戰艦為中心，因為從十到十一世紀的維金船（Viking Ships）以迄十八世紀英國海軍大將納爾遜的旗艦「勝利號」——現仍保存於英國浦茲茅斯港口——中間這段海事史上的缺空，如能發現任何有名的船艦予以撈起復舊，將是一樁非常有意義的貢獻。

我很快的完成了一項約五十艘沉沒於瑞典東海岸的船艦名單。然後再將這項名單加以精選緊縮留下約十艘船，其中包括「瓦沙號」在內，在當時我尚未能知道牠是其中最有一價值的一艘。

當時我與瑞典國家海事博物館合作，首先選定在一六七六年沉沒於達拉羅港的「皇球號」戰艦，牠沉在深只八呎的海水中，我們潛水察看結果，牠已被浮水與潮流海浪打碎。艦上大部份木材已被當地居民取走。

不過現在我已深信一隻十七世紀的完整船體，如果保存在較深而平穩的海水中時，是可以設法打撈浮起的。「瓦沙號」在各方面都符合這些要求。

故去的安龍特教授——瑞典有名的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六二八年另外一隻沉船事蹟時，曾再度發現「瓦沙號」的悲劇故事。他對我說：「去尋找「瓦沙號」，那將是最有價值的收穫。」

因此「瓦沙號」開始列在我的名單上第一號。關於這艘巨艦的不幸短促壽命與以後在打撈方面的種種努力都是在海史上很少先例的。

一六二六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命令他的荷蘭出生的造船總技師亨利克·何伯生去建造四挺新戰艦。造船的工作在當時的瑞典皇家船塢進行，就是現在瑞典大飯店的地址。

四艘戰艦中最大的一艘以瑞典前王「瓦沙」(Vasa)為名，預定為「近衛艦隊」的旗艦，在結構上與前不久駛到美洲的「五月花號」相似，從艦首到舵尾長達一百八十呎，一隻尖銳的前斜桅又多伸出卅呎。損失這樣一艘鐵甲巨艦，在當時真是一樁重大國難。

在瑞典教堂為死難人員鳴喪鐘聲尚未停止之前，第一次的救難打撈作業已開始。在沉沒三日之後，瑞典皇家樞密院業已授權一個名字叫尹·布爾莫的英國工程師去設法浮起沉船。

「瓦沙號」當沉抵海底後又自行恢復平衡，保持直立位置僅略有傾斜，牠的主桅尖端仍伸出水面成一角度。布爾莫努力的結果僅能使「瓦沙號」的龍骨坐得更正一點。他當時採用的辦法是將繩索繫在桅桿上，利用岸上的馬去拖動。

當布爾莫失敗之後，瑞典皇家海軍又嘗試一次打撈

抓撈起舊輪胎，火爐，等等奇怪物事後，他們都引為笑樂。

當我仔細閱讀一張為了在港內建造橫梁的海底等高線圖時，我發現同聲儀曾測出在拜克霍爾門島上的海軍的古斯塔夫五世乾船塢南端約三百呎處有一個突起的小丘。工程師們告訴我那個小丘毫無疑問是多年前開鑿乾船塢時炸下的碎石雜物所堆成的。

我回到檔案室去找出一封最關重要的信件，日期是一六二八年八月十二日，牠是瑞典皇家樞密院向當時在波蘭境內作戰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報告「瓦沙號」沉沒的情形，其中有一段：

「當牠駛入泰格里維金灣時，風勢轉強，帆布張滿……進入拜克霍爾門邊時整個傾覆，沉入十八呎海底。」

拜克霍爾門！我終於找到了正確途徑。乾船塢南端的海底小丘絕不僅止是一堆碎石，我覺得其中定另有重大目標。

我帶着我新近發展成功的穿心取樣器逕直到海底小丘所在，起出以前提及的黑橡木樣心。為了確實證明不是碰巧遇一條沉沒的木材，我在附近相當廣闊範圍，上下多次使用穿心取樣器採樣，結果是更多的黑橡木樣心

工作，結果因為「設備用具不夠堅強」也放棄了。隨後一連串由法國，英國，荷蘭，德國的打撈專家都試過，空自遺留下許多鐵錨，鋼索，鐵鍊，鐵抓等纏繞沉艦的軀體。

最有收穫的一次是在一六六三年由漢斯·亞爾布拉荷特——一個退伍的瑞典陸軍軍官——與安特利·培卡爾——一個德國打撈專家——兩人合伙，應用許多鉤子，鉗子，抓索，及一個奇怪的外表像一口鐘形的潛水罩，先將上甲板拆開，進入置放大砲的艙裡。潛水人在一六六四年的四月吊起第一尊大砲。有的砲則從砲的活門中拖出。亞爾布拉荷特與培卡爾一共撈起五十多門大砲才放棄打撈工作。此後差不多有三百零年，「瓦沙號」安靜地睡在牠海底墓穴中，不再受人打擾，除了少數歷史家已不再有人記起牠的遭遇。最後終於連牠沉沒的確切所在也為人忘記了。

官方報告提供重要線索——

到了一九五四年，我已收集了衆多研究記錄，準備開始實地搜尋工作。利用借來或租來的摩托艇，我在港裡有系統的使用鋼索拖帶抓鉤搜索海底。港內船隻上的水手們已習慣於見我單獨一人的奇怪「釣魚」工作。當我

——潛水人爬上「木牆」——

我立刻向瑞典皇家海軍報告我的發現同我的希望，並且建議將潛水訓練學校遷到拜克霍爾門，潛水學生可以古代沉艦作為練習目標，同在其他處練習效用一樣，却更可協助沉艦調查工作，最後海軍同意我的建議。

不久一艘潛水訓練船開來停泊在指定地點，船上有會受過老式頭盔與導氣管訓練的老資格潛水人，也有年輕熱心的哇人。第一個潛下一百一十呎混濁污泥中的是潛水長佛爾丁，他有過一萬小時以上的潛水記錄。佛爾丁從海底來的第一個報告頗為洩氣。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我站立在沒胸的污泥中，任什麼也看不見。我要不要上來？」

「好吧，」我無精打彩的回答他：「你上來好了。」接着我聽到一個興奮的呼聲。

「等一下！」佛爾丁在呼喊：「我剛剛伸手摩到些硬的東西……好像是木頭牆！是一艘大船，不會錯的！現在我在爬上牆……這裡有些方孔……一定是砲位開口。」

在上面我注意到深度表讀數逐漸減低當佛爾丁向上爬時。

「這裡是第二列砲位。」幾秒鐘後他又報告他的發

現。

現在是毫無疑問的了。因為據我的調查研究結果，這一帶地區的沉艦，只有「瓦沙號」一艘是有兩列砲位的。我們確實找到了「瓦沙號」。

經過六個月的籌備，打撈與重修沉艦的計畫進入高潮。一個「臨時瓦沙委員會」成立了，由瑞典皇家海軍代將愛德華·克拉森任主席。委員會建議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先將「瓦沙號」從一百一十呎深的海底舉起移到水深五十呎的地方，讓牠暫時潛留在那裡，等候進一步修復計畫的擬定。這一計畫估計用費需美金二百萬元，由政府、實業界，及私人捐贈贊助。

瑞典的「海神打撈公司」同意免費擔任沉艦浮起工作；海軍方面擔任水底工作，作為對於潛水人員的訓練。

當第一階段工作開始時，我開始有點懷疑即使「瓦沙號」在考古方面有重大價值是否值得使潛水人員冒如此危險。因為潛水人員須先在沉船船殼底下打通六條隧道以備穿過鋼索之用，萬一船殼支持不住上面重壓的碎石塊等，塌下來勢必使潛水人員遭受重大傷害。

不過戴着鋼盔的潛水人員都異常鎮靜勇敢，上上下下毫不介意，他們使用高壓噴水槍來穿通船殼下面的泥沙，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半埋泥中。經過二千個人工

起吊上鋼索的壓力，會不會像蛋殼似的被夾碎了？

浮船上的泵浦開始將浮船內的水向外抽出，當浮船的浮力逐漸增高時，浮船開始緩慢上浮，鋼索也開始漸漸吃力繃緊。進行情形頗為順利。

潛水人紐伯格潛下海去觀察船殼情況。他向上報告：「瓦沙號已舉起十八呎，船殼完整，一切都好。」

「瓦沙號」昇離海底但仍深深沒在水中，第一天潛「航」了八十碼，向堡壘島方向移動。潛水長佛爾丁的報告是「瓦沙號」龍骨距離海底四呎，正向一個小坡上爬進。

「海底已漸堅實，」佛爾丁說：「如同落下來一天以後的雪，泥僅只埋沒腳面。」

再向前進海底又變軟，「瓦沙號」又陷入泥中。在廿七天中，經過了十八次的舉昇，「瓦沙號」終於移至水深五十呎的海底暫停冬眠，等候進一步計劃。

現在瑞典政府正式成立「瓦沙號工作委員會」，由伯泰爾親王擔任主席，負責統一打撈、修復、與保管工作。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一段時間裡，潛水人員將「瓦沙號」各砲位開口用木板釘住予以封閉，並且將尾部損壞部份修復，使整個船體相當嚴密不透水。

去年四月蛙人將四具可以灌氣的橡皮浮筒放置於「瓦沙號」的龍骨下面，使牠本身具有一些浮力，然後又

小時的工作，船殼仍保持完好狀態。隧道穿過後，潛水人將直徑六吋粗的鋼纜穿過繞住船體，鋼纜總長達四千五百呎，鋼纜兩端縛在兩只巨大的浮船上。

這項工作的複雜與艱巨程度在潛水史上可稱空前，但沒有一個潛水人曾受到嚴重傷害。

「老傢伙」在守衛着沉沒的「瓦沙號」

當潛水人進行發掘時，千百件有價值的物件開始帶到水面上，多數是彫刻精美的形像與裝飾品從船體上脫落墮下。在這一工作階段，潛水人同其他海員一樣疑神疑鬼頗為迷信。因為傳說「老傢伙」（水手長的鬼魂）仍留在「瓦沙號」船上守着，不願意別人將船從他手中搶去，「老傢伙」常使用鬼計愚弄人，潛水人常常談起有時他們快到手的东西會被「老傢伙」劈手奪去。

實際上是由於瑪拉倫湖的淡水注入斯多哥爾摩港而引起一股動蕩多變的潛流，才會引起潛水人覺得到手東西會被攫走的現象。不過潛水人却養成一種習慣每天工作之前先投一只錢幣到海中，希望買好「老傢伙」不搗亂。

一九五九年八月打撈人員已經準備好了舉起「瓦沙號」的第一步工作。這隻盛滿了泥沙的船殼是否能經得

用九吋粗的鋼纜將船體兜起，兩端聯結在打撈浮船上的巨大水壓千斤上。然後水壓千斤開始緩緩舉高。

這是一樁很精巧的工作，一方面要注意使沉船平穩浮昇，一方面又要調節浮船的位置同牠的壓艙水使牠平衡。「瓦沙號」終於浮出海面！這艘沉沒了三百多年的幽靈又重見天日獲得新生。

巨大馬力的抽水泵浦開始將「瓦沙號」艙內存水抽空，五月四日牠雖然略作傾斜已可自己浮起，經用拖輪拖往拜克霍爾門的乾船塢中，架在一座混凝土船台上。整個船體裝置上噴射水霧的管系，使船體保持潮濕。如果船殼乾燥得太快，全部木材都將變形變質而致毀壞。整個船體將使用一種有機化學品加以處理保養，木材吸收了這種化學品後會將吸收的水份驅除，同時可使木質堅強牢固。最後全部整修工作完成後，「瓦沙號」將放置於一座鋼骨混凝土與玻璃的大建築中，距離拜克霍爾門約四分之一哩的地方。

沉沒的原因仍無定論！

「瓦沙號」為什麼會沉沒？

許多權威專家認為牠不穩定，那就是說牠先天的有一種易於傾覆的傾向。我承認牠明顯的是不穩定，但是

我却不相信牠比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其他那些大船更不穩定。

誰應當對牠的沉沒悲劇負責？

「瓦沙號」艦長在海軍法庭的調查庭上曾作證謂早在「瓦沙號」試航前，他已發現牠的不穩定徵象，並曾向艦隊司令報告。造船廠方面則聲稱一切均係依據造船技師亨利克·何柏生的設計圖樣，毫無違背。而對於「瓦沙號」的一切設計知道得最清楚的何柏生則在前幾個月剛剛死去。同時他的設計圖樣則係由瑞典國王親自審閱批准的。海軍法庭似乎是不願意進一步深究而終止調查，既未判定責任誰屬，也未懲處任何人。

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瓦沙號」按當時標準是設計不良，也無任何證據足以指證牠在航行與操作方面有何錯誤。船的負荷不平衡，尤其是上層的大砲太重使重心偏高，毫無疑問的是慘劇原因之一。而下層砲位活門的開啓又是另一原因。

我對於牠的沉沒原因並不太關心。每當傍晚閉燈時到拜克霍爾門船塢去看「瓦沙號」時，總順便登上潛水訓練艦與艦長卡撒爾少校同他的潛水官兵們談起打撈時種種冒險經歷。

潛水人員仍舊念念不忘不該從「老傢伙」手中將「瓦沙號」奪走。但是就我個人來說，如果真有一天遇到

「老傢伙」時，我想我將用一個簡短的瑞典字：「TACK」（謝謝）同他打招呼。

——完——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an. 1962

史密斯和勃朗都已有了相當的醉意了，他們在早晨二點鐘踉蹌地沿着人行道走着。突然史密斯停下來，指着電燈桿，喃喃地說道：

「我跟你打賭，我可以從這兩根電燈桿中間走過去，不會碰到其中的一根。」

勃朗接受了他的打賭。他的朋友於是低着頭衝了過去，不料一頭撞在障礙物上。他於是憤怒地對勃朗搖晃着他的拳頭，說道：「你這壞東西！你為什麼不告訴我這裡有三根電燈桿！」

×

×

×

真空吸塵器的推銷員向家庭主婦們推銷他的貨物，他反覆地做着示範表演，把灰砂倒在地毯上，然後用吸塵器把它吸取乾淨。

「現在，太太！」他轉過身來，向其中一位太太說道：「你有興趣買一具真空吸塵器嗎？」

「看起來還不錯，」她回答道：「不過對我們沒有用，我從來不會把灰砂倒在地毯上的。」

麥赫利先生扶正了夾鼻眼鏡，清了清嗓子，目光注視坐在對面的兇嫌。

麥先生是個小矮子，衣着整齊清潔，灰色的眼睛神光閃閃，透出一股精明相，他是一位極負盛名的律師。

「我必須鄭重告訴你，」麥先生對他的當事人說；聲音嚴肅但並非毫無同情：「你是在極大危險中，所以你應該對我完全誠實。」

魏利納茫然瞪着前面的牆壁；「我知道，」他絕望地說：「你一直這樣告訴我，但我現在還不能相信我竟被指控殺人——犯了這種可怕的罪。」

麥先生素來實事求是，決不感情衝動。他再度清了清嗓子，取下夾鼻眼鏡仔細擦拭後戴好，於是他說：

「是的，魏先生，我要盡最大努力替你辯護，但我必須知道一切事實，針對你所受的嫌疑，才能想出有力的辯護方法。」

年輕人仍然直瞪着眼睛發呆，一臉絕望神色，在麥先生看來，這件案子可算黑到了家，兇嫌罪證確鑿；但是現在，他第一次感到懷疑。

「你也相信我有罪，」年輕人低聲說：「天啦，我發誓沒有殺人！我知道這口黑鍋我是肯定了，我好像掉進陷阱裡，沒有一線希望，但我發誓決沒殺人，麥先生！」

懸宕情小說



著 艾·沙·克麗絲汀
譯 隱 山

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犯人都會極口稱冤，這是麥先生司空見慣的；但魏利納的反應跟別人不同，使他有幾分相信這年輕人也許是無辜的。

「不錯，魏先生，」他嚴肅地說：「這件案子果然是黑透了，但我願盡力為你辯護，現在，讓我們研究事實，你把認識胡愛梅小姐的詳細經過告訴我。」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在牛津街，我看到一個老太太過馬路，她手裡拿着好幾個包裹，走到馬路中間時，一只包裹掉在地下，她彎腰檢包裹，一輛巴士迎面駛來，路邊的人大叫，老太太嚇糊塗了，我跑上去把她攙過馬路，檢起包裹還給她。」

「無疑你是救了她的命囉？」

「啊，那裡，我祇是做了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但她非常感激，不斷向我道謝，還說什麼：現在年輕人極少有像我這樣，我已經記不清她當時所說的話，於是我揮帽向她道別，以為再不會遇見她。誰想天下事竟有這樣湊巧，當晚我去參加酒會，又碰見這位老太太，她立刻認出我，要人介紹跟我認識，我才知道她叫胡愛梅，住在桂木街。我跟她談了一會，分別的時候，她握緊我的手，要我去她家玩，我說非常願意，她叫我說定期日期，我本來沒打算去她家，看她這樣鄭重其事，盛情難却，祇好約定下個週末。等她離去後，我從朋友處得知她是

一位有錢的老小姐，家裡祇有一個女僕，養了八隻以上的貓。」

「這樣說來，你是在答應去她家之後，才知道她是一個富有老處女囉？」麥先生問。

「如果你以為我……」年輕人正待聲辯，麥先生搖手示意他住嘴。

「我必須站在反對方面審察案情，」麥先生說：「就小姐外表看來，一般人都認為她是一個窮老太婆；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你一定會這樣猜，是誰告訴你她非常有錢的？」

「我的朋友哈喬治，就是那晚酒會的主人。」

「我會記得對你說過這樣的話嗎？」

「我不敢說，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錯，魏先生，你知道，這件兇案唯一動機是謀財，聽說你的經濟情況很壞，是真的嗎？」

年輕人眼紅了臉：「是的，我近來運氣很壞，」他低聲說。

「不錯，」麥先生接着說：「你正窮困，遇見一位有錢的老小姐，當然想巴結認識；比如說，你事先並不知她有錢，完全在着感情難拂的心意去拜訪她……」

「事實就是這樣，」魏利納說。

「不錯，我相信你，但關鍵在於你朋友哈喬治的證

詞，他會不會把時間先後弄錯？」

年輕人想了幾分鐘，然後蒼白着臉說：「我想這條路恐怕走不通，麥先生；當時幾個在場的人也聽到這段話，但他們現在却指控我謀財害命。」

麥先生失望地搖了搖頭。

「真是不幸，」他說：「但我高興你對我非常誠實，魏先生，你的判斷很正確，我們祇好放棄這條路，現在再回到你跟胡小姐結識經過；自從第一次拜訪後，你經常去她家，友誼增進，我要知道這一切理由；憑你這樣一個又活動又帥的年輕人，怎會把時間花在一個老太太身上，難道你們有什麼共同興趣不成？」

年輕人神經質地搓着雙手：「我說不上，我真的說不上；自從第一次拜訪後，她極力要求我繼續去她家，向我傾訴她的寂寞和孤獨。您會看出，我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很難拒絕別人的請求，說也奇怪——不管您信不信，去過她家三次或四次後，我發現非常喜歡這個老太太；我幼年喪母，姑媽把我帶大，在我十五歲時撒手西歸，因此我常企望母愛，真的把她當作自己的媽，您聽了我這話一定會笑起來。」

麥先生並沒有笑，反而取下來鼻眼鏡仔細揩拭——這是他用心思考時的小動作。

「我接受你的解釋，魏先生，」他最後說：「我相

信這是心理上的一種補償，也許法官的看法不同，現在繼續敘述你和胡小姐的交往經過，她什麼時候第一次要求你過問她的私人財務？」

「在第三次或第四次見面之後，她告訴我，她不大懂理財的事，對於幾項投資很不放心。」

麥先生聽到這裡，銳利地瞥了魏利納一眼。

「說話要留神，魏先生，照女僕珍妮和銀行經理的證詞，胡小姐是一位極擅於理財的人。」

「我有什麼辦法，是她自己這樣告訴我的。」

麥先生對這年輕人默然注視半響，嘴裡雖然不說，心理越發相信他是無辜的；麥先生了解老女人的心理，她對漂亮的魏利納愛不忍釋，除了假裝自己不懂理財，求他相助外，還有什麼藉口能拉住他？麥先生心理迅速閃過這念頭，但絲毫不形於色，繼續問道：

「你答應了她的請求，替她處理財務嗎？」

「是的。」

「魏先生，」麥先生說：「我現在要問你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你必須據實回答；你的經濟情況很惡劣，現在替胡小姐處理財務，你會否利用機會，從中取利？」說到這裡，麥先生看見年輕人急得滿臉通紅，連忙接着說：

「你別着急，我這問題有兩種解釋：第一方面，如

果你公正無欺，並未私肥，那麼你既不貪財，更不可能殺人；另一方面，如果你利用機會，中飽私囊，你已經找到財源，也就缺乏殺人動機；我要你仔細考慮一下再回答我。」

但年輕人絲毫不加考慮，急切地說：「我對胡小姐的一切幫助，沒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

「謝謝你，」麥先生說：「你使我大為放心。」

「當然，」年輕人說：「唯一對我有利的，就是缺乏殺人動機，謀殺胡小姐對我有什麼好處？」

麥先生凝視他好半響，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難道你不知道，魏先生，胡小姐的遺囑上，把你當作她的主要受益人？」

「什麼？」年輕人跳起身來，一付驚訝神色完全出乎自然：「天啦！你說什麼？她把錢留給我？」

麥先生點點頭，年輕人頹然坐下，雙手蒙住臉。

「你假裝完全不知道遺囑的事？」

「假裝？一點也沒有假裝，我真不知道。」

「如果女僕堅持你知道這件事，你怎樣答辯？她的女主人告訴她會和你談過這事。」

「她說謊！珍妮是個充滿妒忌和懷疑心的老太婆，忠於女主人，不喜歡我。也許她女主人會對她說過什麼，引起她的誤會，現在就一口咬定說我知道遺囑的事。」

「你認為她會不會恨到要誣害你的程度？」

年輕人吃了一驚：「我想不會！為什麼她要這樣？」

「我不知道，」麥先生若有所思地說：「但她確是極端痛恨你。」

年輕人絕望地喘了一口氣。

「我開始明白了，」他喃喃地說：「真可怕，全由我一手造成，我要她寫遺囑把財產留給我，然後晚上乘沒有人的時候去她家……他們第二天早上發現她……啊，天啦！真可怕！」

「你錯了，家裡並非沒有人，」麥先生說：「你知道珍妮那晚不在家，但她九點半回家拿了衣服又出去，當她爬上樓梯時，聽見書房裡有兩個人在談話，雖然聽不清楚談什麼，但確定是胡小姐和一個男人的聲音。」

「九點半？」年輕人說，跳起身來：「啊，我得救了，得救了！」

「你是什麼意思，得救了？」麥先生詫異地問。

「九點半鐘我已經回到家裡！我太太可以證明；我九點欠五分離開胡小姐家，大約九點二十分到家，我太太正在家等我，啊，謝天謝地！幸虧珍妮回家取衣服！」

年輕人的狂喜，並沒有改變麥先生臉上的嚴肅表情。

「那麼，在你看來，是誰殺死了胡小姐？」

「哦，當然是強盜，這是一眼可以看得出的；窗戶打開，屍體旁邊留下一根染血的鐵棒，丟了幾件東西，但由於珍妮一口咬定我，才會把警察引入歧途……」

「並非如此，魏先生，」麥先生說：「失去的東西都不值錢，顯然是玩的手法，而且，照你所說，你九點半已不在在胡小姐家，那麼珍妮聽見的那個男人聲音是誰？難道胡小姐會跟強盜交談？」

「不，不，」年輕人困惑地搔着頭皮說：「但無論如何，我總算脫了干係，我有證人，你該馬上去找羅曼！我的太太。」

「不錯，」麥先生說：「我早該去看她，但自你被捕後，她一直不在家，我跟蘇格蘭警場通過電話，知道她今晚回來，我等會就去看她。」

「好極了，羅曼會告訴你一切，感謝天！」年輕人說。

「對不起，我可以問你一聲——你是否很愛你的太太？」

「當然！」

「她對你怎樣？」

「羅曼非常愛我，肯為我做任何事！」年輕人高興地說；但麥先生的心開始往下沉——一個熱愛丈夫的妻子所作的證詞，在法庭上是否會被採信？

「還有誰看見你九點二十分回家的，比如說。女僕之類？」

「我家裡沒有女僕。」

「你在回家的路上，曾碰見任何熟人嗎？」

「沒有，我是坐公共汽車回家的，也許司機機會記得我。」

麥先生懷疑地搖了搖頭。

「那麼除了你太太以外，再沒有另外的證人？」

「沒有，難道還需要另外證人？」

「我不敢說不需要，」麥先生說：「還有一個問題，胡小姐知道你結了婚嗎？」

「哦，知道。」

「你從未帶太太去看她，為什麼？」

年輕人第一次現出尷尬的神情。

「嗯……，我不知道。」

「你知道珍妮說她的女主人以為你是單身，希望將來能嫁你？」

年輕人哈哈大笑：「荒謬！我們的年紀差上四十歲！」

「這種事情不是沒有過，」麥先生板着脸說：「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為什麼你不讓太太和胡小姐見面？」

年輕人脹紅了臉，吞吞吐吐地說：「我坦白向您承認，您知道，我的經濟情形很窘，希望胡小姐能借我一些錢；她很喜歡我，但不會有興趣幫我養家。早先她問起我是否跟太太不睦而分居，我沒有更正，因為我想這樣也許有助於借錢的事。她曾說要收我為義子，由此可見珍妮的清測完全不實。」

「就是這個理由？」麥先生問。

「就是這個理由，」年輕人答。

麥先生站起身來，伸出右手。

「再見，魏先生，我等會就去看你的太太。」

「你會從她口中得到滿意答覆的，」年輕人高興地說。

「但重要關鍵還在於女僕珍妮的證詞，」麥先生嚴肅地說：「她非常恨你。」

「她恨我簡直沒道理，」年輕人抗辯地說。

麥先生搖搖頭走開，心理覺得很亂。

魏家住在北頓街一座矮小的房屋裡，麥先生舉手按鈴，應門的是一個逗逗的胖婦人。

「魏太太住在這裡嗎？她回來沒有？」

「一點鐘以前剛回來，但我不知道她是否願意見你。」

「你把我的名片送給她，我相信她一定願意見我，」麥先生說。

胖婦人懷疑地上下打量他，將手在圍裙上揩抹乾淨，接過名片，關上門，把麥先生關在門外。幾分鐘後，她回來打開門，臉上透出非常意外的表情說：「請進來。」

胖婦人將麥先生引到一間小客室，轉身離開，麥先生抬頭觀看壁上懸掛的一張油畫，這時一個身材頗長面容蒼白的婦人走進室內，脚步之輕，使他根本沒有聽見。

「你就是麥先生？是我丈夫的辯護律師？你剛從他那裡來？請坐好嗎？」

這婦人帶着濃重的外國口音，顯然不是英國人，她額骨高聳，生着一頭黑中透藍的長髮，她是一個非常沉靜的女人，沉靜得使你感到難受，麥先生一眼就看出事情有些蹊蹺。

「魏太太，請你決不要驚惶……」麥先生說，但說到一半就覺得接不下去，因為魏太太平靜得完全像個沒事人一樣。

「請你把實情告訴我好吗？」魏太太說：「不要有

一絲保留，我要知道最壞的可能，」她停了一下又低聲接着說：「我要知道最壞的。」

麥先生把探訪魏利納的經過向她複述一遍，她仔細聆聽，然後點了點頭說：

「我明白了，他要我證明他那晚在九點二十分回到家裡。」

「他是否在那個時候到家的？」麥先生銳利地問。

「問題不在這裡，」她冷冷地說：「我的證詞對他有用嗎？法官會相信我？」

麥先生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這女人立刻就觸到問題核心。

「我要知道這一點，」她接着說：「我的證詞對他有用嗎？還有別的證人能夠替他證明嗎？」她那咄咄逼人的問話，使他覺得混身不舒服。

「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別的證人，」麥先生說。

「我明白了，」她說，默然坐了一會，嘴邊現出微笑。

麥先生胸中的疑團，變得愈來愈大。

「魏太太，」他說：「我知道你心理一定感到……」

「你知道？」她問：「真的嗎？」

「在這種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我可懶得管閒事。」

麥先生大出意料地望着她的臉。

「但是，魏太太，你是那樣熱愛你的丈夫……」

「請你再說一遍？」

她那冷酷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他再說一遍：「你是那樣熱愛你的丈夫。」

她點了點頭，嘴邊再度現出那奇特的笑容。

「是他告訴我我非常熱愛他？」她溫柔地問：「啊！原來如此！他真是個傻瓜！大傻瓜！大傻瓜！」

她突然起身，表情非常激動。

「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他！我願意親眼看見他吊死！」她高聲大叫，眼睛噴出火燄。

麥先生楞住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她跨前一步，逼近他問：

「如果我告訴你他不是九點二十分到家，而是十點二十分到家？你說他不知道死者要把錢留給他的事，如果我告訴你他早已知道，謀殺的動機正是爲了得到這筆錢？如果我告訴你他那晚回家，衣服上沾有血漬？那該怎麼辦？我是否還需要出庭作證？」

「法官不會要求妻子作有碍於丈夫的證詞……」

「他不是我的丈夫！」

麥先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否請你再說一遍……」

「他不是我的丈夫！」
一剎時屋裡變得極端寂靜，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可以聽見。

「我是維也納的女戲子，我的丈夫還活着，但被關進瘋人院，我們生生被拆散，現在我滿意了。」她瘋狂地點着頭說。

「我想知道一件事，」麥先生儘量保持冷靜地說：「你如何這樣痛恨魏先生？」

她搖搖頭，嘴邊現出慘笑。

「是的，你要知道，但我不想告訴你，我要保持秘密。」

麥先生乾咳了一聲，站起身來。

「那麼這次拜訪就此結束，」他說：「有什麼消息我再通知你。」

她走近他，一雙暗黑的眸子凝視他的眼睛問：

「坦白告訴我，在你來我這裡之前，你相信他是無辜的嗎？」

「是的，」麥先生答。

「你這個可憐的小老頭，」她笑了：「現在呢？」

「我還是這樣相信，」麥先生說：「晚安。」

他走上大街，心裡一直想着她臉上那種奇特的表情。奇怪，真奇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女人，落井下石。

才弄懂信中的意思。

親愛的先生：

你是替那個年輕人辯護的律師，如果你想知道那外國淫婦的秘密，可於今晚來蕭家大雜院十六號找孟太太一談，隨身攜帶兩百元現款，無錢免談。

麥先生把信讀了一遍又一遍，他起初認為這封信是藉機詐財，不足重視，但想了一會，又覺得它是替兇嫌脫罪的唯一希望，那奧國女人的冷酷行為使他從心底痛恨，她那鋒利的言詞對他更不啻是一種挑戰，爲了報復，他一定要揭開她的身世之謎。

麥先生打定主意，不惜任何代價爲兇嫌辯護，這是他的責任，他必須去蕭家大雜院探明真相。

那個地方既污穢又難找，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敲了半天也沒有人應門。麥先生正待轉身離開，突然木門推開一縫，露出一個女人的頭。

「原來是你呀，親愛的，」那女人說，聲音嘶啞刺耳：「沒有人跟你一起來嗎？可別搞鬼，好的，你可以進來啦。」

麥先生忍住嫌惡，走進這間狹隘不堪的陋室，牆角的床上堆着零亂的被褥，一盞煤氣燈光線黯淡，屋裡祇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

！現在該怎麼辦？那可憐的年輕人滅絕了一切希望，當然，這件兇殺案也可能真是他幹的。

不，決不會，麥先生心理暗忖：一切證據都對他太不利，未免越出常軌，他不相信這個女人。

警察庭僅是一種形式，證人是死者的女僕珍妮和兇嫌的情婦羅曼。

麥先生坐在辯護律師席上，聽着羅曼說出那一番話！也就是他去拜訪她時，她對他所說的那番話。

犯人保留辯護權，聽候下次審判，看來罪據確鑿，犯人注定要被送上電椅。

麥先生集中腦力推敲一個問題：如果魏利納九點鐘離開死者的家，那麼珍妮聽見的那個男人聲音究竟是誰？

唯一可能，就是死者那遠房姪兒；他經常軟硬兼施向死者索錢，珍妮似乎很喜歡他，不斷在女人面前替他說好話，也許那晚九點鐘以後和死者談話的就是他。

然而這個假定不能成立，死者的姪兒久已離開本城，同時沒有任何看見兇嫌離開死者的家或回到自己家；也沒有人看見任何人走進或離開死者的家，案情一片墨黑。

傍晚六點鐘，麥先生接到一封來信，字跡潦草，文句欠通，寫在一張又髒又爛的粗紙上，麥先生看了兩遍，

她是一個脊背微駝的中年婦人，灰色的頭髮披在背後，頭上裹着一幅絲巾，掩去大半個臉，她望見他那懷疑的神色，咧開嘴吧發出刺耳的尖聲。

「奇怪我爲何掩住漂亮的臉蛋嗎？親愛的？呵，呵，呵，我怕你迷上了我，但我願意給你看一下，給你看一下……」

她拉開頭巾，露出頰上整片暗紅的傷疤，把麥先生嚇了一跳。

「你不想吻我了吧，親愛的？呵，呵，我知道，但我也曾是個美麗的姑娘——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啦，被硫酸潑在臉上燒壞的，我現在一定要報復……」

她發出一陣可怖的呻吟，雙拳握緊又張開，骨節格格作響。

「你安靜下來，」麥先生嚴肅地說：「我來這裡，是因為相信你可以幫助我替魏利納先生洗清罪名的。」

她眯起眼睛，乖巧地望着他問：「錢呢，親愛的？兩百塊錢，信上寫明的。」

「提供證據是你的責任，法院有權傳你作證。」

「辦不到，親愛的，我是一個老太婆，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給我兩百塊錢，我也許可以給你一兩點暗示。」

「什麼樣的暗示？」

「比如是一封信，一封她寫給別人的信，你不管我是怎麼弄到手的，那是我的事，但我先要兩百塊錢。」

「我給你十塊錢，一文沒有多。」麥先生板着脸說。

「十塊錢？」她尖聲大笑。

「二十塊，」麥先生說：「這是我最後的價錢。」

他起身裝出要走的神氣，然後掏出錢包，數出二十塊錢，望着那女人說：

「你看，我身上祇有這些，要就拿去。」

由那女人看見錢時的貪婪神色，麥先生料定這筆交易必可成功，果然她經過一陣懇求和咒罵後，終於屈服地走向床邊，從被褥下面取出一件東西拋給他說：

「拿去，」她咬牙切齒：「這是你最需要的東西！」

原來是一札信件，麥先生解開繩子，冷靜地一封又一封看下去。他看完全部信件後，又回到表面第一封，然後仔細地把繩子結好。

這是一札情書，寫信人是羅曼，但受信人不是魏利納而是另一個人；表面那封信的寄發日期，正是兇嫌被捕之日。

「我沒有騙你吧，親愛的？」那女人說。

麥先生把信納入衣袋，然後問道：「你怎會弄到這

聲信件的？」

「你別管，」她寧笑說：「但我還知道一件秘密，聽說那淫婦告訴法官說她十點二十分在家，去開獅子路拐角上那家電影院，他們會記得一個漂亮的女人，就是那淫婦！」

「那男人是誰？」麥先生問。

她眼中噴出怒火，扯開頭巾，露出半邊滿是疤痕的臉。

「就是把我臉弄成這樣的人！」她叫道：「許多年前，那淫婦從我身邊搶走他，我不肯罷休，他就用那倒霉的東西潑我的臉，那淫婦竟哈哈大笑！天雷劈死她！這些年來，我一直暗中跟踪他們，我要報仇！現在可讓我抓到了，她會因此被判罪，是嗎，律師先生？」

「她可能被判偽證罪，」麥先生平靜地說。

「我要請求坐牢！你要走了嗎？我的錢呢？」

麥先生一語不發，把二十元鈔票放在桌上，轉身離開，他不浪費時間，逕直去獅子街，很快找到那家小電影院，據門口查票員說：兇案發生之夜十點鐘，有一雙男女同來看電影，那女人並向查票員詢問當晚所演電影的內容，因此他清晰地記得那女人的面貌，但未注意與她同來的男人。

麥先生大為滿意，羅曼的證詞全是一片謊言，但他

不懂她為何如此痛恨她的丈夫？當他把這事告知魏利納時。後者目瞪口呆，堅決不相信！麥先生第一次感到兇嫌不夠誠實。

一定是他被蒙在鼓裡，麥先生暗忖，但無意揭開這個秘密，讓這年輕人出獄後自己去發現吧。

兇案開審之日，吸引全城居民的注意，法院旁聽席上擠滿了人，因為兇嫌魏利納既年輕又英俊，證人羅曼又是一個身世不明的外國女戲子，報紙第一版上刊出他們的照片。

審判依規定程序進行，先提證物，繼由女僕珍妮出庭作證，她的證詞如前。麥先生起立為兇嫌辯護，他說珍妮雖聽見死者當晚在書房裡跟一個男人談話，但不能證明該人即是兇嫌；更由於珍妮對兇嫌的妒忌和憎恨，使他的證詞不足採信。

於是第二個證人登場。

「你的名字叫做羅曼？」

「是。」

「你是奧國人？」

「是。」

「過去三年，你與兇嫌同共生活，你是他的妻子？」

羅曼不即回答，目光飄向被告席上的兇嫌，臉上的

表情深不可測。

「是，」她最後說。

庭上繼續詢問，犯罪事實逐漸顯明：兇嫌發生的當晚，兇嫌攜帶一根鐵棒外出，十點廿分返家，衣服上沾有血迹，他把血衣在火爐裡燒化，威脅她不得聲張。

當審判開始時，庭上對年輕的兇嫌大都寄予同情，現在一致對他殘暴的罪行極端痛恨；坐在被告席上的兇嫌雙手蒙臉，低垂着頭。

在群情激憤下，被告律師肅然起立，他指斥證人的證詞全是一片謊言，兇案發生之夜十點鐘，證人根本不在家，她暗戀另一個男人，企圖用偽證置兇嫌於死地。羅曼激烈否認，揮手頓足，双拳握緊又張開，神態跡近瘋狂。

於是一件驚人的證物出現，在全場寂靜中，那封情書被公開宣讀：

馬斯，我愛：命運終於把他送進我們手裡！他被指控謀殺！殺死那個老太婆！其實利納連個蒼蠅都不敢捏死！我終找到報復機會，這個可憐虫！我說他當晚回家時衣服上沾有血迹，並威脅我不得聲張，我要親手送他上絞架！可憐他至死還不知道，我們終於拔去眼中釘！再見，我愛。

經過專家審定，證明這封情書確是出自羅曼親筆，其實並不需要專家審定，因為羅曼當場神色大變，俯首招認兇嫌於當晚九時廿分抵家，她作偽證是要置他於死地。

羅曼垮了，陪審團也垮了，法官宣佈審判暫停，陪審團退席入隔室密議，犯人被帶回拘押室。繼續開庭，法官就座，陪審團魚貫入場，犯人回到被告席。

陪審團代表起立宣佈：「我們認為被告無罪：」「魏利納自由了！」

麥先生匆匆離座，要去向他的當事人慶賀，當他走過羅曼的面前時，突然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在家裡沉靜得出奇的她，在法庭上竟狂熱得像盛放的花，她那特殊的手式！握緊雙拳又張開，像他最近遇見的一個人，是誰？他倒抽了一口涼氣，就是蕭家大雜院的那個醜女人！

他楞住了，祇覺得天旋地轉，這不可能，決不可能，但羅曼是個女戲子！

他祇想做一件事！立刻找羅曼面對面的問個明白，但現在她已經離開法院。

當他再度遇見羅曼時，已是好一段時間之後，會面地點不便宣佈。

「你猜對了，」她說：「屋裡的煤氣燈光線黯淡，所以你瞧不出我臉上的化裝。」

「但你為什麼……為什麼要……」

「因為我要救他。你告訴我：法官對熱愛丈夫的妻子所作的證詞不予採信，我懂得群眾心理，先儘力誣害他，等情書出現後，大家就會對他特別同情。」

「情書那裡來的？」

「是我寫的。」

「那麼馬斯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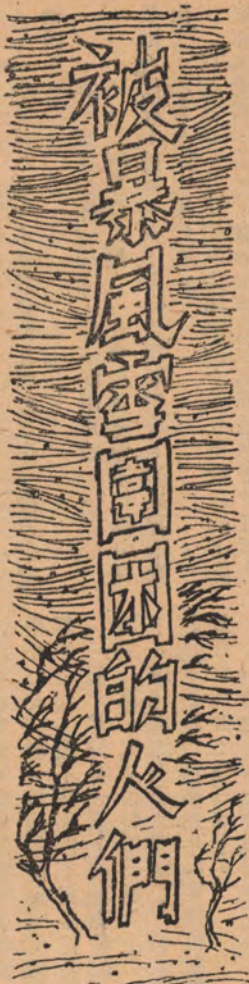
「根本沒有這個人。」

「哦，」麥先生恍然大悟：「但我還認為……我們能夠用正當方法替他脫罪……」

「我不敢冒這個險，」她說：「因為你認為他是無辜的……」

「他確是無辜的，你知道，不是嗎？」

「親愛的麥先生，」羅曼說：「你錯了，我知道！他是兇手！」



張

緯譯

(一)

前文提要——四位百萬富翁——賈樂姆·泰雷，約瑟甫·法蘭德爵士，大衛·柏爾美，與喬治·克里甫特塔喬斯，及一位大學地質系學生——唐·克勞埃愛德，一位女秘書——愛迪絲·娜迪娜，一同被暴風雪圍困在英屬哥倫比亞的荒山內。這四位富翁都是石油探險者，他們來到英屬哥倫比亞，發現了同一的一處未開發的油田，並且都準備登記而據為己有，不幸為暴風雪所圍困，他們唯有依靠唐來拯救他們。數日來他們都在忍饑受餓的情況下度過。雪停後，唐準備單獨前往覓求救援，但是泰雷先生請求與唐一同前往，並允許酬予一萬金元。唐拒絕了他，同時他體會到這些無情的冒險者，會不擇手段以求獲得這處油田的所有權。

那時唐記起他曾將獵刀借給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

不到廿呎之外，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坐在一塊平石上，在霧中等待着，刀子在他手中吊着。他微笑着用他那柔和的聲調說：「我知道你會爲這把刀子而來，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唐搖着頭說：「我已經曉得了！答案是『不行』，在你們全體走出去之前，任何人不能離開。」

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從石塊上站起來，刀子藏在背後說：「這很簡單，只有我一個人足夠強壯去陪伴你。」

「不要開你自己的玩笑，先生！你不够強壯，並且我是爲泰雷先生工作的。」

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可憐的搖頭說：「你救了他的生命，他給你一萬塊錢——噢，是的，我已經聽到了！孩子，你並不欠老泰雷任何東西。」

「也許我不欠，不過我仍舊在爲他工作。把刀子還給我。」

「我一定要和你一同去，你不能阻止我。」

「不，」唐冷酷的說：「我會在某處地方把你甩在後面而死掉！聽着，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如果我不能出去，沒有人能生離此地。」

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柔和的說：「五萬塊錢能不能使你改變意志？唐·克勞埃德先生，那是你帶我離開此

地的代價。」

唐爲這出乎意外的話所打擊而表現畏縮，他從來也未曾夢想過如許多的金錢。他知道他面對着這個文質彬彬而冷酷的老人，自己看來一定像一個紅着臉的鄉下佬。他爲泰雷先生工作，並不僅只爲了錢，他笨拙的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人們依賴你，你是不能甩掉他的，你會嗎？現在把刀子給我吧！」

他伸出手去。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站在石塊上，舉起那把刀子，他的聲調仍舊低沉，但不再柔和：「我警告你！我會經用刀子殺過人。不管與不與你一起，我要離開此地的，並且我需要這把刀子。」

他陰森森的逼近唐，但柔弱而不堅定，拿着刀子像拿着一把劍。唐突然停止，向上望着，從刀子到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看出他對死之淡漠，這種淡漠使他在戰爭中如此勇敢。但他想他也看到另外一件事物——就是冷靜的良知，他不是那種不爲必要而冒生死之險的人。

他猛然揮拳一擊，雖非重擊但已擊中克里甫特塔喬斯的心窩，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丟掉刀子，雙手捧牢肚子。唐自雪地上迅速攫取了刀子，插進腰帶上。他恰好在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向前搖搖欲墜的當兒將他扶住，並且幫助他坐在石塊上。

「先生，你一會兒就會好了。」他說。

裡？」

他站起來，經過數分鐘鬆馳一下憂慮的情緒，然後說：「在這上面，上來呀！」

片刻後她吃力的向着他爬上來。

「讓我們再爬高一點，使得我們可以交談。」他低聲的說。

「好的，我能不能扶着你，今天早晨我覺得頭暈，一定是因爲高度的關係。」

「我們並不算太高，那是饑餓使你如此的。攀着我。」

他領着她爬上斜坡，經過那顆死樹，經過他們推倒那顆樹的地方——現在看來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們繼續向上爬，使他感到兩人共同向上爬是如何的困難。

忽然他們進入寒冷而色紅的陽光之中，處於耀眼的青天之下。在他們下面的山谷中滿佈着雲霧——一望無垠，持久而不變的樣子。在那上面穩定的吹着料峭的寒風，但是風力却不能使濃霧移動分毫。

女郎去掉她的頭罩，使寒風輕撫着她的秀髮。她的一雙眼睛閃灼着，「噢，多可愛呀！」她嚷着：「我完全變好了，那邊是出走的路？」

唐遙指着山谷的對面，「那面是我們的舊營地及直升機的所在，穿過這裡是最近的路，在那裡我發現了油

田的叢林，但在那盆地裡滿佈着小溪，並且長滿着大量的樹。

她給予他好奇的一瞥，「你為什麼帶我上這裡來？」

「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去，泰雷先生以為其他三人準備搶奪他的油田，可能他是對的。」

「可是這油田是你發現的，是屬於他的，不是嗎？」

「要到他登記之後才是他的，但是這需要兩天的時間，乘直升機去再回來，你想你們能在這裡再忍耐多久？」

突然間，女郎陷於頹唐，用手掩面，窈窕的身子顫抖而泣着說：「我不知道，」傳出她低哀的聲音，「我非常虛弱！我覺得像生病一樣，我恨我自己如此軟弱，不過我毫無辦法。」唐園抱她的双肩安慰她說：「好啦，你並不軟弱！你已做的很好啦！」

「但是，你走以後，留下我與四個無助的老人！那時怎麼辦？唐，我害怕！我害怕！」

他挪開她捧着脸的双手，她並不望向他，他用一隻手圍抱着她使她轉過頭來，「不要怕，愛迪絲，」他不安的說：「我會回來的，沒有事情能使我離開你。」他不知道何時這個意念變成真實的了，不過現在這

「呀！」她尖聲的叫着：「噢，唐，你怎樣告訴他的？」

「我當然告訴我在爲泰雷先生工作。」

「不過，那麼多的錢！如果你告訴泰雷先生，也許他會給你那麼多。」

「你想要怎麼樣？」他懷疑的說：「無論如何，談論這些一點用也沒有，他們倆都太老了。」

她沉默了一會，於是她叫着說：「爲什麼你不自己去登記他？你發現的，爲什麼讓別人去享有他？」

「我也需要利用直升機飛出去登記，」唐憂鬱的說：「愛迪絲，那樣做我不是太不誠實了嗎？」

「爲什麼不誠實？」

「親愛的，當你被人家僱用時，你所發現的就是人家的。我拿泰雷先生的薪金，我吃他的飯，如果我——」這時一個歡愉的聲音自他們身後傳來，「唐，我的孩子，我能不能跟你談一會？」他們兩人好像犯了罪似的，立即分開。柏爾美先生正在向着他們爬上斜坡來，臉上保有他那經常的紳士笑容，使他們覺得他並沒有發現他們相互擁抱着。不管他的容顏如何憔悴，柏爾美先生仍舊是他們四人中最整潔的。他看起來很愉快，他那夾鼻眼鏡的黑色絲帶在寒風中飄盪着。

他向愛迪絲微笑着說：「親愛的，我確信你能原諒

意念却是他所有意念中最真實的。他抱着她，向下望着她的面孔，試着尋覓適當的語句，好使她明白他的感覺。

片刻後，她反抗着，用拳頭無力的打着他。

忽然她感到她已不再恐懼，她向上望着他，「是真的嗎？」她說：「你不是在騙我而爲的使我安靜吧？」

「不，不是那樣，愛迪絲，我愛你！」

他不知這個意念自何而來，但是這也是真實的。他粗陋的吻着她，她脫掉她的綠色手套，用冰冷的手捧着他們面頰回吻他。他聽到她耳語說：「我也愛你，現在當你離開時，我已不再恐懼，我知道你會回到我身邊來。」

他們站在那裡，互相緊抱着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當時他們已忘掉饑餓與寒冷，並且忘掉死神正在暗中一分一秒的接近他們。

她看到他的眼重現憂慮，「怎麼回事，親愛的？」她說。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他說：「泰雷先生允許給我一萬元作爲帶他一同出去的代價。」

她的頭猛然轉過來說：「他會嗎？」

唐微笑着，感到她的驚愕很有趣，「這不算什麼！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允許給我五萬元呢！」

我，這談話僅需一小會工夫。

唐抓着愛迪絲的手，「不用麻煩了，柏爾美先生，」他說：「我曉得你要講什麼，並且我的答覆也是『不行』，你不可能跟我一同去。」

柏爾美先生表示他的驚奇，「噢？噢！來吧，我會使你得到相當的代價。」

「我希望我做些什麼？你要我背着你走嗎？」唐無禮的說。

「我不是輕易受威嚇的，並且我有我的付款方法，先行付款，給付現款——這是我座右銘。」

他取出一本支票與鋼筆，他有點鄭重其事的樣子書寫着支票，在寒風中擺動支票使之吹乾，很隨便的將支票塞進唐的口袋裡。唐僅只對支票上的那些圈圈給予一瞥，不過他再次感到猛烈的現實的壓力，人性的感受充滿了他的頭腦。

「我的孩子」柏爾美先生說，當泰雷先生不顧你的命令而跟隨你來這裡的時候，你有很正當的理由捨棄他，但是你未曾那樣做，你有負於他的已經全部償清了。你現在已是自由身，同時這是石油事業，而石油與感情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柏爾美先生，這不是金錢的問題，這是——」

「不用忙！」柏爾美先生叫着：「多考慮一下，當你

準備好以後，我們在某處相會，於是離開這裡。愈秘密愈好，當你決定之後，僅只給我一個暗號，我們就一同離開此地。現在在他們來找我之前，我最好離開這裡。」

他突然轉下斜坡，消失在霧裡。當愛迪絲接觸到唐的目光時，她深長而顫慄的吸了一口氣。

唐從口袋內取出支票看了一下，「噢！我的天啦！愛迪絲。」唐呻吟着。

「好多錢？」她頭靠在他的肩膀上看着，她尖聲的叫起來：「噢，唐！十萬塊錢！」

支票從唐僵凍而顫抖的指縫中滑落在雪地上，愛迪絲迅速的撿起來，並且準備給回他。但是他手背着，「不，」他粗野的說：「我不能要牠，把牠扔掉！」

「但是為什麼？他說你是一個自由身，親愛的。」

「不管他如何說，我是爲泰雷先生工作的。」

她注視着他說：「唐，說實在的，你的意思是否告訴我，在泰雷先生那樣對待你之後，你仍然拒絕柏爾美先生？」

「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唐硬噓着說：「當你爲一個人工作，像我會說過的一樣，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什麼？」

她雙手握着他的一隻大手親吻着，她移動他的手靠在她的面頰上，同時溫柔的說：「你知道我如何想嗎？」

受牠你將是一個傻瓜，你沒有權利出賣任何東西，那是我的油田。」

「那是泰雷先生的，是我首先發現牠的。」

提起這個德州佬，好像激怒了約瑟甫爵士，他揮動拳頭說：「不要妄想從他那裡獲得感恩，泰雷得着機會就會欺騙你的！」

「我猜想你大概不會吧！」

這位澳洲人很勉強的忍着氣憤，他狡猾的說：「德甫答應給你甚麼權利？一點也沒有，噢，小夥子！他最少應當給你百分之十的利益。」

唐嘆笑着說：「你所指的是不是那並不屬於我的油田？」

約瑟甫爵士面色轉紅的說：「如果我給你油井流量的純利百分之五，怎麼樣？」

「我以爲你說我應該得到百分之十呢，」唐撕碎柏爾美先生的支票，並將之散落在雪地上，「這樣也許可以打消你的想望了吧，爵士。」他說：「在你們一同離開之前，沒有人可以單獨離開此地。」

「你這個傻瓜！」約瑟甫爵士大聲嚷着，在此之前，他儘量壓低聲調，以免驚覺其他三人，唐的聲音也很低，現在當他發覺不妙時候，立即用手堵住嘴，但已太遲了，遠在斜坡下面，他們聽到其他三人衝出掩蔽部。

親愛的，我想你真是了不起的偉大！」

「不是的，不過那些傢伙們迷惑了我，並且——」

「噓！」她輕聲阻止他。

他得到她目光的警告，轉過身去，他的內心深受打擊，在斜坡上約瑟甫爵士正向着他們爬上來。

「我說小夥子，我到處在找你。」這位澳洲人用一種低沉而陰滑的腔調叫着：「現在該是我們兩人談談的時候了。」

「現在，請你住口，約瑟甫爵士！」他說，感到他們又在圍逼上來。「我要告訴你，我曾告訴過其他的人的話——不行，你不能跟我一同走。」

約瑟甫爵士咒罵着：「我該早已知道，如今不能相信任何人！誰會背叛我？」

「所有他們，」唐頑固的說：「並且他們得到同樣的答覆！你們都他媽的太老了。」

「笑話！」約瑟甫爵士喝阻着說：「我正當一生最佳的情況下，健壯的像一個體育家，把我帶出這裡，小夥子，我會給你相當的報酬。」

「好吧！」唐說：「看看這個！」

他把柏爾美先生的支票從愛迪絲手上拿回遞過去。約瑟甫爵士可能對那個大數目有點畏縮，不過他是很難吃驚的人。他送還支票時帶着一點嘲諷的微笑說：「接

着。」

「喬，你在那裡？」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憤怒的叫喊着。

「法蘭德你這老賊，回到這裡來！」泰雷先生咆哮着。

「年輕人，記着我們間的協議——我正爲你保留我們的協議！」柏爾美先生高叫着。

泰雷先生，柏爾美先生，及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衝上坡來，在他們匆忙中互相纏絆着，他們不管約瑟甫爵士，直向唐而來。當那老澳洲人也向唐衝來時，愛迪絲畏縮的藏在唐的背後。

唐雖然體會到他們已失去理智，已經被真正的饑餓弄的神志不清，已經被石油及他們間相互的猜忌所糾纏，他們除去認爲唐是他們擁有油田的唯一關鍵外，對於任何其他事實均已盲目。他們包圍着他，撕扯他的衣服，並且在他耳邊拚命的喊叫。

「孩子，你決不能背棄我！」泰雷先生大叫着：「你若背棄我，你永遠也不要再做一個地質學家。」

柏爾美先生抱着唐的一條臂膀，單調而無休止的數說着：「你拿了我的支票！我們之間已有協議！你拿了我的支票！我們之間已有協議！」

「百分之十，小夥子！」約瑟甫爵士懇求着說：「你還希求什麼更多的嗎？我還不夠慷慨嗎？」

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是永遠保持冷靜的人，看到雪地上柏爾美先生支票的碎片，很冷靜的拿出他的支票簿，開始寫他自己的支票，他準備將支票交給唐，泰雷先生把他的手打開，拿出自己的支票簿也開始寫支票。

跟着柏爾美先生及約瑟甫爵士都同樣寫起來。片刻間寂然無聲，只有鋼筆的嘶嘶聲，與四個失去理智衰弱老人的喘息聲。唐望着愛迪絲，看到憐憫的淚珠在她的眼內滾轉着。

他們重新走向他，揮動着支票。他閃避開他們，用手圍抱着愛迪絲直向上坡跑去。老人中的一人曾提到他的腿，且幾乎使他絆倒，他踢掉那隻手，躊躇的繼續向上爬。

在他到達山坡頂點之前，一直沒有停止。他放下愛迪絲並且向後望望，他劇烈的喘息着，爲了憐憫與恐怖而戰慄。「可憐的傢伙們！」他說。

「哎呀！他們真都瘋狂了！」愛迪絲說。

他們已將四位石油商遠拋在後面，遠在斜坡下面，他們站在那裡，可怕的向上望着，揮舞着支票，憔悴、衰弱、與污穢，看起來好似四條沮喪的喪家之犬。

「不是的，」唐說：「不是瘋狂——是因爲饑餓而神智昏迷，愛迪絲，他們已經昏迷了，如果我等他們清醒，恐怕太遲了。我不願意冒這個險，不過他們已逐漸接

近餓斃之途。」他注視着她，「我說！」

她看來已經意識到他腦際在想些什麼，她問：「什麼？」

「你怕不怕與我一同走出去？在此地你對他們已無能爲力，而你對我或有幫助。」

她靠近他哀泣的說：「噢，唐，你不知道我如何在祈禱你能這樣問我！」

他抱着她的肩膀，「我會帶你走出去的，」他說：「這是我說的，我一定可以令你走出去。」

「我知道你會，但是他們怎麼辦？」

她指向那四位老人，他們仍未移動。唐攤開雙手，「另外還有什麼辦法？」他粗野的說：「你有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在掩蔽部裡？」

「我的梳子，我不能沒有牠。」

「你必須丟掉牠，如果我們回去，他們會襲擊我們，我們必須現在離開，馬上！」

唐覺着有些比較平靜與強壯。他從口袋裡取出火柴匣，並且數出十枚火柴，他拂去一塊石頭上的積雪，將火柴放在上面，他望着下面的老人舉起手來使他們注意。

「聽着！」他說：「我們現在就離開這裡去帶直升機回來，當我們走後，你們中一位上到這裡來拿這些火柴，小心的保存牠們，因爲牠們攸關着你們的生死。當

一小時之後，他們深入霧中，迅速的向山谷中下降。他們經過最後一顆松樹，進入赤裸裸的落葉植物叢林中，當他們經過那些爲風吹掉掉集雪的山坡時，尚能輕鬆的向下滑進，但是經過那些雪堆時則比較吃力。忽然他們聞到一種瀝青所特有的刺鼻防腐劑味道，愛迪絲以懷着疑問的眼光望着唐。

「是石油的滲出物，」他說：「你正在經過價值十億的油田，不過石油與一磅花生米二者你寧願要那一樣？」

「花生米！」女郎笑着說，不過她停下來，對那強烈新鮮的瀝青味作了一次深長的呼吸。「全一樣，唐，石油真已滲入你的血液了。」

當他們抵達山谷底部時，他們投身於叢茂的極地植物中，在那裡任何方向他們的視線都無法達到數呎之外。唐時常感到地面在他腳下震動，在雪與叢林碎石下面，就是泥濘，一種未曾凍結而不穩定的沼澤，較諸流沙更爲不穩。

有時他忽忽的向回頭走一段。當他到達小溪時，他背起愛迪絲吃力的橫過那裡。他沒有時間去思考，也沒有時間去尋找較易通過的路徑。他估計這次暴風雪會降雪約十吋，那寒冷尖叫永無休止的暴風，曾經使他們在掩蔽部中時意志沮喪，也吹使落雪集成巨大的雪堆，這

你們回掩蔽部之前，在你們那裡堆集一些木柴。慢慢的來，不要工作過度——不過在今天以前要弄好，否則你們可能永遠做不成啦，記住，明天你們會更衰弱了。」

「假若你們聽到直升機的聲音，你之中必須有一個人有足夠的氣力爬上來，點燃你們的柴堆。其他的時間留在掩蔽部裡，不要離開，互相監視着不使任何人離開。我想後天你們會全體離開這裡，在那時之前，你們的命運操在你們自己的手裡。」

他向他們揮動拳頭，「你們必須自重，如果你們再互相爭吵，你們可能全體死去，你們明白嗎？」

他們靜靜的注視着他。泰雷先生伸出雙手，做着哀求的表情，「孩子，你不會把我留下來吧，你會嗎？」他顫聲說。

唐無奈的說：「相信我，泰雷先生，這是最好的辦法，也是所有我能夠做的。」

「不過那油田怎麼辦？」

唐再次感到那種無望的、被逼迫的、與混淆的感覺，「可惡的石油！」他說：「跟我來，愛迪絲。」

他不再言語，沿着山頂開始前進。他聽到愛迪絲緊隨着走來，但四位老人那裡却毫無聲息傳來。當他回頭望去，見他們仍舊在山坡下面，聚集在一塊觀望着。他揮手示意，他們卻沒有揮手回答他。

些雪堆偶然會出現在他們的路上阻止他們的通路。不時的，他們必須以疲憊顫抖身體的餘力，用雙手在積雪中挖掘通道，另外沒有其他辦法。不過有時也有些長長的一段路，是被風力吹刮後，樹下的雪差不多已經清除，他們通過時也比較容易。唐對於天氣及風有種靈感，縱然在這種叢密的極地森林內，他仍然能判斷雪堆的所在，而繞道通過。

時間慢慢消逝，唐已迷失方向。與唐共同狩獵過的人會誇獎過他說：「你無法使他迷失方向，他腦中自備有一副羅盤！」唐嘗試着去了解何以他有這種才能，對他來講，好像任何方向的改變，他的身體就會記下來，因此他不會迷失方向。在此以前，他常常信任他的身體的這種才能；能夠記憶每一轉向角度與方向的能力。

不過現在他無法確定了，發現他的身體幾乎每一步路都在背叛他，心在劇跳，兩腿酸軟，舉步沉重，他的胃部有種痛苦而空虛的感覺，不能供給他的氣力，反而刺蝟着他的氣力。他如何能夠相信他那過度疲勞的身體，仍能記住成百成千轉灣中的每一轉向呢？他所能做的只有埋頭前進。愛迪絲常請求他休息一下，有時他會讓她休息，不過多半他會回頭大聲叫喊：「跟上來，你的勇氣呢？跟上來！」

在濃霧的森林中沒有黃昏，夜暗會毫無警告的突然

降臨。唐不會注意到一天已經逝去，直到突然間夜暗降臨，他停下來等候愛迪絲。他能聽到另一個小溪嘲諷的細流聲在他們前面的夜暗中，要想通過牠，又是他的一項難題。

他試着能夠愉快一點，「我想那裡都是一樣，」當愛迪絲跌跌撞撞的走來時，他對她說：「甜心，讓我們就在這裡過夜吧！」

她剛要說什麼，突然一條黑影在他們中間的地上像箭一樣的穿過，令她驚叫起來。

唐叫着跟蹤黑影猛撲過去，那是一個很大的北極兔，像雪一樣白。兔子比他們倆還要吃驚，一頭撞在雪堆上，他那濃厚的毛並未能在鬆軟的雪上支撐牠的身體，使牠深陷在雪中。唐撲過去壓在牠上面，他感到牠那有力的後爪抓向他的胸部，鉤住他的外衣，兔子借力一蹬，幾乎逃掉。唐再度翻滾而壓住牠，用一隻手抓着牠的背部，另一隻手拿刀子插進兔子身上，於是兔子蹬了兩下就死去。

他跪了起來，提着流血的兔子。「好啦，你看怎麼樣？」他說。

愛迪絲開始笑了，是他聽到過的最快樂的笑聲，「噢，唐，你太好了！」她叫着說。

在他殺死兔子的地方，他們烹食了牠。但是在停下

來過夜之前，他挽着愛迪絲的手在黑暗中又向前走了一小時，因為雖然在這樣早的季節裡，狼可能還太肥！不致攻擊人類，不過他們曾在雪地上遺留下大量的兔子血，他不能帶着一位女郎來冒這種險。

他們在極地過了一夜，霧在他們週圍慢慢凝結成晶瑩的水。那天晚上天上有月，自霧中滲出慘淡的月光。愛迪絲躺下來，頭枕在他的膝上，最初因過度疲倦而無法入睡。他朦朧的看到她那削瘦面孔，而為之心碎。

她輕聲問道：「我們已走了好遠？」

他搖頭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未曾見到我的地標，一整天我都像蝙蝠一樣的盲目。」

她輕撫着他的面頰說：「我知道我們走的方向沒有錯，親愛的，我一點也不擔心。」

「可是，我却擔心，」他無望的以拳擊掌說：「也許我在領着他兜圈子，但是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這！這已使我氣餒了。」

她聽到他的話不覺戰慄起來。他靠近她，深悔將他的恐懼傳給她，「我很抱歉！」他說。

「我的梳子丟了多可惜！」她嘆氣說。

他充滿愛意的看着她，「多麼勇敢的一位女郎！」他想着。

這同一天晚上，當埃地教授守在無線電旁邊時，學生們發覺他的臉上有一種不正常的紅潤。當他們建議他試試溫度時，他却詛咒他們。他們不得不把他放倒，用壓住他。

他是肺炎，溫度高至104°，他們為他注射盤尼力西林，並使他睡下。在他僅有的清醒的片刻，教授試着告訴他們，如果他死了如何處理後事：「留在此地，不要嘗試離去，假若有唐帶領着你們，你們或許可以成功，但是你們這些孩子卻沒有此項經驗。」

「不用擔心，教授，」他們說：「我們沒有困難，在我們回到維多利亞之前，我們仍是受僱用的。」

「你們想，暴風雪已經過去了嗎？」

「是的，不過我們現在困在霧中。」

「爪哇！不列顛營地有消息來沒有？」

他們哄騙他，他們告訴他六個失蹤的人已經回到約瑟甫爵士的營地，健壯而且精神飽滿。

他們是不善於扯謊的，他們使事情弄得更糟，教授並不愚笨，霧已經使他最後的期望趨於毀滅。他躺在那裡混亂的想着：「他是一個好學生！當然並非如何特殊，不過却很可靠！我帶他來到此地而使他死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唐試想保持清醒，並且使火堆保持不熄。此地沒有大塊木柴，氣溫隨夜之愈深而愈低。他好像不曾自免子肉獲得力量，這使他擔憂。他的双眼苦澀難耐，雖然不停的搖動振作，亦無法使他保持警覺。

不知何時他已屈服於過度的疲憊，他僅僅知道他迷惘地屈服了，睡眠戰勝了一切。他靠愛迪絲躺下來，她睡得很熟，他解開大衣扯過去將她也蓋住。

突然，一陣痙攣與欲嘔的感覺，猛烈的驚醒他。他曾見過一些老年人得病時，試着嘔吐，雖沒有吐出來，事後也感覺到好些。他知道愛迪絲病過，因為她曾告訴過他，她一直隱瞞着直到病愈。他們都吃了過多的雪，沒有任何方法阻止他們如此做。

雖是在長時間劇烈運動之後，他從來沒有在下腹部的某些地方感到過像這樣的痙攣，他也不記得任何如此壞的情況。咳！這種情況可能使他喪失能力！也可能同時毀掉他們兩個人，如果他不能繼續前進，愛迪絲如何能單獨尋到出去的路呢？

他靜靜的躺在那裡，以免驚擾愛迪絲。幸好！這種嚴重的痛苦很快使他疲憊不堪而入睡。當他再睜開眼睛時，眼中充滿了陽光，愛迪絲在搖着他的肩膀。

「我不願意驚醒你，親愛的，」她在說：「但是，是不是我們應該動身了？」

然自負而得意的激動，他已帶領他們自己像飛鳥一樣的直直穿過那個山谷。他體內的自備離盤從未停止工作過一次！他的身體沒有使他失敗過一次。

他遙指著前方，「親愛的，看見那上面嗎？」他說：「在山巔的那一邊就是我們的舊營地與直升機的所在，你明白嗎？女士，我們已經成功了！今天晚上我們就有吃的了！」

愛迪絲向前觀望，叢密的暗綠色樺樹林在那邊自炫耀着日光的天際透露出來，高高在上，在遙遠的前方。她遲鈍的說：「我永遠也不能爬上那麼高！」

他現在很抱歉，因為他曾經那麼嚴厲的驅使她。那時已過正午一小會！他沒有感到時間過得那麼快。他以手臂圍抱著她，並且溫柔的說：「你不必攀登牠，甜心，那裡有一處隘路，一處峽谷，我現在已經清楚我的位置了，這就是我上次走過的路。」

她哭泣著說：「我不能夠，我很抱歉，唐，那太遠啦！」他抱起她來，她掙扎着想離開他，使他跪跌下去，他蹣跚的站起來抱著她繼續前進。「我非常抱歉，親愛的，使你如此疲憊，這都是我的錯，你現在可以休息一下。」

片刻她停止掙扎，但仍繼續哭泣。

他搖搖晃晃的站起來，向上望著晴朗的天空，咒罵他自己浪費了許多時間。霧已消失，天氣却更為寒冷。痙攣與欲嘔的感覺已經沒有了，不過腹部仍感微痛，同時睡眠並未恢復他的精神。

他忽然記起那兔子，他好像覺得兔子肉恢復了他的部份體力。他俯視愛迪絲，他勉強露出微笑，扶她站起來，於是他們重新開始行程。

昨天他曾驅使他自己勉力前進，那樣使愛迪絲感到困難，他對她又表現缺少憐憫，憐憫是他不能付出的東西。他不願意想關於他們迷途的可能性。他吃力的前進着，選條在樹林中的彎曲路線，盡可能使愛迪絲可以跟得上。如她所知，他知道他進行的方向。

他沒有思考的涉過小溪，一步步的繞過雪堆。他隨時察看有沒有他們的足跡，如果發現了自己的足跡，就表示他們在兜圈子，不過他沒有看到。他會想他會知道何時通過最後一條小溪，與最後一株白楊樹。當他遲鈍的警覺到雪地上不再有陰暗而赤裸的石灰石痕跡時，他正在埋頭前進，事實上在那裡的地面上，僅有單純的棕色，並且已沒有厚厚的一層森林落葉及碎片。

他停下來向上觀望，在他前面是一片廣闊的雪堆，陡峭的向上傾斜，露出大量的岩石層，這些岩層的赤裸垂直表面，呈黑色而僵直的豎立着。那時唐感到一陣全

他留心聽著直升機的響聲。他記起被留在掩蔽部中的四位老人，他擔心他們的信號火堆是否已準備好。現在霧早已向上散開，只要駕駛員鐘去直升機上的積雪，發動機發動後，他確定會立即飛出來。不過這是很困難的事，幾乎不可能去想這些事。

突然愛迪絲在他的懷抱中一挺，當他想抓緊她之前，她已經站在地面上，她用手圍抱著他，「我已像你說的休息了一會，」她說：「現在該你靠著我休息一會啦！」

他體會到她要幫助他，所以也就靠著她，她滿意的嘆口氣。「我們是奇妙的一對，」他在她耳邊說。

「是的，你說會帶我穿過這裡，你已做到了。唐，你真他媽的了不起！」

他緊貼著她的面頰說：「很可笑，我總有點不喜歡聽到你講話帶髒字眼。」

「哎呀！那是泰雷先生的口頭禪，當他歡喜什麼人的時候他就這樣講，如果他不歡喜你——噢，他講的更難聽！」他們相視而笑了。

他們重新開始向上攀升，爬上一條狹窄而積雪的峽谷，從峽谷下面傳來潺潺的溪流聲。這就是當唐發現維恩——賴特岩層後，返去時曾經經過的同一峽谷，如今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雖然為雪覆蓋着，看起來全然兩

樣，但是唐很有自信的繼續他的行程。
他們又來到「松林地帶」。他們越過山頂之後開始下降。一匹瘦骨嶙峋的栗色馬自松林中跑出來，後面拖着短短的一條繩繩，嘴角因啃咬樹木而流着血，牠的兩耳向前聳着向他們急急奔來。

牠好像發覺牠們沒有帶着食物，就像兔子一樣跳躍着由雪中跑開，唐呆瞪着牠直到牠從視線中消失。

「一匹馬；」他說：「牠從那裡來的？」

「從舊營地來的吧？」愛迪絲說。

他搖着頭說：「那裡沒有馬，並且這匹也不是我們的馬。」

「也許從一處牧場來的。」

「親愛的，天知道我們離開牧場有多少遠？」

她靜默了片刻後渴望的說：「我希望能捉到牠，那麼我就不用再步行了。」

她的聲音帶着衰弱的有氣無力的腔調，唐在她突然失去所有的體力之前扶住她，幫助她坐在雪地上。他站在那裡握着她的雙手，繃起眉來，苦思那匹馬可能從何處來。

那時，他忽然聽到一聲牛鈴聲，當第二次又傳來另外一種聲音時，他則面現笑容，那是一種拖長可笑而驚人的騾子叫聲，一匹走失了的騾子叫聲。

合適的樹，那是一顆塔狀的粗大松樹，有一個低枝他可以在地面上攀到牠。

他搖落枝上的積雪，小心翼翼的將引火物堆在樹枝上，扯下一些松針覆蓋在引火物上面，用火柴引着後，用嘴輕輕的吹噓，以助其燃燒。

青的松針很難發火，牠那含油脂的黑烟掩蓋了火光，當燃燒過的灰色灰燼紛紛落向雪地時，唐停止了吹噓。火突然辟辟拍拍燃旺起來，迅速的引燃上面較高的樹枝。隱約的唐再度聽到騾子頸鈴的叮噹聲。當他轉身走向愛迪絲時，火焰已熊熊的燃至樹頂。

在凱爾格里的醫院裡，埃地教授模糊的聽到部份關於一項虛妄的故事，不過他因為病勢沉重，未曾關心這故事是如何發生的。各種謠言在流傳着。一段時間內，人們都在談論着有關四位油商失蹤的事，不過很快謠傳便消失了，因為這項謠傳包含着太多巨大財富的人，據說有關的財產達十億之巨，並且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這個故事。

所謂無人相信，是將米徹爾·埃地教授除外的，不過當時他病得太厲害，無心來關注這件事。

學院當局待他很為優渥，當教授一有轉機時，院長即電知他，要他盡量休養以便完全復元。為了病體的逐漸康復，他借用了素識的一位加州油商——一位小油商，

「約瑟甫爵士的默馬夫！」他嚷着說：「那個耶魯客曾經說過那馬夫帶來克里甫特塔喬斯及柏爾美先生之後，為了躲避暴風雪，就匆匆離去。他一定躲在我們的舊營地，與直升機駕駛員在一起，這就是那匹帶鈴的騾子。」

「噢！」愛迪絲說，她默默的向上望着他，因過度疲憊而無法明瞭他的意思。他跪下來抱着她的双肩。

「我們差不多快到了，如果我能燃起一個大火堆，他們可能看到而來援救我們。」

她沒有答話，坐在那裡瞪視着他，她那可憐消瘦的面孔上仍舊因為過度疲憊而毫無表情。他溫柔的搖着她。

「甜心，你喜歡吃什麼？想些好吃的東西，」他繼續溫柔的說：「罐頭肉丁——那很好吃，另加豆子，蘆筍也很好，教授特別喜歡蘆筍——我請我們帶了五十罐。或者再來一個糖棒如何？甜心，你想要什麼，你都能如願的。」

忽然空虛的表情從她臉上消失了，她用雙手抱着他的頸子，拉他靠近她，「我所有需要的，就是今生永遠與你在一起。」她說。

當他在雪下面尋找着枯草、木柴、與樹枝——任何可以引火的東西時，她坐在雪地裡休息。

他捧着一小捧引火物走了四分之一哩，才找到一顆

有着不到幾百萬的資產——在櫻樹泉的房屋。

那是一個優美的沙漠地帶的秋天，教授每天穿着短裝靜坐在日光下消磨去很多時光。過早降臨的英屬哥倫比亞大風雪，其嚴寒已侵入他的骨髓中，教授覺得沒有比溫暖使他更感愉快的事。

一個炎熱的十月早晨，當他靜坐在陽光下時，一輛小坐車停靠在房子前面，是一輛小型的新車，車內坐着一位高大漂亮的青年，穿着嶄新的便裝。還有一位美麗的女郎，帶着新的結婚禮帶及一粒小型鑽戒。

「喂！唐，能來看看我，你真是太好了！」當他們穿過仙人掌花園的走道來到時，教授說：「我請這位是新娘子。」

「是的，先生，不要起來，教授，」唐說：「你看來仍然很清瘦。」得意而略帶羞澀的介紹了他的夫人，教授暗付這個孩子祇有在深林內才會完全輕鬆的。

「我必須說，你們倆看來很幸福。」當唐為他自己及愛迪絲拿來椅子後，教授說。

唐微笑着說：「噢，我們一向做得很好。」

「願意告訴我關於你們的事嗎？」

「噢！有的，如他不告訴你，我來講好吶，」新克勞埃德太太說。

教授無法忍着他的微笑——她如此的美麗而且也是那麼值得誇耀的一位太太！「請講吧，」他說：「我會聽到過這個最討厭的故事，並且我知道很難從這孩子身上聽到什麼。」

於是下面就是那位來自紐約的敏感女郎所講的故事——有關那次事件從來也沒有人聽到過的最完全的故事。當她講述那故事時，他感覺到她是格外的美麗，興奮的情緒重行回到她的身上，使她雙頰微紅，兩隻眼睛閃耀着光輝。

原來他在凱爾格里醫院裡所聽到的虛妄謠傳全是真實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四個人，在一半瘋狂一半餓斃的狀況下，於山巒上寫着支票的情景，如果你熟悉石油探險者，並你本身也曾被暴風雪圍困過，這一情景就變成可信了。

「那種情景非常可怕，」愛迪絲說：「同時也很偉大。那麼樣的衰弱，那麼樣的無助，那麼可憐的老邁！可是當他們爲了石油時，卻像花崗石一樣的頑固。當時我們以爲永遠不能再見他們生還了，可是從他們那裡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却是泰雷先生問關於油田怎麼辦。這是不是很可怕？不過是不是也很偉大？」

教授點點頭，「我聽說，」他說着向唐望了一眼，「油田現在是屬於他的了。」

「不過我知道那馬夫是約瑟甫爵士僱用的。」唐望笑着說：「好啦，他是的，不過如果在這一發現上我讓任何人擊敗泰雷先生，我知道我會恨我入骨的。」

「我聽說你爲馬會與馬夫打了一架。」

「不算真的打架，」唐說：「他公然拒絕我，爲了泰雷先生的原故，教授你看怎麼辦？我不得不對他有點動粗，我真是不得已！」

片刻靜默之後，當兩位年輕人的眼光互遇時，他們突然大笑起來。教授問道：「什麼事這麼可笑？」

「如果你看到唐跟那頭兔子！」女郎尖聲大叫着說：「那把刀子是多麼重要呀！說真的，教授，他像狗一樣的咆哮着！這個人的內部充滿着野性呢。」

「她永遠也不會讓我過那麼野蠻的生活，」唐說：「不過我注意到她也吃掉了她的一份兔子肉。」

教授驚歎的望着他們，他們是那樣的愉快，那麼的輕鬆，那麼的毫無恐懼，經歷的一切沒有留給他們任何傷害。雖然那次長途跋涉是非常的可怕，他們對之却毫無怨言。多麼奇妙啊！這對年輕人那麼快就忘掉了。

或者也許他們沒有全部忘掉，也許有一部份是單獨屬於他們自己的。「如果是這樣，」教授想，「我爲他們慶幸。」

「完全因爲你的忠誠，唐，你拒絕了全部金錢的報酬！」

「我們處理的很好。」唐自鳴得意的笑着說。

「的確是的，」唐說：「愛迪絲和我兩人都是爲他工作的。」

「你們親自爲他登記的嗎？」

「是的。」

教授希望唐繼續講下去，他引逗着他說：「我永遠不明白你怎麼做的。」

「好啦，」唐說：「這沒有什麼，我給直升機駕駛員畫了一幅地圖，那時天氣很好，於是他自己飛去將那四位老傢伙接到約瑟甫爵士的營地去。」

「爲什麼送到那裡去？」

「這樣他們在我爲泰雷先生登記好之前不會來干擾我。他們在那裡有成噸的食物，足夠那個遠征隊遠征到北極去呢！你該看看他們藏了多少罐牛肉。」

「我相信你的話，」教授插嘴說：「你怎樣與直升機駕駛員交涉的，據我所知那是柏爾美先生的直升機。」

「直升機是他的，不過駕駛員却是泰雷先生僱用的。這是一些事情，當那老狐狸騙我帶他出來時未曾告訴我，可是直升機駕駛員告訴我了。好啦，現在你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爲泰雷先生工作的。」

「我清楚了！」教授說：「然後你和這位年輕的女郎弄了兩匹馬，就到康維爾飛機那裡去了。」

「並且再乘飛機到維多利亞去登記。」

「你說『很好』是甚麼意思？」

「好啦，泰雷先生在康維爾飛機裡存放大量的現金，並且他會告訴愛迪絲，如果我們能爲他登記，我們能獲得那些錢。她知道開啓保險櫃的號碼，同時在我們走出去之後，我們對他是保守信義的。」

「不過有多少錢？」

愛迪絲接着講：「泰雷先生在離開赫斯頓之前，兌換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同時那時保險櫃裡另外尚存有一些錢。除去我們在那加拿大的途中用掉一部份，當我們打開保險櫃時，裡面仍有五萬二千八百零五元六角五分。」

「並且這些全部是我們的了。」唐說。

「但是我聽說克里甫特塔喬斯先生給了你五萬元他的私人支票！」教授叫着說：「不必再告訴我柏爾美先生及約瑟甫爵士給你多少了！」

於是唐說了些什麼，使得教授確信這個青年懂得更多。唐並非才氣煥發的人，他完全缺乏幻想力，並且思維遲鈍，不過他有自己的方法去學習一切，他甚至可放難訓度視整個世界的個性，在他們進行地油時，定訂有他自己的法則，但是也隨時可以推翻這些法則。所以有很好理由，從來沒有一個油田探險者會相信另外一個油田探險者。

「是的，」唐說：「不過這次是現金交易。」（完）



麥 凱 勃 (下)

(MCKABE)

Paul Gallico 著
微 之 譯

麥凱勃穿過街道向對街的那間酒排走去，他一點也不覺得寒冷，也不在乎早晨的微微細雨。他猛烈地推開了落地的玻璃門，由於他的舉動太慌張了，以致使酒保停止了抹拭酒杯，並且把他的右手伸到櫃檯下面去，可是當他看清這是什麼人以後，他恢復了原狀，說道：「哈囉，麥克，聖誕快樂，不要這樣匆忙的推進門來，老孩子。」

寶金，印刷間的副領班，法萊，一名老手印刷工，還有一個麥克不認識的人，圍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在喝酒和吃乳酪三明治，他們都有幾分醉意了。

麥克停住了腳步，他好像看見天使那樣的擦一下他的額角，說道：「噢，哈囉，我的好天老爺，我看到你們真覺得開心。」

這三個人用尖銳的眼光看看麥凱勃，並且帶着一點兒憤怒的樣子，直到寶金認出了他，便說道：「噢，哈囉，麥克，老麥克，老麥克，聖誕快樂。你要喝一點兒酒嗎？」

麥克搖搖頭，用他慣常的手勢指指他的胃部說道：「我不能喝酒，這個會要了我的命。聽着，你們都是印刷間的人嗎？」

寶金搖搖頭。「這位是比勒」——他向那位陌生人點點頭——「他是做裝訂工作的，剛從密爾窩基來，是

我內人的堂兄弟。比勒，跟麥凱勃先生握握手。」

「你能排版嗎？」麥凱勃焦急地問着，沒有理睬寶金的介紹。比勒嚴肅地點點頭表示他能夠，不過他說：「我沒有做多久，我是做裝訂工作的。」

「聽着，你們這些傢伙，」麥凱勃說，他的聲音因激動而窒息，「我希望你們能支持我，幫助我出版報紙。費特·辛特勒——」

寶金憤怒地打斷他的話：「你在開什麼玩笑？印刷間關了門啦，沒法印報紙啦。坐下來，喝一杯吧。」

「不，不！聽着，你們這些傢伙，」麥凱勃熱誠地說。他那凹陷的眼睛張得很大，帶着懇求的表情，他在桌旁的一隻空椅子上坐了下來。「聽着，現在有一條大新聞。我們得到了，他們幹掉了費特·辛特勒和他的妍頭，還有他手下的每一個人，聽着，我們可以比午後的報紙搶先——」

「啊，麥克，忘掉它吧，喝一杯再說，」寶金說：「你沒有辦法出版報紙的。」

「見你的鬼，你說我不能，」麥凱勃說着，突然激動起來一拍桌子，使一片牛酪從盤子裡跳了起來，「如果你們倆能夠管印刷機，比勒可以排版——」

寶金用手背拭拭他的嘴。「那末叫什麼人來排版呢？你總不能用橡皮滾筒印出報紙來的。喝一杯，把這件事忘了吧？」

「鑄鉛板的人！」麥凱勃說：「這裡有鑄鉛板的人沒有？」法萊向這所空酒排間的四面看看，說道：「沒有。」

麥凱勃閉上了眼睛，用手指搔搔頭髮。突然他用確確的手指指着寶金道：「那些鑄鉛板的人平常逛的地方在那裡？」

「就在第二街過去一點，不過現在不會再有人留在那裡了。這些孩子多半都上阿德家去玩骰子去了，麥克，忘掉這件事吧。」

麥凱勃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聽着，你們這幾位能夠在這裡等候幾分鐘，一直等我回來嗎？」寶金說：「你說對了，我們會在這裡等候的。我們一直要等到明天早晨，我們要——」

麥凱勃已經往門口走去。當他走出兩排門的時候，他聽到比勒說：「這個希奇古怪的人是誰？」他往第二街走出去，找鑄鉛板工和排字工常去的酒排間。

那裡空無一人，只有睡眼矇矓的酒保正在掛起他的帷帽。當他聽到麥凱勃腳步的時候，他甚至沒有回過頭來，只是直捷地說：「打烊了。」

「不，不，我不是來喝酒的。」麥凱勃說：「這裡還有鑄板的人嗎？」

「沒有了，他們來了又走了。如果你早來一分鐘，奧圖還在這裡。你認識奧圖嗎？他剛在這裡。」

「他往那一個方向走的？」麥凱勃知道胖子奧圖·索茂斯，他在鑄造工場工作。酒保聳聳肩。

麥凱勃跑到街上。街上冷靜無人，他孤獨無助地先向北跑幾步，然後又向南跑幾步，停下來，痛苦地喘息，然後，在兩方區以外，在第三十九街上，他看到一個肥矮的孤獨的人形站在街角的梯台下，一架往北開的高架電車正往這街上駛來。

麥凱勃一面奔跑，一面喊叫：「奧圖！奧圖！奧圖索茂斯！喂，奧圖！奧圖，等一等！」

他不知道那人究竟是不是奧圖。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聽到或看到他。電車駛近了。麥凱勃又高喊了一聲：「奧圖，喂，奧圖！」麥凱勃繼續往前跑去，電車開過去了。那肥矮的人還站在那裡，他確實是奧圖。

「奧圖！」麥凱勃走近了他，握住他的手臂。「奧圖！你到那裡去？」

奧圖躊躇了一下，「回家，你在想什麼？你使我錯過車子了。」

「聽著！」麥凱勃喘息著說：「你肯回去再弄幾塊鉛版嗎？該死的一個故事，我們得在報紙上刊出來，你肯嗎，奧圖？」

奧圖凝視著麥凱勃沉靜地說：「當然可以，我沒有問題。我可以弄版，如果我不太喝醉的話，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麥凱勃看著奧圖的肥短的臉。「奧圖，我都想親親你。我們一路回去可以找到寶金，法萊和比勒。」他用手臂圍住奧圖的肩膀，然後他們向往回的路上走去。

七點二十四分，麥凱勃率領著他這一群人進入工場大門。足有一方區長，列成兩排的巨大印刷機在麥凱勃看

來已不再是那麼猙獰了。他站在這些機器前面時已不再覺得孤獨可怕，他已經有了兩個可以管理它們的人了。

寶金用手帕抹抹他的嘴唇，說道：「現在你要我們做什麼，老傢伙，老傢伙？」

「裝起版來，」麥凱勃說：「把版再裝回去，我來寫故事。比勒可以排版，我們要印出新的第一和第三頁，奧圖說他可以把它們單獨排版，你把這些版子裝在圓筒上；我來做其餘的事。」

「用什麼裝版？」寶金譏笑地問道：「我告訴你報紙已經印完了，版子都已經毀了，我還是回到那一句老話，你把它忘了吧，版子早就溶掉了，我們是不留版的，你沒法出奇蹟，即使是聖誕節也是一樣，麥克，我只能告訴你這個。」

麥克說道：「啊，老天，」說著他扶住第十號印刷機的欄干，法萊開始剔他的牙齒，比勒也做著同樣的動作。奧圖看上去很平靜。

「好吧！好吧！這可也阻止不了我，我們再整個兒弄一次版好了。」麥凱勃高聲喊著，然後再轉過來對奧圖說：「你怎麼說，奧圖？除了第一和第三版以外，把全部他媽的版子再重弄一次。」

奧圖聳聳肩。「我是無所謂的，你說什麼就什麼，我弄一百萬塊也沒有關係。在我的一生中這算不了什麼，我只希望排好的模子沒有問題。」

麥凱勃敲敲自己的頭。「模子，對了，奧圖，你去看一下吧。」

奧圖蹣跚地向鑄鉛板工場的方向走去，麥凱勃又再用他的手掌敲他的腦壳。他的胃部又在刺痛了。「如果那些——他又再度陷入了苦惱。『模子已經毀掉了——』」

「要是所有的模子你都得從頭做起，」寶金嘲笑地說：「那你也許就死了心了。」

麥凱勃並沒有聽見他的話，如果他聽到了，他也沒有什麼反應。他們靜默而鬱悶地站著，直到奧圖蹣跚地走回來，他面上沒有一絲表情，看不出他帶來的消息是好是壞，所有四個人人都瞪視著他。

「怎麼樣？」開口的是麥凱勃。

「是的，模子還在那裡，」奧圖搔搔頭：「你要我開始弄版嗎？這很費時間的。」

麥凱勃抬頭看看印刷間的鐘，這是七點三十一分。「要多久？」

「我不知道，也許是一個鐘頭，我只有一人工作。」

「資金和法萊不能幫你的忙？」

「我們是印刷工，不是鑄版工，」資金說：「你給我們鉛版，我們就裝上去，報紙七十二頁，全部滲版，要費奧圖幾個鐘頭。下午的報紙已經快要上市了，新聞報十點半鐘就發出。你為什麼不忘掉它呢？是什麼見鬼的熱門故事，等到明天就不行？」

「來吧，」麥凱勃說着。他用奧圖的肩膀來支持他的身體，五個人一齊往鑄版工場走去。

奧圖脫去了上衣，領帶，襯衫，自腰以上全部裸露着工作，他按上開關，工場裡開始浸浴着藍色的水銀光。資金，比勒和法萊看上去很不高興，奧圖看起來像是從但丁地獄裡出來的胖鬼，他看着鑄版機裡面的熔化金屬的溫度，掀下按鈕，於是一大堆管線，圓筒，大釜，槓桿和指針等一齊都有了生命，發生各種嘶叫，呻吟聲，震慄的聲音。

奧圖鑄了一塊空白的版子來試試機器和金屬，用帶石綿手套的手從迴轉的鑄筒裡取了出來，再把它推回到熔鍋裡去。他故意好整以暇地工作着，不過這種態度使麥凱勃感覺到安慰更勝於激怒。已死亡的巨人終於又抖動起來了——第一次微弱的振動。

麥凱勃注意着奧圖，他從工場角落的一堆上取了一塊棕色的模子，形狀像半圓筒，上面印上去的字跡活像是皺紋，這塊模子烘乾了硬得像塊餅乾，奧圖用手指輕輕地撫摸着它的內面。

「第二頁」他說，然後把它插進鑄筒裡，調整了一下，封好在一定的地方，再按下黃色的嵌紐，機器嘶叫和吼鳴着，金屬的一部份和另一部份互相喧鬧地摩擦着。

圓筒轉了半轉，在它的外面粘着弧形的金屬板，表面上呈露着陰文，奧圖把它扳了下來，依然是赤熱的，然後把它放在刮刷機上，拉動了掣動杆，鋼刀片從內面刮下小片的銀色小鑲花，鉛版然後滑入冷却器裡，用油和水漬入它的內部。

「來吧，你們這些傢伙，快拉住它，」奧圖說道：「你們還要我幹什麼——還要我把它放上印刷機？我是鑄

版工，可不是印刷工。」

資金大笑起來。「把它放在傳送機上，」他說：「我們在外面接，」他和法萊特過身來，走了出去。

奧圖把鉛版放在移動的棍筒上，一直可以送到印刷間去，鉛版就順着棍筒，穿過鐵板壁上的孔穴進入了印刷間。

麥凱勃猛烈地感受到巨大的激動。那塊從傳動機上移動過去的鉛版似乎把它從恍惚中釋放出來，而這種恍惚却是他身受的痛苦和沮喪的來源。時間，七點四十三分，「嗨，奧圖！」他喊道：「我儘快的把故事寫出來……」

「來吧，比勒！」

他們從運輸電梯上了樓，停在第六層樓上，那是排字間，麥凱勃把比勒放了下來，他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也許這兒的一切會都不順利，不過由於他在印刷間得到勝利以後，他暫時已缺少了單獨去調查的勇氣。

「進去吧，」他對比勒說：「跟裡面的設備搞熟悉一點。我會在最短的時刻裡把稿子送下來。那邊較遠的角落裡是三十六點的機器，七十二和九十六點是手動的。」

排字間裡的鐘是七點四十四分。

「好，」比勒說：「你還有時間，八點鐘以前我開始不了。」

電梯的門開始關上了，「什麼？」麥凱勃尖聲叫着。

「你聽到我的話了，」比勒說：「工會的規矩。」

電梯門關上了，管電梯的轉過身來看着麥凱勃，並且不得不提醒他，現在已經到了七樓，麥凱勃躊躇地走出了電梯，回到編輯室裡。

在他看來，好像他已經出去了好幾個鐘頭似的，他原希望桌子上已高高地堆疊了一堆通訊社的電報稿，可是他並沒有看見。顯然地通訊社對這項消息的採訪也有了困難。蒙克俯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頭埋在他的手臂裡，麥凱勃把他搖醒了，他只是怔怔地雲着眼睛。

「來吧，快去工作。趕快到圖書室去給我全部有關費特·許特勒的資料拿來——有一大堆。」

蒙克懶洋洋地拖着滯重的腳。麥凱勃喊道：「我說趕快！」把另外一本電話簿向他擲了過去。蒙克驚惶着繼

續往前走，可是並沒有加快步子。

麥凱勃把一張紙插進編輯桌的打字機裡，由於慣常習慣力量的推動，他在左上角打下了：「辛特勒謀殺案始末」，又在這一頁的中間寫上：「歐琴尼·麥凱勃特稿」，可是他把它劃去了。他是一名編輯，他不能以記者的身份具名。他於是往下寫了下去：

平安夜，聖靈夜……世界盡已安眠，只有神聖基督的孩子繼續着孤獨的守夜祈禱。

紐約州阿爾巴尼小山丘上的聖·安東尼的鐘聲在聖誕節前的寒冷清澈的黎明中響起了古老的梵音，但它那安寧平和的聲音却被一所廉價寄宿舍的頂樓上一間幽暗房間中傳出來的四具同時爆發的機槍聲所湮沒，這一所寄宿舍的地點是——

麥凱勃從他的摘記本上核對着地址。

從噴着火焰的機關槍裡射出的子彈消滅了匪徒中的眼鏡蛇之王費特·辛特勒，把他的女人，咪咪·費特烈克撕成粉粹，奪去了他的兩名保鏢，小海朱和喬·科隆諾的生命，自從芝加哥的聖·范倫亭屠殺案以來，這是黑社會中最慘酷的一次謀殺。

麥凱勃停了下來，重讀一遍，覺得很喜歡，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他知道如果編輯主任老比爾·華特斯在場的話，他一定會把有關聖誕頌和鐘聲的一段刪去。可是他可不一樣。

他的頭低垂了下來，他不由自主地擁抱着打字機打起瞌睡來。直到他發覺編輯桌上的電話鈴又響了起來，這才把麥凱勃在昏沉中再度振醒。他聽電話機從鉤子上取下放在耳邊，他驚奇地聽見他自己的聲音好像在他頭部的某處說着：「編輯部——麥凱勃。」

在另一端的聲音說：「哈囉，哈囉，是你嗎，麥凱勃？這是比勒，我在排字間裡，聽着，你不能在這裡排版了，機器已經都冷了。」

「什麼？你在說什麼見鬼的話？」

「我說：這是比勒，在排字間裡，鍋子裡的鉛都已經冷了。你不能在這裡排版了。」

麥凱勃在電話裡喊着：「我就下來！」接着就掛上話筒。

憤怒使他的頭腦清爽，不能排版？也就是不能出版報紙？他要下去把比勒揍一頓，他於是站起來，向樓梯走去。他看見蒙克從圖書室裡出來，便招呼他道：「把這些都送到排字房去，再把我的打字機上的稿子也帶下來。」他半走半跌地下了樓梯，衝進了排字房，這樣一個頭髮蓬鬆的瘋子使比勒大吃一驚，比勒這時正坐着讀報，紙，並且吸着手捲的香烟。

「現在，搞什麼鬼了？」麥凱勃喘息着說。

比勒向那一排排靜悄悄的鑄造排字機點點頭，「那些鉛鍋子都冷了，你沒有法排字了。」

「那就把它們加熱起來就得了！」麥凱勃咆哮着。

比勒敲敲排字機的架子。「那得花費你兩個鐘頭，」他說。

「去他媽的要這許多時間！加快一點不行？」

「不行，一定得慢慢來，不然鉛就鑄不成字了。這些機器都已經冷了。這兒，你過來看一下。」他和麥凱勃走到第一架鑄造排字機。比勒把機器邊上一具小溫度指示表面上的油脂擦去了一點，指針指示着二百十度。

「應該是少多少度？」

「在六百度與六百五十度之間，得花費你二個鐘點。你一定得慢慢地把它加熱融化，否則你就鑄不成字，要碰運氣也許可以在一個半鐘頭裡搞好，不過沒有用的嘗試最好不必費心。」

麥凱勃面露着失望無助的神情，來回地在一排死寂的機器前面走動，那裡的白色鍵盤像啞牙裂嘴地笑着的象牙牙齒。幾個鐘點以前它們是赤熱的，人們坐在機器前面，把銅的字模送進鑄字的格架，鑄出一行一行的鉛字，幾個鐘點以前——

麥凱勃忽然靈機一動。「等一下，」他說：「也許它們不是同時停下來來的。也許裡面有一具比其他的工作得久些，我們可以把它加熱起來，一定會快一點。來吧。」

比勒懶洋洋地走過來說：「它們都是冷的，我告訴你。」他們經過了第一排，檢查着溫度表。其中一具的溫度高至二百七十度。第二排機器完全冰冷了，麥凱勃走在比勒的前面。他已經懂得怎樣看溫度表了，在最後一排的第四具機器上他驚呼了起來。

「嗨，比勒，四百五十度！」

「還得花費你一小時功夫。」

「讓它半小時內熱起來。」

「那得碰運氣了，也許它不會流動。」

「我願意碰運氣。上緊一點把它熱起來。」

比勒看看機器。「這是一架十四點的，那是排廣告版用的，你不能用這一架排版。」他又看看麥凱勃的臉色，趕緊按上了電鈕。機器發出了低沉的嗡嗡聲。比勒看着指示儀器，調整着一些東西，聳聳他的肩膀，「我是無所謂的，不過我們在密爾瓦基是不這樣做的，我希望用三十六點的老英國體，你認為怎麼樣。」

「你當然說得不錯……我們對那些標題的字怎麼辦？」

「毫無辦法，」比勒說：「所有這些機器都已凍住了，你有手動排字機嗎？」

「是的，七十二和九十六兩種，第一頁上我們要用『屠殺』這一個字作大標題。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一百二十點的。來吧，讓我們去找找看。」

他們走到房間的一角上，預先排好的星期天的版子正擱在石板上。麥凱勃用他那熟練的眼光掃視着那些字形相反的鉛字版：上面的大標題有：「Broker in love-cult trap. Kiss slayer to be executed the week. Governor ill at Albany. Wife sues rich mate. Charges blonde in hide-out. Tale of Kentucky vengeance. City slums breed gangster. Babe ruth not murderous hitter of yore. 標題的字體從三十六點。」

到四十八點。麥凱勃掏出一支鉛筆，開始在一個信封背後塗寫着，最後他把擬好的標題交給了比勒。全部選用了是早期天版上的字樣。它寫着：「TRAP GANGSTER AT ALBANY HIDE-OUT-EXECUTED IN MURDEROUS VENGEANCE」(匪徒在阿爾巴尼隱匿處落網——尋仇火拼兇徒殞命)

「你用這些鉛字拼湊起來。」他說：「排兩行三欄。」比勒慢慢地看看它。「可是機器冷了——」他開始說

「把它挖出來，鋸開。」麥凱勃吼道：「這些字都在那裡面。現在你們這些印刷工是怎麼搞的？什麼都不懂。你看，你把 Broker in love-cult trap 這一句檢出來，把 trap 這個字鋸下來不就得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比勒嘴裡咕嚕着密爾瓦基的一些事情，一面把版子拆開，取出其中的一行，拿到鋸子上去，麥凱勃回到排版桌上，蒙克已經帶了資料在那裡等候了。

「吉美，」他說。他把一張已被殺的匪徒的鉛版放在他前面的桌上，那一張相片有三欄大，是費特的頭部相片，他那軟弱的嘴唇上吊着一支香烟。他希望這是一張五欄的相片。另外還有一張三欄的費特全身相片，還有他的女人咪咪。在第一頁的底部有一張五欄的相片，是費特，咪咪，小海朱和喬·科隆諾在法庭上的相片，不過太深了一點。

從房間的另一端傳來鋼筆的聲音，這是比勒在切標題。麥凱勃怔怔地手裡拿着鉛版，一陣胃痛又掃過了他的全身。麥凱勃又回復了他的生命，把痛苦抑制下去，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大張跟報紙第一面一樣大的白紙。他把三張照片放在紙上，用鉛筆和尺子劃下了地位的記號。他把費特從三欄的那一塊上切下來，留下咪咪約有兩欄大小，邊緣上還剩了一點兒費特的影子。他又把五欄法庭鏡頭的那一張，切去了所有那些人的腳部，然後他走到比勒那兒。

「替我把這些鉛版，照我所做的記號切開。」他對比勒說：「快點動手。」

麥凱勃看到鉛版上的辛特勒跟他的妍頭分了家。

「那是第一頁，」麥凱勃冷冷地說。

「你不要註明那是些什麼人嗎——你叫它是標題或什麼的？」比勒問道。

「去他媽的標題，麥凱勃說：『每個人都知道他是誰。當我用『屠殺』這個字做大標題，他們當然就知道了。』」

麥凱勃回到桌子旁，他還不敢過份高興。因為現在還太早，萬一鉛沒有熱起來，萬一在鑄版和印刷的時候出了毛病——兩個人，都是喝醉了酒的——不過在他的耳朵裡似乎已經聽到了賣報值的呼聲：「號外！號外，特別號外！」突然他感到一陣痛苦。那裡來的賣報值？他到那裡去找他們？沒有賣報值，堆在印刷間地板上的報紙有什麼用？他抓住桌上的電話機。

「哈囉！是麥克勃。聽着，給我接詹姆斯·狄克西，發行部經理，接到他的家裡去，要快。」他聽到她在撥電話。一個男人的昏睡未醒的聲音來聽電話。

「哈囉，詹姆斯，我是麥凱勃。你醒了嗎？你現在聽我的。一個該死的故事，費特·辛特勒和他的頭在阿爾巴尼給幹掉了。我正在印出號外——」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誰？」

「麥凱勃，我——」

「什麼事？你喝醉啦，麥凱勃？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現在你沒法把報紙送出去了。為什麼你不早一點告訴我？」

「聽着，你這個該死的驢子——」麥凱勃憤怒地說：「你沒有聽見我告訴你我正在印號外嗎？你跟其餘的人都說不行。我告訴你，我已經在印——我一定要印出來！」他的聲音神經質地提高了。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一會，然後說道：「麥克，你把它印完還要多久？」

麥凱勃看看鐘，八點二十一分。「運氣好點半個鐘頭，也許三刻鐘。下午的報紙不可能提早四十分鐘的。」

「你給我報紙，讓我來把它發送出來。」

麥凱勃突然疑惑起來了，「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我告訴你我沒有喝酒，我——」

「聽着，」狄克西說：「如果你喝了酒或是騙我，當我到那兒的時候，我會敲掉你的頭，動手吧，把它動起來吧。」

把它動起來，下面那些笨重不會動的，在昏睡中的巨大機器。「比勒！比勒！」麥凱勃吼道：「快到這裡來！我們得把它動起來！」

他們走向鑄版排字機。缸裡的鉛已經成了液體，閃耀着銀色。指針的讀數是六百十度，「我想這樣子是好了的，溫度昇得太快了。」然後他用手手指在鍵盤上輕輕地活動着，鑄出的鉛字以玲瓏的音樂聲跳入了格子架。麥凱勃俯身過去讀出那一行字：「現在正是所有良善的人們走向——」比勒喘在踏板上；機器尖嘶了一聲以後，又發出了畢剝聲，然後把一條銀色的鉛字送了出來。麥凱勃攔住它。它很熱，使他的指頭發燙，可是他仍把它抓住了。比勒對它檢查。鉛字的表面有小點子，可是還看得清。

「就這樣吧！」麥凱勃喊道。

「好，」比勒道：「你有了稿子了嗎？」

「稿子就在這裡，我會唸出來。」

「唸出來？你的意思說是你一邊唸，我一邊鑄？我在密爾瓦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你在這裡就得這樣做。你調整好兩行的地位。你準備好了沒有？我可以唸得慢一點。」他還記得他開頭的第一個字：「平安夜，聖靈夜——」

當他在樓上編輯室裡，他由於恐懼和疲乏所不能寫出來的文字，現在都一一口述給機器上的印刷工。他們是很奇特的一對——麥凱勃，他比以往更憔悴或蒼白，他的眼睛幾乎已消失在凹陷的眼眶裡，他的頭髮蓬鬆着，他的嘴唇拉得長長地離開了被烟沾污的牙齒，他坐在凳子上，用簡捷的聲調述說着阿爾巴尼發生的故事；另一個人是比勒，一個難以描寫的印刷工，他是一個高大瘦癯的人，有着一張大而無表情的臉，用短而厚的巨指輕巧地在鍵盤上跳動着，沒有表情，也不感覺有興趣。

九點五分他們終於在合作下完成了兩頁。

奧圖把他那圓圓的，滿綴着汗珠的頭伸了進來。

麥凱勃熱誠地歡迎他：「很好，奧圖，剛排好了字，下面都準備好了？」

奧圖搖搖頭：「我不敢告訴你，」他說：「可是寶金和法萊認為除非我上來告訴你，不然他們就回家。第二頁十頁不見了，我們找不着。」

麥凱勃只點點頭：「好，奧圖，把這兩頁拿下去。趕快動起來！」

「可是第二十頁怎麼辦？版子已經不見了。」

麥凱勃高聲大笑起來。「沒有了也一樣進行。這只是編輯室那一頁，你想我們現在還能停下來？」

「可是你總得有那一版呀，麥克。」

「好吧，那就湊一頁空版好了。再不然把第十八頁第二次版，或者是印上日曆，反正印什麼都行。」

「這個看起來不是太滑稽了。」

「喝！」麥凱勃火火了。「如果你看滑稽的東西，你就等着看這兩頁好了。不過這總還是一份報紙。奧圖！把這拿下去！」

麥凱勃和比勒走到蒸汽爐上，看奧圖把模板放在鉛字版上，上面蓋了一張氈子，然後用鐵的滾軸，施以二噸的壓力，把反體的鉛字版製成了正體的模子。奧圖打算把模子從溝槽裡送下去，可是麥凱勃止住了他。

「不要這樣做！也許會發生什麼意外，我們把它帶下去吧，」

奧圖聳聳肩，他們跑向電梯，當他們在等候的時候，麥克病發了。比勒把他扶住，說道：「為什麼現在你不躺下來休息一下？」

「你說把它停頓下來，麥凱勃又可以說話了，」它現在還沒有開始動呢。」

在鑄造房的時鐘上指出現在是九點另七分。在藍色的水銀燈光之下，麥凱勃看起來像是一具屍體，他扶住一張鐵梯子，奧圖按序地把兩張模子經過機器把它們變成半圓筒形，然後塗上了油，並且在瓦斯加熱的焙爐上乾燥，使它們看起來像塊新出爐的烤餅。他把它們放進自動滾版機，熱鉛灌進了圓筒。

九點十九分，麥凱勃一動不動地扶着支持身體的桌子，他那深陷的眼睛追蹤着每一個奧圖所作的步驟。

「你得挑選那一頁是準備複印的？」奧圖問道，他問了兩遍麥凱勃才聽到他的話，他搖搖頭。奧圖就隨便挑了一張。

「第十八頁，摩伊特神秘案。」他說：「他們可以讀兩遍。」他把這一塊模子塞進自動製模器。

麥凱勃仍是精疲力竭地不能動彈。他背部的疼痛耗盡了他最後的一點精力。奧圖看看他，一面把圓筒裡的鉛版取出來，讓它冷卻。他對它作了最後一次的檢查，然後把它裝在滾筒上。麥凱勃用他的視線追隨着他的每一個

動作。

「你覺得不舒服嗎？」奧圖說道。

「我很好。現在還會出什麼毛病嗎？」

「多得很，」奧圖說：「不過你的運氣也許會逢凶化吉，要我扶你一下嗎？」

他向麥凱勃走去，用手臂圍住他的肩頭，然後他們向印刷間走去。這時候是九點三十一分，法萊在第四號印刷機上，資金站在一排紅黃和藍色的按鈕前面。

「你的運氣不壞，」資金說：「四號機的滾筒上還有紙，我和法萊從來沒有單獨開動過機器：你怎麼啦？」

「他身體不舒服，」奧圖解釋着。

安靜的印刷間的氣氛給麥凱勃帶回了力量。「把它轉動起來！」他喊道：「把它轉動起來吧，你們還在等

候什麼？你們有了紙！把它轉動起來！」

資金聳聳肩，按下了紅色按鈕。沿着印刷機的白色燈泡都變成了紅色。鈴聲悠長而響亮的響了起來，當它停止以後，聲音轉變為低沉而甜蜜的嗡嗡聲，並且逐漸加高了它的音調，輪子開始徐緩而平穩地轉動，無數的搖桿，活塞，凸桿和支柱都依着它們指定的活動動作起來，一張張的紙，寬寬的，平平的，白白的，伸過許多滾筒，然後印上了灰色的字跡。

麥凱勃看到不同的每一頁在他眼前經過，然後當印刷機的速度加快以後，這嗡嗡聲逐漸加強了。印刷好的紙張變成了一根灰色的帶子似的自各方面聚集攏來進入這機器的漩渦。喧鬧的聲音開始像連發的機關槍，並且當機器愈轉愈快以後，它發出的雷聲淹沒了麥凱勃。他依然木立在這震動劇烈的房間中央。他甚至已不能看清整齊地摺疊起來的紙張所堆積而成的分列。他沒有去看黑色的頭號標題：「屠殺」，也沒有在看已死的辛特勒的衰弱的照片，他也没有去看奧圖，資金，法萊和比勒，這些人都拿了一份報紙，瞪着眼在讀它，並且搖着頭。

他似乎覺得只聽到印刷機的甜蜜的滾動聲，和把號外送往報攤的卡車的轆轤聲，賣報童的「號外！號外！」的叫賣聲，以及幾小時以前奪去了四個人的生命的機關槍聲，以及女人的尖鳴狂呼聲，和殺人兇手所坐汽車的駛離聲，這一切都是他的頭腦裡變成極複雜的大合奏。報紙！號外！謀殺！獨家報導！報紙？是的，先生。特

最 後 的 珍 藏

● 詳 安 ●

麥爾華克非開着車子越過陡坡，轉入一條爲風雨所侵蝕的稀鬆土路，這條路雨天時一定是集水成渠的，然後他慢慢的在兩旁伸向無際的樹木中間前進着。

他熱切的希望着，自己是第一個抵達這個稱爲阿諾德布萊家的人，布萊在報紙上的分類廣告，一定吸引了不少麥爾華克非的競爭者，麥迪遜路那些畫廊的人，和他一樣也會來到這裡，以七十五元的低價購進這張天才的巴爾薩雷尼的作品。

當然巴爾薩雷尼並非一個偉大的藝術大師，也並非一個藝壇的新進慧星，可令人旦夕間立即致富，但是他的充滿陽光的風景畫，却爲一般中等階級的人所十分讚賞，他們都說，他的作品是可以令人不厭旦夕相處的。麥爾知道如果他真的能夠以七十五元購進一張巴爾薩雷尼的畫，他相信在一個星期之內可以非常輕易的脫手，淨賺它一個三五百的。

麥爾開着車子經過路邊的兩間小農舍，最後在他到達一座傾塌的，歷經風雨剝削，未經油漆的木板牆房屋之前，却先看到一個豎立着的木招，令人驚異的簇新，寫着：「阿諾德·布萊。」有一條路通到那座屋前——寧可說是以前曾有過一條道路，但現在都是荒草沒際，麥爾可以聽到車輪壓過野草的嘶嘶聲。

看不到另外的車子，如果不是第一個搶先抵達，否

別號外，二分錢。只有晨銳報獨家報導。……平安夜！聖誕夜！費特·辛特勒和他的女孩子還有兩名保鏢遭受了屠殺……只有晨銳報獨家報導！砰！砰！砰！號外！號外！號外！

狄克西，發行經理踏進了印刷間，一面擦着手。

「好，孩子，我們總於幹上了，」他對麥凱勃說：「標準報出版了，可是它沒有刊登一個字。新聞報半個鐘頭以內不會上市，這確實是一件新聞。」

麥凱勃開始輕輕地笑了，首先是對自己，然後像印刷機一樣地逐漸高聲起來，他跪了下來，身體搖晃着，是依舊在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那瘦骨嶙峋的長指頭又再度指點着，可是這一次却指着第四號，這一具由鋼，銅，鐵組合而成的巨大印刷機。

「你這個大酒鬼，你！」他喊叫着：「你這個大酒鬼！」

(本篇完)

孩子參加了婚禮以後，回來問他的媽媽，為什麼新娘子要穿白的衣服。

「因爲，」母親回答道：「白代表純潔和快樂。」

「那麼爲什麼，」孩子反詰道：「新郎是穿黑的呢？」

有人剛把他的房子保了火險，他詢問保險公司的職員道：「如果今天晚上這所房子失了火燒毀了，我可以得多少？」

「大概是十年。」保險公司的職員回答着。

則便是太遲了。

在搖搖欲墜的屋前走廊，他敲了三次門，最後一個差不多十六歲的男孩子開了門，這孩子長着一頭麥色的頭髮，凝視着，一對如同受着驚嚇的眼睛。

「布萊先生在家嗎？」

「我的祖父？」

「如果他是布萊先生。」這孩子看起來有着怪里怪氣，看人的眼神——如果不是神經有點缺陷，便是過份的小心翼翼，時常警覺着，隨時準備着在來訪者的攻擊下，一溜烟逃走似的神氣，他沒有答覆麥爾的問話，似乎是在考慮着能夠說些甚麼話——麥爾只好解釋着說：「我是來應徵你祖父的廣告，他有一張巴爾薩雷尼的畫準備出讓。」

「噢，好吧……巴爾薩雷尼。好吧……」

小孩子遲疑不定的神氣，顯示出似乎是在受着磨折，麥爾感到這個孩子似乎想向他說些甚麼，但却似若有口難言般的神氣，在那個男孩子能夠恢復正常時，在屋子裡的甚麼地方，傳來深沉的說話聲：「是誰？大衛。」

麥爾接口回答：「是布萊先生嗎？我是來看你的巴爾薩雷尼的畫。」

「好，請進，請進！」那深沉的聲音顯示出十分誠懇，好像他從前一向時常說笑話般似的，「我想你還是喜歡言歸正傳吧。」

「好吧，是的，我對你的巴爾薩雷尼感到興趣。」

「好，大衛，我們現在暫時不需要你。」

「是的，祖父。」

麥爾轉過身，看着那個男孩走出屋子。但是大衛走到門邊，兩眼盯着麥爾——好像想法要和麥爾談話，然後推開門，又大聲的將門關上。當麥爾想說出話來，男孩子却用手按着嘴唇，一臉懇求的臉色，作出的手勢，請求麥爾不要讓老人知道，他仍在屋子裡。

布萊先生在說話，但是麥爾因為看着大衛，沒有聽到，他正在尋思着應該如何作。大衛硬挺的站立着，害怕着，他的手指頭仍在嘴唇上，似乎等待着麥爾的決定。事情的發生，使麥爾現在不能立即決定，那個孩子一會兒可能跟着到前門，如果他不能令人滿意的解釋，那時才回來讓老人曉得怎麼回事。

心裡這樣想着，麥爾只好對大衛點點頭，轉過頭來對着布萊先生。

「真抱歉，」麥爾說：「我剛剛心在不焉，沒聽清你在講甚麼。」

「我剛在談起大衛，」老人說：「我的孫子，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真願意為他作點甚麼，但恐怕這一

懇：「請這位先生進來，大衛。」

那孩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他站在一旁，呆視着——不如說是聽天由命的神氣，麥爾心裡想着。他跟着那個孩子走過一條過道，走進一間小的甚少傢俱的起居室。

「歡迎！」

發出深沉聲音的人是一個高瘦的滿頭白髮的老人，當麥爾和男孩子走進屋子時，他從搖椅上站立起來。麥爾等了一下，但是老人却祇站在椅旁等候着，他的眼睛呆然的盯着麥爾背後的甚麼地方。

阿諾德布萊原來是瞎眼的。

當麥爾看出這一點，他立刻走向前去，和老人握手。

「我是麥爾華克非，」他說。

「真高興你到這裡來，華克非先生。」老人微笑着坐下，也示意請麥爾也坐下。

「我好久也沒有跟人們來往了，你想我多麼高興能夠……」他笑起來，「好吧，我不能說是看見你，但是我接觸到你的手和聽到你的聲音。你的聲音告訴我你大概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麥爾說。

「你的聲音比你的年齡年輕得多。」老人又笑起來

生已無法如願。」布萊先生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知道那孩子為我作了甚麼事？華克非先生。」

「不知道。」

「好吧，你要知道我陷入了困境，我再沒有錢，但是我——好吧，仍然合適的舒服。我有很多美麗的珍藏，我喜歡美麗的東西，那便是我的生活進入困難的原因，當……」他用瘦小的指尖擦着眼臉，微笑着：「請寬恕我，」他說：「我這樣的年紀真不應該還自憐自惜，但究竟我活得不錯，直到最近。」

「我真為你難過。」

沉默了一會兒，老人不再講話，當他又開口時，說話的聲音顫抖着充滿了情感。

「一個月之前我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華克非先生——只剩下一幅巴爾薩雷尼，長久以來我自己已經不能賺一文錢，而大衛，在城裡只能找到一點零碎工作，賺到點零錢，但……華克非先生，一個月之前，我已到了極端的窘境，大衛把我獨自留在家裡整整三天，我不知他到那裡去——我想是去了紐約——不過當他回來時，華克非先生，這孩子放在我手上整整兩百塊錢！」

老人不想掩飾他眼裡茫然欲滴的眼淚。

看了大衛一眼，麥爾看到他的嘴唇在顫抖着。「我不知道他從那裡得來的錢。」布萊先生繼續着

「他告訴我是工作得來的，但是我却知道，他可能是偷來的。不過我也知道無論他怎樣，他是這樣的深愛着我。」

「你應該多想到這一點。」麥爾說。

「是的。」老人喃喃的說。然後清清喉嚨，站起來

「我的話說得太多了，」他說：「你現在要看看巴爾薩雷尼吧。」

「很想。」

「那是我最後的珍藏，」老人說：「我非常喜愛它，從我還能看到東西時，便捨不得離開它，直到現在，來吧，它掛在隔壁房間的牆上。」

麥爾想攙扶老人的手臂，但是布萊先生却脫開他的手，「在這間屋子裡，我知道路。」他說，走到隔壁房間的屋門，推開了門，進入屋子裡去。麥爾跟着他，大衛——一臉尷尬的神色，麥爾看到他——也輕輕的走過來，站在門裡邊。

「在那裡，」老人說：「我的巴爾薩雷尼！」

他用手指指着對面的牆上，掛在那裡的是一個空白的黑色鏡框，鏡框外面是玻璃，玻璃後面却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沒有巴爾薩雷尼，沒有畫。

麥爾從鏡框看到老人，又從老人看到年輕的大衛，

又一次大衛一臉哀求的神情，又一次大衛又將手指頭按在嘴唇上，這孩子進過城，麥爾心裡想着，帶回了兩百塊錢——這個月裡老人還有吃的，是因為這孩子所作的。

「美麗，是不是？」老人說。

「是的，」麥爾說：「美麗。」

「你要買嗎？」

「啊……我……」然後，麥爾向自己點點頭，「我要好好看一看，他說：『我懷疑它能夠值七十五元，如果我付五十塊錢……』」

年輕的大衛臉上，顯示出一臉感恩的美麗神色，麥克從他的記憶，從未感到如此的美好……

當麥爾帶着他的空鏡框走了，男孩子和他的祖父又回到掛着鏡框的屋子。男孩子走到一個櫥櫃前面，開了一個大抽屜，從裡面又拿出另外一個空白的鏡框，把它掛在剛剛拿下的地方。

然後老人和男孩子坐下來，等待着第二個藝術商人的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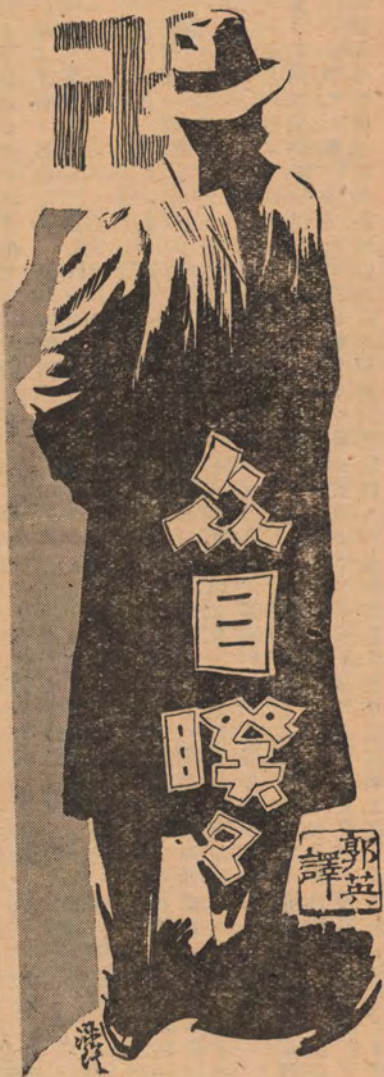
☆

☆

☆

☆

(完)



前文摘要

一九四〇年夏，希特勒以閃擊戰橫掃歐陸，所向披靡。法國敗降，由貝當出面乞和。斯際戴高樂將軍開府倫敦，糾合自由法國軍民繼續抗德。工兵上尉狄華林銜命出任軍事情報首長，首要急務在於籌組淪陷之地下工作網蒐集當面敵情，並須發展內地軍私藏軍火，以便策應盟軍登陸作戰。黎諾奉命潛返法國，建立初期情報網，以「聖母院教會名義」為偽裝，頗有建樹。

二年以後，為窺探諾曼第半島敵軍虛實專設「世紀情報網」，由水泥經銷吉萊駐在巴黎主持負責。推動工作之重鎮設於克恩城。以值集長城防線德軍機場，港口，砲兵，雷區，雷達站等資料並隨時報導敵軍動態為要務。當地領導人則由公路橋樑樑處工程師麥士林出任。自開創初期，該組織即獲得德軍長城防禦部署遠期計劃圖，頗為盟方所賞識。

爲能長期保持最新穎之敵情資料，世紀網遂發動愛國人士就地調查現況，自給地區軍事詳圖。當時盟方已擇定諾曼第爲兩棲登陸之灘頭，對當面敵情之搜求不厭其詳。同時又派遣大員專負組訓內地軍之責。不意德國警備當局適時採取偵破引動，將內地軍二責任軍官寶乃川等一鼓擒獲。影響所及使情報網工作者亦不免人人自危。

(十三)

狄華林在倫敦獲此噩耗，心情大感沉重。他曾經嚐過苦果，頭一天你心裡有寶乃川和莫林兩位在意念之中，可是突然間警察警察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撲打行動，這兩個落了網的人已被整得不成人形。你若想安睡，必須設法把他二人忘得一乾二淨。反情報局做過一次估測，假如有人被納粹特務逮捕，他所認識百分之五十五的同事多半也要捲入漩渦。狄華林現在不得不承認內地軍的大勢已去，許多情報員也只得忍痛犧牲掉。可是他繼續奮鬥的意志仍屹立未搖。最低限度，通信連繫仍屬完好。寶、莫兩位之遺缺，暫時派遣戴高樂將軍前任侍從官謝上尉和賓格兩人渡海去代理，以便遴員接任。同時又下令繪製地圖的人員應把注意力貫注在敵人某些特定的軍事裝備方面。

自從一九四三年二月間以來，納粹宣傳部即曾在諾曼第一帶大言不慚的到處宣揚：「沿海與鄰近內陸一帶的設施已經結成一個無法穿越的防區。完全堡壘化的防區！」他們並且故意宣稱這是轉播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元帥自己的話。倫德斯特當時正在巡視長城的防務。可是歸根結底這位元帥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正相反，他曾提出警告認爲大西洋長城有它軍事上和宣傳上的價值，不過，「切勿誤信長城防線是無法攻破的邪說。」

在倫德斯特的心目中長城的防線仍嫌不夠堅強，尤其在縱深方面需要加強與改善。他最關切的便是縱深的防禦配置，因爲如果防線築得夠深厚，敵人縱能鑽入其表層，仍能憑防區強大的火力使入侵部隊膠着在一處以便發動一次決定性的反擊。當希特勒發出特別命令指出護衛「心」火箭發射場的那一段長城必須優先完成防禦工事時，西線總司令會申述整個防線普遍縱深配置的重要性。可是希特勒未曾加以採納。在元首看來，既已下令建造一

條無法穿透的海岸防線，至少可殲滅敵人於水際，所以也就無須多費口舌了。

狄華林曾任法國陸軍官校的築城學教官，對於混凝土工事的效果知道的很清楚。他曾經對黎諾表示過：「我不相信混凝土工事無法突破這個謊話哩。可記得我們有過一條號稱舉世無雙的馬其諾線？」他最關心的是敵人的雷達設備。最近幾年來德國製造雷達的技術已經大有進步。吉萊發覺倫敦近來一再催促他們供給有關雷達方面的詳細情報。可是，直到那年的夏末才碰到一個機緣。以往甘輝作爲人質在克恩至瑟堡間搭乘德國軍車的水泥工程營造商米季伯，現在擔任軍工支局工地的公衆連總官。湊巧有一天奉命協助軍方建造一座雷達站。

在一九四一年底時，德國的艦上和陸上防空雷達測距都嫌過短。現時已有幾種新發展的電子偵測設備送到諾曼第來。測距較遠，精確性亦較前進步。這些設備按照外貌常賦以奇怪的諱名。諸如電爐，大煙囪，大字紙簍之類。其中有的可以在四十哩外發現敵機的踪跡。至於朝法國海岸線接近的戰艦可能在廿五哩以外就在雷達屏上顯示出光點。吉萊和米季伯一致認爲德軍設在德利夫朗得附近小高地上的三處雷達站必然成爲盟軍向這一帶進軍的眼中釘。

事實表現，在德利夫朗得進行的軍事工程乃是暗中故意拖延進度的一大傑作。名義上米季伯由軍方雇爲譯員。負責連絡每日來工地做工的法國義務勞動營隊員。這一工程一共召集了一百二十名民工，可是每天按時到工的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人。米季伯每天立在小山丘上吹海風，諦視山植叢被風吹成麥浪。他天天要對德國上司抱歉，對於因爲吃不飽而不願做工的老鄉深致歉意。他恨不能採用嚴厲手段來管束這般瞎了眼的懶骨頭。這班人竟不把德國人當做好友。米季伯故意裝做慷慨陳詞的樣子，他那豪放而有韻致的大嗓門往往跟運貨卡車到達的時間暗暗配合。

按照計劃十噸大卡車在工地卸下散裝的比利時水泥，然後折返加比谷空軍基地重行裝載。米季伯是善擅演戲的法國人，當他一面聳肩，一面向軍工支局的德籍班長唔不是時，三部卡車便匆匆的完成卸貨工作。實際上只有一車水泥，其餘兩車是沙土。這個事實在他大聲求饒時給他巧妙的掩飾起來。

本來三個月可以完成的工程一直拖到一九四四年春天才收工。米季伯正好得其所哉。因爲他藉此可以仔細檢視這項工程的內部構造。它是一座兩層建築物，底層一半造在地下，牆用混凝土建造，厚四尺，作戰指揮室設在

底層，僅正面窗門敷有防彈鋼板，兩邊窗戶的避彈設備則付厥如。電子觀測室設在樓上。據暗中調查這座雷達站需用一百五十人保養操作。

他把蒐集到的消息零星遞到組織信箱中。湯三小姐每週用老牌恩得渥打字機繕打報告。麥士林和吉萊收到這一類報告後如獲至寶。當然這樣好的機緣可遇而不可求。沿長城防線尚有許多別的工作人員從事類似的努力，因為德國人正在大舉興建電網。平均每四又四分之一哩便設置同型的雷達站一座。靠小船出海打魚的葛里昂船長報稱在亞羅滿赤以東小山頂設立了一座雷達站，另據聖羅尼負責入富朗克查明在該鎮東北三哩處另設了一座。穆林在柯坦丁半島發展的工作同志證實沿着半島東部已設立的雷達站已經連成一線。除沿海雷達站組成一條線之外，維爾和柏萊等內地城市新的雷達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這些長城防線的電網一旦發現入侵的海空部隊便可指揮聯串的海岸砲隊和高射武器實施攻擊。如欲採用干擾手段使整個雷達網歸於失效，縱有可能，也極困難。

探到的雷達設備消息雖僅一鱗半爪，可是冒的危險却越來越大。以米季伯協造的雷達站為例，在白天四週並無阻礙交通的路障，但却佈滿實施警戒的衛兵。那位面頰通紅的連絡員一點也不知當地在夜間的戒備情形。

隔了幾個月，住在濱海盧村的叔雅各醫生探得這個雷達站的大概方位，決定在夜間單獨暗訪一次。叔雅生成行之前做好了準備工夫。當天傍晚他會去芳登·亨利村為一位農夫刺破大腿上的膿瘡。是一個平靜無風非常燠熱的八月夜晚。一輪滿月把晶瑩的玉米莊稼照得顆顆像珍珠。西方有小雷雨，雷聲隱約可聞。叔雅生穩穩的開着他的老爺轎車，朝着德利夫明得，濱海柏村和拜斯萊這塊三角地段行駛。在公路向上蜿蜒的脊背處相信會碰到架設雷達的地點。這個方向正指向他返家的必經途徑。

突然間眼前亮起一盞煤油馬燈，原來車頭燈也指出前面有遮斷交通的大路障。要小心呵——他幾乎向尋找的目標步步逼近。營地衛兵迎了上來，班長在遠處大聲吼道：「你的通行證。」在馬燈照射下，衛兵額上顯出豆大的汗珠。叔雅生匆忙遞出身份證，那個大兵看過之後做了放行的手式，懶揚揚的說，「快走，快給我滾。」這時醫生才察覺那衛兵已經喝得醉醺醺的了。

他向西北緩緩行駛，慶幸通過這一關，一面竭力向黑地裡窺探。車頭燈射在人工發掘的紅土堆上，這明明是

很深的防空壕，又照射到用籬落覆蓋著的掩蔽部。想一想警戒方法使他若有所悟。剛才那個大路障似乎與衆不同。是一種裝了滑輪的活動大鋼門，四面用三股鐵刺緊繫著。這樣重型的路障就值得研究。會不會在前面另外還有一個相同的路障呢？這種事事澈底的作風正是德國人的特長。

「站住！」念頭還沒有轉完，他幾乎一頭撞上了另一個路障。一個衛兵搖擺著馬燈向他走來。車窗前出現一張肥猪形的大臉，上面射出一雙閃爍的小眼睛。只聽那人喝道：「通行證——別再想要花腔……」

「但是，我剛剛在前面檢查過了！」

小眼睛眯成一線天。「我要通行證……我認得鬼計多端的法國人……」好像突遭兩次震波的襲擊，在一眨眼工夫叔雅生領悟到兩件事。第一，這個衛兵比剛才那一位醉的還要兇。第二，最叫人心驚膽戰的是，那傢伙的手指扣在衝鋒槍的扳機上而槍口正對正車窗中人。衛兵全身倚靠在車窗上，露齒冷笑。扳機控制在微微顫動的手指根。

那衛兵滿臉暴汗如雨，嘴巴却顯得異常的乾癟，他的手指可能不再接受大腦的指揮。幸而叔雅生匆匆掏出了身份證件從車窗遞給了他，那衛兵拿到證件往後一仰，把衝鋒槍也順帶撤了回去。只聽他口中喃喃的咒罵着：「臭爛的法國人……連我們帶來的好處也不領情……這般劣種，連馬路也掃不乾淨。」又一陣重物互相摩擦的嘶嘶聲，醫生的心臟幾乎要停止跳動了。衝鋒槍再度逼近車窗，扳機慢慢的正在握緊。

突地從三呎開外發生一聲霹靂般的雷鳴，醫生從暗自默禱中給震醒過來。「放他走！在我當你是嫌疑犯抓起來以前趕快給我滾……你們這般臭爛法國人。」

那醉鬼衛兵跌跌冲冲帶着槍退了兩步。現在他立正打手式放行，嘴邊哇哇作響好像馬上要嘔吐的樣子。叔雅各猛猛的搭上了離合器摩擦片，老爺車突然擰轉一下開始轉動，逐漸在遍地鬱金香的平坦田野間加速奔馳

直到駛近杜爾斯鎮，醫生才心神粗定。從本晚這次冒險中有一件事已經昭然若揭。德國人在營地入口設置了遙遙相對的兩處重型路障，而且在夜間加派衛兵警戒。當這個訊息傳到蓋士可萊之手，經與米季伯的報告互相印證時，便可在唐英繪製的地區詳圖上留下註記。當然在當時叔雅生並不知道這麼多。他對那晚上兩次受衛兵盤查

尙耿耿在懷，於是帶着仲夏夜晚的熱浪，出着汗水，照直向他的家駛去。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以來，杜柴士又爲另一樁新工作而忙得不堪。世紀情報網接奉命令要設法掩護擊落的盟軍航空員，使他們安然脫險重返部隊。有好幾位同仁銜命專門幫助飛行員逃亡，另有一部份人負責監視空戰的進行。負責掩護者多半是農家婦女，在克恩城就有一大莊，像能幹的華克齡太太，高個子用假嗓門講話的酒商女兒裴珍妮，蓋尼那律師夫人，還加上警官李伯龍。人們時常看見李警官用手銬銬着小偷並肩在街頭走路，十分愜意的闖過十字街頭的突擊檢查組。其實那個小偷正是一位盟軍飛行員。當然少不了湯老爺的一大家子。如果杜柴士不讓他們家參加這份救人爲善的神聖工作，不開翻了才怪。

遇到有英美航空員降落在克恩附近，先在上述那幾家人家中依次藏躲個三四天。其餘的人忙着覓求假證件，零用錢，以及適用上路穿的便服。逃亡的路線事先也妥爲安排，通常由克恩城出發，先到巴黎，再轉往南部山區的漢沙省，然後由那邊的游擊區司令皮諾曼上校負責派人護送到瑞士邊境。

對於此一特殊任務，杜柴士曾經有獨特的建樹。只有他才會想出一個德國人不會搜查的地方，那就是把航空員藏在產科醫院裡。彭諾鎮的婦嬰醫院有個名叫李芄的老護士長，在這方面會和杜柴士合作得天衣無縫。

不止一次憑仗杜柴士的急智救了大家的性命。有一次，那粉飾匠駕駛着一輛救護車，車上裝着兩名從彭諾鎮剛剛救出的波蘭籍飛行員，準備送到另一家人暫作蔭庇。不料路上遭遇到突擊的交通檢查。前面汽車排成長蛇陣，停下來等待衝鋒隊員檢查車中的乘客。

腦筋機靈一動，杜柴士從駕駛座溜了下來鑽到後相去。五分鐘後救護車開到十字路口聽候檢查。杜柴士取出證件請求免查，可是無濟於事。兩名穿馬靴的衝鋒隊員威風凜凜的走到後面，一下子打開救護車的正門。

在車廂內兩名波蘭人雙手被反縛在背後，躺在擔架床上。兩個人嘴裡都塞着毛巾，只見他兩胡亂的掙扎着，眼球凸出，漠然無光。杜柴士在旁邊大聲警告道：「留神呀！危險的瘋子！」

攔路桿很快的抬了起來，杜柴士安然載着瘋人通過檢查哨。從此之後，世紀網的同仁給杜柴士起了一個諱名，叫他：杜傻三。

(十四)

這些日子，地工同志們對於杜柴士都特別表示關懷。他成日爲組織奔波，付出太多的精力，也在過多的場合露過面。太太峨黛雖竭力保持鎮靜，却也不免發出怨言。杜柴士漆飾工作室的背後時常積聚許多準備傳遞的消息，因爲杜柴士忙着他實際工作，常常有勞峨黛替他交給送信員。

在杜柴士和同志們知所警惕以前，危機已迫臨而至。首先發覺危險徵象的反而是峨黛。一個無風而燠熱的早晨，杜柴士出街已有數小時了，峨黛正忙着收拾起居間。從敞開的窗戶可以聽到屋簷下孩子們作遊戲的嬉笑聲。杜家幼女蒙妮也在其中。這樣倒好，做媽媽的自忖着，至少也一兩小時沒有人在身旁廝纏。

接着忽然聽到四歲女兒蒙妮才牙學語的冒出一句話，使她頓時感到混身戰慄不已。那女孩在街邊人行道旁對同夥小朋友叫道：「你們家沒有我家出名，我們家叫第二局。」

峨黛從突如其來的驚愕中醒來，控制住自己的神志，然後打開前門從殘缺的石階下到人行道上。她叫着說：「蒙妮，好孩子，到這兒來一下。」隨着她的呼喚，六七個小朋友同伴一致瞪眼朝她注視。人家玩「假當真」正玩得起勁，半路插進大人來，真討厭。峨黛認得出其中有個女孩住在這條街的盡頭，正好和秘密警察的宿舍是近鄰。這麼一想，心頭猶如潑了一盆冷水。

峨黛大聲解釋說：「好孩子，進屋裡來一下，幫媽媽一個忙。」然後強作笑容朝蒙妮問：「你們今天早上做的是甚麼遊戲？」

「我們玩住房子。我們家是第二局，我聽爸爸說過的。」

「我的好寶貝，你還不大清楚，」峨黛一面說，一面轉身冲着其餘的小朋友，好讓大家分享這個秘密似的。「你們看，在家裡我們也玩過一種遊戲——每間房子叫一個局。廚房叫第一局，臥房是第三局。你們看，每間房子都起名叫不同的局……」講到後來她的聲音因心虛而漸趨微弱的。小朋友乾瞪眼望着她，沒有人答腔。他們並不這麼容易受騙的。雖然沒有把握重點，他們不免要納悶：杜媽這樣着急的否認。她家不是第二局，是第幾局？

孩子們事事喜歡打破鍋問到底，說不定回家會問自己的父母……小蒙妮被這頓搶白弄得更迷糊了，她旁叨着：「可是媽媽，我們家怎樣不是第二局呀？……」找到下台的藉口，峨黛連忙領着蒙妮回到屋裡。那天剩下的時間做媽媽的便把小女兒帶在身旁，不讓她溜到招呼不到的地方去。

但是，這樁事一直使峨黛提心吊膽。這個漏子再要多久才洩底？不能把四歲大的小女孩老栓在屋裡呀！可是你又無法向她解釋清楚，小女兒的一句話可送掉父母的性命。當峨黛把這個心事向丈夫透露時，杜柴士也不像以前那樣的達觀了。那時他一定勸她不要操心，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次，連他也只知道了厲害。他必須守口如瓶，不能當着孩子們的面隨便講話。從此他頗有自悔失言之意。

不管從什麼角度看，組織保密的確大有問題。有些半工的，像萊茲鎮那位頭腦冷靜的屠夫馬安諾，頗得要領；他絕不動筆，只帶口訣。每日自德軍空軍基地地下工歸來，總有新的消息源源帶到，譬如查出警衛森嚴的加比谷和馬隆機場炸彈庫與油池的位置等等，盟軍計劃官列為最優先的作戰要求，便是癱瘓當面的敵方機場，使德國飛機無法在諾曼第海岸後方一百五十哩半徑內的基地從事活動。這一來才可使雙方空軍立於同等的態勢。馬安諾經與德軍訂約，為空軍基地煉製鹹肉，所以在機場上他是最受歡迎的法國老百姓。杜柴士經常期待從他那邊傳來口訊。

就在這一陣子，杜柴士向馬安諾以及許多半工同仁耳提面命的發出如下的警告：「請你們今後儘量的避免到家裡來找我。有事，到旅人咖啡館碰頭好了。如果我不在，留一張條子在保羅店舖地窖中的報廢鍋爐裡。」送信員金伯，藉購辦零件之便照舊每過去巴黎一次，總要從上級傳下來一張最新的情報蒐集指導要項表。麥士林辦公室存檔抽屜中這一類蒐集要項表已經存了一大堆。資料查核的工作越來越困難，因為狄華林從倫敦發出的問題，非常緊迫。既不准延誤，又不准討價還價。舉一個例，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份最末一週收到的蒐集指導要項表是這個樣的：

一、極機密

有關沿海地區除前已具報各種防禦工事設施外，現需補充以下各種情況資料：

一、拱衛洪府鎮之掩蔽部正確位置何在？尤須注意掩護該鎮火車站，市商會及主碼頭各掩體工事之位置。
二、自洪府鎮向西，在海灘上經敵軍敷設之佈雷區，邊界現已延伸至何地？所埋地雷之程式為何？係殺傷人員用者抑係阻遏戰車用者。

三、說明保護戴夫斯漁港敵方砲兵之火砲口徑。
四、嘉尼西山嶺僅在面臨巴勒維鎮方向挖掘坑道使之要塞化。至於面對東古斯及鄧鎮之側翼有否要塞化？希即查報。

五、據報在奧沙林鎮以南發現掩蔽部工事七座。查明此等工事是否僅作砲兵觀測台之用。並希複查後供給細部報導。

除以上五問之外還有一大串問題，一共是十一問。麥士林把這些問題按權責分配給各地區負責人，再由他們分別指定專人發掘每一細節。總之，按指導要項查報實情實在使人頭痛的事。

如今由陶德軍工局承辦的工程進行得異常的忙碌。從比斯開灣沿北海海岸線向東北一直通到挪威的北角，希特勒發動了三十萬奴工為他建築大西洋長城。這些奴工們出力的幹活，勤勞得好像沙漠上的海獺。一年當中被他掘出的土方總數達到二百萬立方碼。不過幸虧狄華林到巴黎開會時宣佈了以內地軍從旁兼作情報蒐集的政策。在此項正確決策輔導之下，世紀情報網屬下有了足夠多的拾穗者。這些人檢到的不是麥穗，而是一粒一粒的細部情報。

在蒐集要項表中，火砲漸漸被列為優先調查的對象。火砲似乎較之混凝土工事對盟軍有更大的威脅性。架設在這一帶海岸，用來把守海上進入路的大砲，可能由二門一組到大門一組等不同的放列。其中不乏口徑達十二吋的岸砲，而且是用雷達控制射擊的，某些陣地在設計構工時可以使他作三百六十度迴旋向任意指定的方向射擊。負責火砲情報的穆林已經加派人員向駐紮砲兵部隊最多的柯坦丁半島刺探消息。據聖國錫村國民學校校長李查先生報告說在柯坦丁近海牙鼻設有重砲陣地多處，在瑟堡以南柯勒維鎮鎮校校長劉德萊也查出附近駐有砲隊。不過這些朋友們異口同聲的說要想看到貨真價實的重砲機會越來越小。因為德國砲兵以巧妙的偽裝點綴他們的陣

地。有時他們挖空了斷崖中部掘成放列砲位的坑道。再把松枝草皮遮封砲口附近的貌面更使人無法辨別出陣地的所地。

事有湊巧，居然在盛開石南科花朵的聖馬丁鎮一帶讓組織中人探出了一點耳目。可是就憑這一點收穫也夠使人膽戰心驚哩。這一帶海灘將來便是聞名遐邇的美軍猶大灘頭。就在美軍將來登陸的正面有不少海岸巨砲陣以待的恭候盟軍光臨。穆林極欲查明此一陣地的火砲口徑究有多大。他在附近村落裡巡邏，認識一位矮個子的電器匠，名叫毛利。毛利在聖母教堂村開了一升電器行。有一天下午，毛利正在工作台上做活，穆林獨自一人立在門前，身上照舊穿著他那件舊皮夾克。穆林頗為戲劇化的開門見山就問：「我來尋找一位願意為戴高樂將軍效勞的人。」

「誰不願意幹呀？」毛利頗有風趣的反詰一句。不用幾天，他成為受命調查附近砲位的世紀網情報員。有一條縣級公路從聖母教堂村蜿蜒而來，經過這些目標砲位，只要用湯乃勃繪製的分區詳圖按址對照不難相當正確的標出砲位的所在。可是毛利計不出此，他有一套辦法。居然也順利的完成交付的任務。他騎着腳踏車沿縣級公路踩了一趟便正確的估出六門火砲的位置。

這一帶公路有小小坡度，毛利沿公路穩重而吃力的踏着自行車向上爬坡，眼角瞞得出一門砲大約在山坡上二百碼處。山坡上到處散佈有德國的砲兵，個個打手勢要他趕快走開。可是他卻頭也不回在陡峻的坡道上沿蜿蜒的公路努力踏着車蹬。在金雀花遍野和松樹滿山的情景中，只有這個戴軟胎便帽的法國人蹬踏得臉紅頸粗，汗流不已。他可以感覺出大腿肌肉如何與地心引力相搏鬥。毛利實際上儘可能保持一種等速的前進速度，小心的默記着前輪滾轉的圈數，好像竭力獲取步行時同等步幅的效果。

穆林則以不速之客的姿態偶爾到毛利家裡來投宿，順便打聽一下獲得的消息。毛利太太曾經半開玩笑的對年輕貴族抱怨說：「是你鼓動的好事，我們老闆近來頗三倒四的快變成神經病了。我最近時常看見他嘴中噙噙有詞的衝進臥室，然後在香烟錫紙的背後記下一些數字。」

調查德軍火砲的口徑是一件頗為棘手的難題。甚至住在陣地附近的當地同志也難尋出答案。原因是那些砲兵陣地通常總避免靠近公路。吉萊要求他的手下先從駐在部部隊的番號着手，然後再請與部隊有往來的人物揭開火砲程式的機密。在馬丁鎮，毛利喜歡用自己獨創的方法。每天乘自行車路過砲兵陣地附近時，照例要接受衛兵的

盤詢。他掏出良民證供對方檢查，一面倚在把手上一壁喘氣，一壁勝羨慕的歎息道：「好大的砲呀！」

這叫故意套話使人洩露真情。他使用這個詭計不下數十次，但是總是白費心機，得不到反應。碰巧有一次遇到一個懸頭懸腦的衛兵，憑仗愛國熱誠自動的答腔道：「大當然夠大——這是一五·五公分的榴彈砲，用來轟英國兵的。」從此這位矮個子電器匠達到目的，再也不在這兒露面了。

通常毛利把資料蒐集到手便抽空乘火車去克恩交差。他走到聖心廣場的保立保險公司辦事處向辦事員郝立維接洽生意。毛利老喜歡穿他那件破舊不堪的皮短衣，腰間束着一根皮帶。衣服的翻領已經破到無法修整的地步，可是就在翻領的裂縫處藏有捲成一束的香烟錫紙，反面註明駐軍的砲兵陣地位置和砲位離最顯著的陸上標記間的距離。

在一個小地方如果老是一個人嘮嘮叨叨的提出問題，自然容易啓人疑竇，所以吉萊指示克恩地區工作站派遣內地軍人員履行調查工作時要分進合擊的戰術來彌補此一缺陷。只有巴黎的無名上校和少數承辦人才知道全般的情形。譬如說，在馬丁鎮除了毛利之外，還有兩位情報員也奉命以單刀直入的手法分別刺探火砲口徑的秘密。其中的一員與毛利素昧生平，曾經設法調查出一個砲兵連駐在米賽斯村東端的一座石屋裡，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士兵。同時利用當地農民做線，查出做為砲兵連營房的建築中，那一間是餐廳，那一間是軍械庫。

同一位情報員報稱大營村正東，位於俗名「鋤根角」的懸崖的頂端，德軍築了一處砲兵陣地。陶德軍工支局曾在此一陣地投下了極大的工本。後來盟軍登陸戰史證實這個陣地成為諾曼第一帶最具威脅性的要塞。顯而易見對懸崖頂上的砲位，盟軍必須另眼相待，可能要事先派出一支特遣隊專門向鋤根角陣地實施突擊。世紀情報網大營區的負責人法蘭尼不久便收到一張蒐集要項提示單，迫切的要求他調查防守此一絕壁陣地的兵力。經過一番調查入手的策劃，法蘭尼決定發動四十名同志專門做這一樁任務。其中二十人由內地軍派遣，另外二十人由世紀情報網抽派。可是，最初的試探感到異常棘手，使人倍覺沮喪。

法蘭尼，年已四十，是個曾經浪跡四海的老水手。面龐紅通通的像一塊耐火磚，嘴邊蓄着一絡小髭。走起路來一搖兩擺有如陸地行舟。他這人素來就厭惡紀律的約束，時常依老賣老的跨下海口：「我老法，走遍七海，那一個港口的禁閉室是甚麼樣不會見識過？海軍嗎，哼，別想沾我一根汗毛。」

爲探勘位於鋤根角的砲兵陣地，法茵尼使出了全副的精力。他的耐性和辛勤工作使他後來榮獲法國政府賜予大戰十字勳章。如果有人說老法冤枉的得了那塊銅牌，他不跟人拼命才怪。

法茵尼在大營村的近郊開了一引咖啡館，桌椅設備最多可以容納百十來位客人。憑這引店作資本，他開始動腦筋。首先他向主管公署申請烤麵包的執照。批准之後，再請求讓他的下鄉收購燃料，那是指每日爲作麵包必需向烤爐裡填的劈柴。他偏偏選定一位叫富琪的農民購買劈柴。因爲富琪擁有一座諱名「假髮」的山頭，從假髮山頭的斜坡上舉起一副双目眺望，通往鋤根崖的燈子園和農作物便一一瞭如指掌。

借助於地區詳圖，羅盤和双目鏡等用具再與附近聖必爾教堂的尖塔互現對證，法茵尼便可以很方便的辨認出六門大砲的放列位置。但是，若問這些大砲多大口徑，却因距離太遠無法判明。遠遠看來陣地周圍佈置了兩層灌木籬笆，經法茵尼跪在草地上窺視的結果，發現是妥爲偽裝的鐵棘藜。獲悉這個謎底之後，他那紅磚色的臉上泛起了了一道道的皺紋。此種灌木籬笆與衆不同，每天傍晚時候被秋天的落日斜照便發出金絲似的反光。當地老百姓相互間流傳着耳語，富琪家的假髮山頭會冒毫光，地下一定有地雷。法茵尼的心理有數，不禁搖頭太息：德國人居然把幾門大砲搬上了懸崖的邊沿，如同貼伏在絕壁上的要塞，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一帶的地形他非常熟悉。懸崖的下方伸展着一坦平陽的沙灘，西起貝生港，往東與聖馬考夫村接鄰，足足有十四哩之遙。如果那幾門砲口徑與已知的其他火砲相若，所有這一片海灘均將戰慄在它的有效射程之內。

從交辦的蒐集要項提示表上所列舉成串問題中，法茵尼猜不出上級爲何特別重視鋤根角岩頂上那幾門大砲，當然，那時還沒替那一片海灘起了個諱名，叫它做「奧瑪哈」或「猶大」灘頭。就法茵尼以及成百累千的無名英雄而言，他們不必提出疑問，唯有憑信心奉命工作。他在隨後六個月當中，想盡千方百計所獲的消息可能填不滿一頁打字紙。

跟叔雅各醫生一樣，法茵尼首先要讓在強迫勞動營做工的年輕朋友們對他發生信仰。每個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咖啡館總是生意興隆，高朋滿座。屋子中央擺着一只大煤爐燒得紅通通的，室內手風琴手奏着活潑而輕快的青春舞曲，和唱的酒客聲震屋宇。在黯淡的一角，村姑們伴着勞動營的隊員在舞池裡臉貼臉翩翩起舞。德國佔領軍曾經張貼禁令不准居民跳舞。可是這個偏僻的村落，駐軍因兵力薄弱，也就不願意管這種閑事。所以法茵尼落

得今來陽陰達。一面暗示自己有抗拒軍令的骨氣，一面也可以藉此討好顧客，以廣招徠。

遇到有空時勞動營的隊員們喜歡圍着捲起衣袖出着手臂的店主，大家無所不談的交換情報。不出所料，事情果如他逆料之壞，那幾門位於鋤根角的巨砲果然是十五公分半口徑的長程加農砲。射程可達二萬五千碼，而且據他們說這個砲兵連兵力也異常充足，除了八十五名砲兵之外，又加了一百二十五名的警衛人員。

要是查問從絕壁到海邊有多遠，那還不容易，他們去過多少次了。只有廿碼遠。可是甚麼樣的軍隊有本事攀登百來呎高的懸崖絕壁呢？那一段絕壁總不會低於一座九層高的大樓房。鋤根角懸崖的砲兵陣地已經盟軍派偵察機照過幾次，證實這個情報正確無訛。

爲向鋤根角陣地實施冷不防的突擊，美國陸軍第五十突擊營指派了一個特遣隊以奪取此一懸崖陣地爲專門任務。他們在英國南部孤懸海上的懷特島 (Isle of Wight) 找到類似的峭壁，專門指定的特遣隊得到訓練，以便時機成熟時去鋤根角大獻身手。

使得世紀情報網感到一籌莫展的反應是那些行踪極爲機動的鐵道重砲。德國人利用諾曼第海岸線後方的鐵路做爲機動砲座，正在擴建口徑爲十七公分的鐵道砲壘。這種砲射程勝過十五公分半，可以射到三二、三七〇碼以外。散佈在柯坦丁半島上的穆林部下共發現有八組鐵道重砲的踪跡。克恩變電所技術員夏德也報告在克恩縣奧恩河以東也發現集結了許多組的十七公分鐵道砲。其中有一組藏匿得最巧妙，它以洪鎮附近的隧道作爲藏身之所，每當盟軍飛機在附近盤旋之際，便像一頭烏龜似的精靈地縮進山洞。此之謂入土爲安。

德國兵在咖啡館喝酒的時候，曾經誇下海口，他們吹噓說別看這種龐然大物的鐵道重砲，操作起來非常靈活，而且射擊精度也非常之好。它無須對同一目標物轟射兩發以上的砲彈。只要射擊兩發！這種話幾個彎一轉傳到杜柴士耳裡。那粉飾匠在第一次大戰時幹過砲兵，既是有心人又不外行。他曉得對這種砲實施有效的反砲戰非常困難。他對這個問題煞費一番心機，終於想出從心理方面下手的辦法。根據長期的觀察，他發覺德國人對於體力運動頗爲熱心，尤其對於青年人從事體能活動特表愛慕。

於是杜柴士夫婦暗暗徵集了一大群十五六歲的少年男女，發給他們一些贗品證件，要孩子們每逢週末便騎腳踏車去遠足旅行。他們穿着運動便裝在奧恩河以東沿着蜿蜒的山路作集體郊遊。德國步哨一個個用愛慕的眼神注

觀這一批活潑可愛的少年，讓他們自由行動絲毫未加盤詰。他們把分區詳圖捲成圓筒藏在自行車把的鋼管裡，等回家以後便將每週發現的兵力異動資料偷偷註記在地圖上。如有任何重大收獲，杜柴士便會提前拍發消息。他可以從克恩地區控制的無線電台直接發訊給倫敦。這秘密電台就由電信局同仁按照杜柴士的規定特別代為架設起來的。地點位於燭眼神鉛管匠阿申的家裡，發報機和天線裝置在壁爐的煙肉裡。自從架設之後，一直得心應手在使用中，未曾被秘密警察偵查過。」

從杜柴士起，所有工作人員近來都因睡眠不足而深感精力不支。原因之一，可能由於狄華林提出的問題太多。而且經過吉來過目以後又附加了一些小題目。現在漸漸把注意力集中到駐軍兵力這個大題目上來了。杜柴士準備的分區地圖雖然與德軍的防禦部署有關，那麼駐軍的兵力與素質自然成為盟軍判斷敵情的重要因素。只要稍微有個風吹草動，說是德軍已加派生力軍進駐沿海一帶，沿長城防線後方的各處地下工作者就要忙得個人仰馬翻了，這些軍隊駐屯在那些村莊中？一共多少人，甚麼兵種？他們裝備了甚麼樣的運輸工具，使用何種武器？部隊的兵力有多大？他們以前在何處作過戰？最重要的一點，士氣如何？

在上述一連串問題中，世紀情報網已找到不少答案。於至最重要的最後一問，他們則引證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施特的觀點為註解。在倫德施特元帥看來，駐防長城沿線的軍隊大部份毫無作戰價值。不管紙上談兵時把長城防禦的重造性拾得有多高，實際上真正訓練有素體格能夠格的優秀軍隊總是往俄國戰場或地中海戰場調，於是剩下來留給長城戰線的部隊竟是由匈牙利，捷克，波蘭，奧地利這些附庸國青年組成的國際兵團。這些人對於防守歐洲堡壘此一偉大使命可以說毫無興趣。部隊之中當然仍以德國人為基幹，可是大部份的德國兵不是十八九歲的孩子，就是快五十歲的老兵。而且不少人因為在俄國戰場過冬時得了三等凍瘡才轉調到西線來休養的。貝葉鎮開腳踏車行的麥喬治殿下曾經略作估計，他發現從考生爾斯到大營這二十五哩長的海岸線上軍隊中的老弱殘障不下一千五百名之多。

在法國人民衆目睽睽之下，駐軍的種種症狀逐漸被居民一一發覺記在心裡。法蘭尼是以蔑視跳舞禁令出了名的，他在大營鎮開了一間咖啡館，有機會記錄一件證詞。某個週末法蘭尼在廚房裡忙著準備為全家食用的禮拜大餐。幾名德國兵伏在吧檯邊偷偷的嚼果子汁。他們廚房裡頻頻暗送秋波，可是沒有人開腔。當晚法蘭尼送了一

個小紙條，上面寫道：「部隊士氣甚為低落。他們的伙食極為惡劣，聞到燉牛肉的味道，一個個流連忘返。」克恩地區工作站的一位同志名叫許爾滋的，利用職業上的方便，時常可以套取德軍部隊佈署和調防的確切消息。許爾滋是法國亞爾薩斯省人，從小講得一口流利的德文。人是細高條型，張着一雙大眼睛，能用亞省沉濁的鄉音說法語或德文。他在克恩城大南門外的渥賽施村開了一家無線電修理店。渥賽斯村多數是勞動階層落戶的地方，所以變電所技術員夏德下了一番工夫之後，便把許爾滋吸收到組織裡來做半工。以許家無線電行的地下室為組織的發訊處所再合適也沒有了。

過了幾星期，夏德便中調問許爾滋和德國軍人交情攀得怎樣。許答說，關係非常融洽，他們現在一夥夥的到店裡來聽無線電。「甚麼，聽無線電？」夏德大吃一驚的問：「他們兵營裡連收音機也不贖嗎？」那醜八怪的瘦高條慢吞吞的回答說：「老朋友，收音機當然有囉，不過，我想他們在兵營裡收聽倫敦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BBC節目總不大方便吧？」

休假的德國軍人巡邏在克恩城廂內外者多如過江之鯽。有的人從瑟堡趕到克恩來會晤女友，有人到克恩來找其他部隊中的舊相識。也有人在此地轉車前往巴黎去找溫柔鄉銷金。在目前德國軍人中間流傳着這麼一句耳語，克恩有一個法國人，講得一口道地的德國話，會修收音機，價錢便宜而且技術高明。

由於老主顧很多，你當然要挨次等待服務的機會。何況因為盟軍飛機經常不斷實施可惡的空襲，致使無線電零件的供應大成問題。不過總有輪到為您服務的時候……

「我希望在您假期屆滿之前替你把這部收音機修理好。」許爾滋用這種詞語打發主顧每天總在十二次以上。「可惜你不能在克恩多玩兩天……幹嘛不相信我，把收音機留下來呢？這樣吧，留給我讓我多花點時間仔細為你檢修一下。我擔保會使你滿意的。」

「唔……好的，我想我可以信賴你。」

「別這麼說，官長，我從來不會拆過德國官長的爛污。讓我想想，您是凱伯中尉吧，請相信我。您駐防在——」

「河灘村，就是靠海濱那個村子。」

「啊，河灘村，不過，最好告訴我部隊番號，中尉，以免郵包中途遺失……」

「那是當然要考慮的，我倒忘了這一層，真傻。老闆，你寫砲四四一營就沒有錯了。」

許爾滋每週大約要寄走一二十部收音機，同時一二十處部隊駐地便也遞向倫敦。

受命調查部隊駐地的人當然不只許爾滋一個。此外，曾任國校校長的富朗克現在每天到聖羅縣政府上班，屈就德文翻譯之職。還有克恩火車站站長，那位頭頂戴山濯濯的小個子阿智。他們倆也都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很困難的累積到點點滴滴的部隊調遣消息。譬如阿智站長心裡已經有數，用鐵路車廂運送一師兵力需要多少列車。可是在廿四小時內東來西往，經過克恩的軍車不下四十列之多。站長當然憑腦筋記不了這樣多。他可以事後請查軍運行車令簽發的數量。但是德國人也是鬼計多端的，他們會故意簽發捏造的軍運行車令使你真偽莫辨。他們早已曉得鐵路員工中潛伏有抗德份子。

不過利用寄還凱伯中尉的收音機，世紀網就可以把握最確實的部隊防地。他必須留下真實的駐地，否則就別想再收到修好的收音機。

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秘密警察方面已毫無疑義的找到一些使人疑慮的痕跡。他們派出了許多眼線。他們會派人去濱海盧村那一片風沙蔽天的海灘三次造訪叔雅各醫生的住所。由法籍奸細恩司特出面主持盤詰。一問總要問幾小時。使叔雅生大為驚詫的，調查人員對於他的行踪似乎比他自已還要清楚。譬如說，「叔雅生，在九月份從一號到十五號，你會去濱海的考爾斯四次，告訴我，為甚麼？」

叔雅生故作鎮靜，一面用力抹弄短髮一面答說：「諸位先生比我更清楚。我是應邀出診的，我要查查病人登記簿……」

說老實話，他去海邊為了勘查佈雷地區的幅寬和深度，不過幸好在那本皮面登記簿裡有案可稽。他去那兒乃是為診視一位患支氣管炎的老婦人。

恩司特早知道有這末回事，更清楚他開的處方於第一次診病的當晚就送進藥房歸了檔。那麼為何要三番兩次的去複診呢？而且為何要時常的光顧考爾斯呢？

為了掩飾真正的意圖，叔雅生只好搬出病人登記簿來做擋箭牌。而秘密警察的走狗却總是抬出藥房的處方存根來兩相對證。那一次有驚無險的查詢中，秘密警察不會搜查診所。可是話已經問到骨節眼上了，恩司特臨走時面色

不愉的說：「醫生，你好像是抱著甚麼目的去的，我希望弄清這一點。」

不出幾天，個性倔強嘴巴又不讓人的鉛管匠阿申在家中遭受搜查。可能此事出於一位親顏事敵的線民底檢舉。那人問起阿申對時局有何看法。和杜柴士的作風恰相反，阿申不會在德國人面前阿諛的佯笑。他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那個倔強的青年，頭髮垂在額前大無畏的答說：「如果法國人個個跟我學習，我擔保諾曼每一株蘋果樹上會找到一個被吊死的德國人。」聽取時局觀感的人半響間不置一辭。次日秘密警察遍遍阿申的家屋。

在以後數週內又搜查了三次。他們用鐵錐掀動石階，拆開廁所內的水池仔細察看。阿申的妻小吓得要死。可是鉛管匠本人却站在一旁冷笑，一點也不畏縮。對於秘密警察這種方式的澈底搜查，他私下非常輕蔑，因為他們根本不懂竅門。石階被掀起，可是屋頂却安然如恆。他們朝牛角尖裡鑽，萬料不到有人會從煙肉裡發出無線電。對於鉛管這一行他們更是一竅不通，因為這班人不知道在水龍頭附近接了一段不通的水管，其中藏有亟需搜求的地圖。

這一段艱苦的日子，負責組織安全的老屠時常到麥士林工程師的寫字間來共商大計。為使世紀網得保無虞，兩個人密談頗久。各工作同人必須嚴守前令，要憑仗隨身攜帶的小字典查出人名。關係重大的地區要圖負責入必需妥為收藏。另一個鉛管匠同志，那個赤髮鬼張伯斯，把他經管的一張分區詳圖捲藏在一截自來水管中，兩頭用漆封牢，然後放在吊桶裡，搖動轆轤沉在水井的水線下。聖母堂村的毛利却另有妙法。他把分區詳圖埋在石壁的空縫中。瑟堡的葛斯齡喜歡把地圖埋在花盆的泥土裡。

克恩警局的督察李伯龍給組織弄來一張為德國人出力的法奸黑名單。這張黑名單頗為可信，因為是由克恩秘密警察起草的底子。往後單上有名的人，假如因與世紀網的同工狹路相逢而死於非命，這沒有什麼好講。他應屬死有餘辜，接受了國法的制裁。只怪他為何單單要幹出賣民族這個行業！

經過商議以後，老屠發出了新的命令——千萬不要利用新開張的咖啡館作聚會所，因為德國秘密警察已在暗中裝了錄音設備。如果遇到自告奮勇表示要援助盟軍飛行員的傳教士，不要中計，他可能是冒牌貨。而且敵人利用偽裝教士的身份打進組織供給消息最難澄清界線。超越某一點，對任何人不得輕易置信。

從倫敦發來緊急的召號，呼籲所有的法國抗敵組織要按照計劃實施逐級授權。自內地軍首長寶乃川將軍與英

林二氏被捕之後，權力下放更屬有其必要。而且德軍以撲滅所有地下組織為目標的「大公作戰」仍在積極進行，絲毫沒有鬆懈的跡象。

九月初在巴黎又掀起了一股搜捕行動的高潮。全般而論，地工人員的士氣眼前已降低很危險的水線。如果認為得力於內地軍的支援，世紀網仍能照常工作，那完全歸功於沿海岸一帶工作人員未受到影響的緣故。

上級派遣博比雷和葉托曼潛返巴黎，使他們負責整頓，以期整個機構能夠重上軌道。原則上首腦部的總機關仍舊設在巴黎，而行動單位以及內地軍部隊則授權由各地區工作站就近指揮。各地區具有單獨與倫敦連繫的工具與能力。

迄今為止，克恩地區工作站轄下被捕的人為數無多，可是吉萊已經感到情況日見危急。九月的第一週，秘密警察在克恩南郊廿哩的法萊斯鎮破獲了一處軍火儲藏庫，連帶拘捕了二十二名內地軍的幹部。其後克恩以東三十哩的黎西鎮也被查獲一處軍火庫，因受株連而逮捕的人數日趨增大。煤商孔拜向吉萊訴苦，設在克恩城內聖心廣場的煤炭行已經受人日夜監視，而諾曼第泥煤開發公司也在清疑之列。吉萊經由麥士林下達指示，孔拜和負責軍火儲存的青年羅米，必須從速迴避，離開克恩藏匿起來。

為能有有效的實施權力下放計劃，博比雷，白齊樂，陶亞非上校，吉萊諸位上層領導曾經反復檢討多次。世紀情報網的工作方式必須改弦易轍。目前有關分區詳圖，敵軍士氣與部署報告等資料常常成捆的堆積在巴黎總機關的辦公室內。據第一處負責人外號無名上校的裴吉克估計，每週由克恩專差金伯帶來的文件總有七磅多重，堆在桌上足足有三吋半高。

陶亞非上校與郵政總局一位執行長連絡後商安新的步驟。今後由第一處核查過的報告，先送軍民協會，在那裡與它們本身的情報報告集集一齊，然後利用郵政路徑傳遞。這些報告裝進毫不碍眼的帆布郵袋之後，便按普通郵包一樣由鐵路送到小布列頓省的羅倫特。在羅倫特由唐亞力監督裝上雙天使號漁船然後，定期在海外轉交給Zet號拖網漁船携返英倫。那艘其貌不揚的雙天使號，自從搭載黎諾全家以來，已經順利地為世紀網出過十七次公差。亟待改進的事不止一端。情報傳遞僅為笨笨大者而已。由克恩轉遞的消息失之過多。假如麥士林機關不幸受到慘重的打擊，必將使世紀情報網和地區的內地軍一蹶不振。陶亞非向吉萊指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要求他趕緊向

內陸城市例如倫尼斯(Kennebec)、安格斯(Angers)、里曼斯(Le Mans)等地建立內地軍組織。而且以各地為中心，單獨吸收本地的情報員並開闢多路的通訊路徑。這樣巴黎總機關和長城線後方可保有複式的連繫。精神充沛的穆林受命前往內陸城市發展情報組織。丹妮則擔任內陸城市負責人與吉萊之間的連絡人。麥士林今後可以專任克恩城區組織的首腦。他的手下有兩員大將做為副手，一位是主持作戰的蓋明尼律師，另一位便是專管情報事務的杜柴士。九月八日，吉萊已經預購好前往里曼斯的快車票，準備首途實施此一重大分權步驟。他的行程在最後受到意外的阻延。因為他必留在巴黎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議。與會人士中有兩位大員，是倫敦派來繼任內地軍的正副指揮亞伯爾和克米勒，陶亞非把會場安排在一處十分安全的公寓裡，那間公寓是大營村組織負責人法茵尼手下胡仕台夫人的私人產業。為開這個會使吉萊的行程後延了兩天。

當天下午二時，會議按時在白納巷二十九號五樓胡夫人公寓召開。由陶亞非上校任主席，除了兩位內地軍新任統帥之外，出席者有吉萊，白齊樂，穆林等人。議程進行到盟軍登陸行動的配合作戰問題。大家已有一致的認識，金信明年春季是大舉進攻開闢第二戰場的好季節。可是仔細注意時，人們可以發覺吉萊在那天下午似乎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他對於「綠色計劃」或「金龜作戰」均似乎心不在焉。隔一段時間，吉萊會半翕着眼睛，用粗大的指手在圈椅的扶手上敲打出微弱的拍子。這個下意识動作必然表示他的內心定有蹊蹺。有甚麼不舒服？不然便是因為煩燥而生氣。

穆林已然注意到上司這種小動作，可是還摸不清他的本意。突然間吉萊打斷主席的話，率直而隨指氣使的說：「穆林，快快下樓去和丹妮取得連絡。我有預感，好像要發生什麼不利的事情似的。」

年輕的爵爺滿肚子不高興。從胡仕台夫人公寓到街上會合巡風中的丹妮中間隔著黑黝黝的五層陡峻的樓梯，而那座樓又沒有電梯可坐。在以前吉萊從來不尚迷信，因此穆林想藉着玩笑的口腔打消上司的指使：「哎呀，大爺，您一直不相信預感這一套江湖學說的。」然後再聳肩膀加了一個尾巴，「我仍然不信這一套。」

不料吉萊却板下面孔訓斥道：「小子，我並不是徵求你的意見，而是一道命令。去跟丹妮取得連絡，在街上你會找到她的。」

吉萊有一種不動聲色的穩重特質，事有蹊蹺他時常能預見危機，逢凶化吉。說它是天賦本能也好，說是他的

第六種感官也好，恰恰如同一隻機警的看家狗，能在主人聽到聲息以前很早就嗅出危險的足音。無論戰時或平時，這種特質不只一次拯救過他的生命。而當時在場的人員誰也沒有這種先見之明。時間像停了擺的時鐘，等在那裡……

可是穆林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被上司一頓搶白，只好面紅耳赤的站起來走出公寓。他懷著滿腔忿怒一路走下樓去。我的天——以後再找機會向上司申辯好了——當著那麼多陌生人的面給入下不台，還好意思說是命令！不曉得從何時起，他老人家有這種預感的兆頭的？穆林在大門口四下張望一下，周圍和靜謐的工人住宅區的拉丁區相毗連，似乎一切平靜如恆，並無些微可疑的跡象。也許丹妮在附近的街頭巡風。

於是他興緻沖沖的走上行人道，兩臂有韻緻的甩動着。突然間他聽見一陣急促的碎步聲，好像丹妮從甚麼地方奔馳而來。她和他見面時所採取的熱烈方式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為她用臂一把擁抱住他的頸頸，灰色的大眼睛冷冷的朝他凝視。當她認真的吻着他的時候，一股氣味雅緻的香水味沁入他的鼻腔。「親愛的，」他聽見她大聲的埋怨道：「你讓我等了這樣久！真是可惡！」一句迷湯灌下肚皮，使得情感脆弱的穆林頓時熱血上升，起了迅速的反應。有一瞬間他暗自尋思，我以前不知道丹妮是這樣的熱情如火的……

可是，好景不常，因為接下去穆林聽到比較正常的聲音在耳邊喃喃的說：「謝天謝地，你可來了。隨時會有不利的事情發生。趕快照直走，切莫回頭張望！」

勃朗先生對他的太太奢侈浪費着實覺得煩惱。

「你幹嗎要九頂新帽子呢？」他向他太太咕嚕着：「你一次只能戴一頂帽子呀。」

「那你得感謝這一點了，」他太太回答道：「如果我一次要帶兩頂帽子，那麼我就得買十八頂新帽子了。」



關節炎

目前平均每五個家庭，便有一個家庭裡有人患關節炎。如僅以美國一地來說，至少便已有一千一百萬人患着某種程度的這種痛苦且常易致殘廢的關節炎。

迄今為止，對關節炎還沒有一種對症的治療方法。所以人們在未找得病因和治療方法以前尚得與其作經久之奮鬥。美國瑪利蘭州的關節炎與新陳代謝病院因此於今年將提出九百萬美金經費以研究關節症之治療。

除了靠研究外，人們今日可用以對付關節炎的武器，計包括有：早期的正確診斷，繼續試驗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則還是遵照合格醫師所指定的長期性運動。

骨關節炎中最普通的一種，差不多每一個在晚年時就會遭遇到牠。然而最易使人致殘廢的却是風濕性關節炎。

最常見患風濕性關節炎的是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們，但其他的年歲也並非沒有；甚而連嬰孩都會患上這種疾

病。男人們自然也常受其困厄。

另外再有一種易致殘廢的關節炎是風濕性或關節硬化性脊椎炎，最常見於年輕的男子。若處置不當，脊椎會逐漸彎曲而僵硬。其他的關節，尤其是股關節與肩關節，也會受到影響。所以診斷為那一種關節炎宜盡可能的正確。

一種診斷風濕性關節炎較簡單而快速的方法稱作「賦形泥膏架狀試驗」(Bentonite Flocculation Test) 簡寫為 BET 法，牠不但與其他常用的幾種方法一般，而且只要二十分鐘就可呈顯結果，而不必像其他方法般須花幾天的時間才能獲得結論。(只有樣漿固定試驗能和他一般快速，但却不及牠的穩定。)

因少量稱作 (Bentonite) 的膠質粘土，和以正常人類的伽瑪球蛋白，然後在這上面滴上一滴受檢者的血清，假若屬風濕性關節炎的陽性反應，則膠泥在幾分鐘以內便會結成一塊或呈絮狀沉澱，用一架顯微鏡便可看到這種結果。

來：

此外風濕性關節炎與骨關節還可從下述各點鑑別出來：
① 骨關節炎患者的手掌是乾的，而風濕性患者却是潮濕的。

② 骨關節炎患者的關節是僵硬而骨節外露的，而風

濕性患者的關節却是柔軟而浮腫的。

③百分之二十的風濕性患者的皮膚下面可見到有結節，而有關節炎患者則沒有；並且後者也看不出有血液沉降率上昇與中度貧血的徵候，而這些在風濕性患者却是很普通的。

對鑑定是否患有這二種關節炎，愛克司光片子的佐證也甚為重要。

在過去十至十五年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項比較重要的成果便是發現「風濕性因子」。這種因子會使一些感受性較強的固體微粒在活躍性風濕關節炎患者的血清裡粘結成塊。前述的絮狀試驗便是基於這種因子的特性。

榮獲一九六〇年諾貝爾醫學獎金的澳洲濾過性病毒學家F. M. 勃納德爵士(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發現一項關於自身免疫的重要理論，即病患者身體失却其鑑別體素蛋白質是否係其本身所產生的本能，因此牠對牠自己的細胞也會和對待外來的物質般具有同樣反應。

科體松第一次被用來治療風濕性關節炎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後絡續又有許多消炎性類藥物問世，其中包括有Hydrocortisone-Triamcinolone與Prednisone等，但最近又有一種新的藥物，叫做Dexamethasone，

其商業名稱則叫作Decadron、Deronil、Gammacor-ten或Delenar。

Dexamethasone 約具有 Prednisone 的六倍與 Hydrocortisone 的二十五倍般強大的藥效。所以只要用少量的藥物就可以與過去需用大量的類固醇有同樣的功效甚或還遠超過之。有些病人如對使用其他的治療方法而絲毫不覺病況有進步的，可能用了這種新藥後便會見效。

如果病人對使用阿司匹靈、熱敷、休息與運動——保守性的各種治療方法——等都毫無反應，則不妨亦可一試 Phenylbutazone，或其他可以治療瘧疾的藥物。

總之，雖然現在尚未發現有可針治風濕性關節炎的獨門方法，但在可用的治療方法與解除病人痛苦方面已有甚大的進步。

藉這些藥物的功效常可加強病人的機官功能，使病人恢復到能自給自足與自食其力的程度。但效用愈強的藥物其毒性也往往愈烈，故醫生在處方時必須時刻考慮到藥物的毒性與任令疾病惡化至使病人精神沮喪與手脚殘廢的兩相平衡。

美國公共衛生署曾發行一本叫作「與關節炎搏鬥」的小冊子，內容包括有：

①注意姿勢。當病人躺在床上該使背部平直的躺在床，故頂好在床墊子下面加鋪一塊床板。而且一天至

少有二次俯臥，每次約十五分鐘，使胃部支持着體重，並使腰部與膝蓋可以伸直。

走路時，關節炎患者應使二臂很自然的在身旁擺動，起步與踏腳時，兼須使足趾頭着力，不宜只使足底平起平落，同時須保持小腿僵直，使兩膝蓋時時彎曲。

當坐下時，病人該挑選直背與硬板椅子坐，避免坐太矮，太軟或鋪以坐墊的椅子。坐時，應將兩腳平放在地板上，腰部和兩肩緊靠椅背。

②應用熱敷。此包括盆湯浸浴，用華氏一百至一百零二度的熱水，每天一次，每次約浸十五至二十分鐘。如用熱敷，可把熱壓布直接放在關節或欲治療部份上，每次最多不要超過二十至三十分鐘。

一枝二百五十瓦特的反射電熱燈泡（非太陽燈）對身上某一單獨部份施以熱敷甚為有效，例如肩部，或背部，但每次也不能超過二十至三十分鐘。為舒服起見，燈泡至少須放在離皮膚十八吋遠處。

石蠟浴盆治療手和腕關節甚為有效。一隻三夸爾的盆放在熱水裡於使用三磅重的普通石蠟和六兩礦油混合劑加熱至華氏一百二十度後即可浸浴。浸浴時可把手指捲曲着，使手和腕一進一出的浸浴，當手提起來時，應等待數秒鐘，以使石蠟微微硬化。這種連續浸浴八次到十次，直到整隻手都被覆上厚厚的一層石蠟為止。為避

免蠟套裂開，手指應盡可能保持不動。

這樣結上蠟套的手，然後可包以蠟紙和浴巾，並用橡皮圈束緊，維持約二十分鐘。等蠟套剝離後可放回熱水湯盆裡以便重複使用。

按摩對有些情況而言頗為有用，但假如應用不當，反而適蒙其害。譬如正在發炎劇烈的關節部份便不能直接施以按摩。並且機械震盪器與按摩機器均不宜使用。

體操是避免殘廢最重要的治療方法，但仍應遵照醫師所指示去做，毋使體力消耗過多。

上石膏或夾板更須有醫師處方。

上好而合腳的鞋子亦甚重要，牠們亦須經醫師處方。手杖或腋杖可能對關節炎患者甚為有用。

在馬戲團的入口處，有人看到他的朋友的兒子入場看戲。
「你運氣不壞，可以來看馬戲。」那人對孩子說。

「是的，」孩子回答着：「並且我的運氣特別好，因為我拿了我哥哥的入場券。」

「那末你的哥哥呢？他病了？」
「不，他在家裡找入場券。」



一十二圖

沙灘中間，全身的高度不過佔了底片的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目的是拍攝這位女郎，就應該放棄在她四週的風景。當然取景器性能不一，有些較易使用。利用底片玻璃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你準備負攝影機，這一點也是應當

考慮的要素。反光攝影機利用底面玻璃取景，使用這種相機時沒有理由不將底片用全。

◎，試行多用角線構圖，這種構圖較為悅目，且可使攝影機更為接近模特兒。拍攝全身時，頭部可近於上角，腳部置於下方另一角，如圖二十

二、拍攝秘訣

初學攝影的人，一旦面對模特兒，往往不知從何拍攝，更難獲得理想的結果，下面有幾點可以幫助我們攝出完美的照片：

◎，利用鏡子：——攝影機旁放置一面鏡子，對模特兒大有幫助，可以使她易於作出優美的姿態。女人沒有不喜歡照鏡子的，她很容發現攝影師所注意不到的缺點。在室內拍攝時可用一片有活動支架的大鏡置於攝影機旁邊，使模特兒可以看到自己的姿態。如於室外拍攝，可用較小鏡子，以便於攜帶。

◎，願請有經驗的模特兒：——

談叢影攝

座講影攝性女

圖構與態姿 講七第

我們都是直角圓形下的犧牲者，我們所攝的照片必須要適合於這種呆板的形狀，因此也就要考慮到所謂「構圖」的問題。不論我們所採取的是正方形或是長方形，都可以利用兩種方法來觀察。

◎移動取景器，由不同角度觀看，至構圖完美為止。

◎攝影機先行固定，然後變更主體物的位置，使獲得平衡之構圖。

前一方法以拍攝風景為佳，拍攝女性時以採用第二法為宜。把你的模特兒看成是線條或是一個型體，然後把她安排在直角的圖形中。最後的結果，則決定於你對於線條及空間的感覺，以及你安排身體各部份的技巧如何。

一、構圖要點

在進一步講述姿態之前，應當先注意幾個增加構圖技巧的要點：

◎儘量利用全部底片，構圖時要一直用到邊角上。在拍攝時可能因此而稍費時間，但將來放大可不致因僅用底片之一小部份而使相片品質受影響。不要怕將攝影機接近模特兒，如果你所需要的是近照，首當應當如此。我們常會看到有些照片中一位女郎站在大片天空與



C



D

二十二圖

②，利用道具：——獲得優美姿態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用道具，它們可以暗示出模特兒在做什麼。最有經驗的模特兒，在無事可作的情形下也極難做出美好引人

的胸。適宜的服裝也可遮掩身體上的缺點。面部肩部美好，但身體較胖的人，穿低領露肩的衣服最為適宜。拍攝泳裝就必須有修長的玉腿，纖巧的臀部，細腰，與豐滿的胸部。

③，利用道具：——獲得優美姿態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用道具，它們可以暗示出模特兒在做什麼。最有經驗的模特兒，在無事可作的情形下也極難做出美好引人

的胸。適宜的服裝也可遮掩身體上的缺點。面部肩部美好，但身體較胖的人，穿低領露肩的衣服最為適宜。拍攝泳裝就必須有修長的玉腿，纖巧的臀部，細腰，與豐滿的胸部。

④，利用道具：——獲得優美姿態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用道具，它們可以暗示出模特兒在做什麼。最有經驗的模特兒，在無事可作的情形下也極難做出美好引人

的胸。適宜的服裝也可遮掩身體上的缺點。面部肩部美好，但身體較胖的人，穿低領露肩的衣服最為適宜。拍攝泳裝就必須有修長的玉腿，纖巧的臀部，細腰，與豐滿的胸部。

對於初學者，有經驗的模特兒可以自知採用何種姿態，使攝影人不致有無從着手之感。所謂有經驗，並不一定是職業性的模特兒，時常拍照的女郎們多半都會有相當的經驗。

⑤，練習優美的姿態：——常翻看攝影雜誌，攝影專集等書刊，剪集一套你所喜歡的姿態照片，當你攝影時可隨身攜帶作為參考。無須完全照圖拍攝，每一個姿態都可演變為許多不同的姿勢。不要怕用古怪的姿態，它們有時會產生極佳的結果。收集照片時，不要感到良心不安，差不多所有的名攝影家都有這樣一本別人的作品，以使用來激發自己的靈感。

多用軟片拍攝，每一個姿態都可利用手或腿稍為移動幾寸位置而變成許多不同的姿勢。有時一點點微小的改變，就可決定照片的好壞。

⑥，將身體加以區分：——每次只研究身體的一個部份，一般情形下可以分為四個部份：腿，軀幹，手臂，頭部。拍攝全身相時，應首先注意腿部，（圖二十二A）使其形成優美的線條，並注意採取最好的角度。觀看有無欠美觀的臃腫凸出部份。當模特兒雙腿靠緊時，常會有小部份受擠凸出。其次再注意軀幹的角度是否良好，臀部勿使不正對向底片。軀幹部最動人的角度是側視或是取四分之三的角度，這樣可使臀部纖巧，胸部突出。（圖二十二B）



A



B

二十二圖

總括而言，你應當用全你的底片，注意良好的構圖，利用斜角，主體物勿置於照片正中，攝影機應靠近模特兒，如果可能應利用鏡子，記住有經驗的模特兒最爲

有利，分段研究你的模特兒，掩藏她的缺點，強調她的優點，時時注意適洽的道具，集一套姿態圖。只要你能記住上面的一兩條，就會使你的攝影技巧大有進步。



四十二圖



三十二圖

的姿態。道具可使照片帶有含意，且可有助於你的靈感，注意適切的道具，或者隨身攜帶，或者就地取材。在海灘上不難找到小艇，巨石，木樁，沙丘，貝殼。這些東西任何一樣都可以形成十幾種姿態，坐、立、臥、跪、爬……都可以。此外如橡皮球，草帽，太陽鏡，浴巾等，都可作爲道具。它們可使模特兒易於做出優美的姿態，且使照片更爲生動。（圖二十四）

柵欄，大樹，草堆，河川等等，也都是良好的道具。甚至屋頂、門窗、磚地，無一不可利用。

⑦，利用姿態圖：——用照片向模特兒說明採用何種姿態，要比空口解釋好得多。可以利用一些姿態美好的照片集成一套姿態圖，照片無需太大，以能隨身攜帶爲佳。拍攝時先令模特兒仔細觀看一遍，她最喜歡那一張。然後讓她照樣擺出姿態，只要稍加更動就成爲另一種新姿態了。姿態圖可以分爲幾個大類：站立，坐，跪。當我們換一個新模特兒時，就可利用它拍出另一套姿態不同的照片。



「今日歐洲內幕」(中)

· 細雨 ·

原名：Inside Europe

Today

作者：John Gunther

出版者：John Gunther

頁數：三二五八頁

定價：美金四元九角五分

(本省有影印本，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四、戴高樂·法國·阿爾及利亞

約翰·根室在本書中所寫的對於戴高樂的評語，極為中肯，不愧為名記者的手筆，他說：

「在古往今來的許多政治家家中，可稱得上是一個國家的拯救者的並不多見，林肯是一位，邱吉爾亦是一位，但是戴高樂比他們又要略勝一籌，因為在他半生中，拯救法國不祇一次而只有兩次，這是歷史上所罕見的現象。沒有戴高樂，就不會有一九四〇年的自由法國。沒有戴高樂，法國在一九五八年可能敗亡於內戰之中。查理士·安德烈·約瑟夫·戴高樂 (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 曾從德國手中拯救過法國一次，後來又從法國自己手中救過法國一次。」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戴高樂出生於法國的里爾地方。父親是一家耶穌教會大學的哲學教授，父母親雙方都代表着「小貴族」的血統，所以他的先天中就具備了剛直、謹慎、儉樸、和正確等素質。他的姓氏「戴高樂」(de Gaulle)，就具有極高的涵義，因為法文 de Gaulle 一字，即含有「高盧人之後裔」的意思，而「高盧人」則被認為是純粹的法國人種。

戴高樂畢業於法國的西點軍校——聖西爾。他是軍中人罕有的人物之一，他領悟出筆桿比槍桿更有威力的

道理。他又於一九三四年出版了「將來的陸軍」一書，

提出了攻擊勝於防禦的論點，並且主張創立一種新型的，高度機動的機械化陸軍，以大量使用坦克為其特點。可惜法國人對這些意見絲毫未予注意，誰知當時的德國却注意到這一點，以致該書在柏林的軍界大受歡迎，因此我們不妨說，戴高樂竟成了納粹裝甲師之父。當一九四〇年戰爭逼向西方時，這些裝甲師便所向無敵，擊敗了法國、荷蘭和英國的遠征軍。

法國崩潰後，戴高樂逃亡倫敦，並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發表了近代史中有名講演中的一篇。當時他並不出名，孤獨無依，一文莫名，形單影隻，可是却器宇軒昂。他說，實質上法國祇是輸了一仗而不是戰敗，所有各地的法國人應在他的旗幟下集合起來。他創立了自由法國政府，於一九四四年以戰勝者的姿態進入巴黎，建立一個臨時政府，親見第四共和的誕生，並為法國非洲訂一項賢明的政策。一九四六年初，由於政黨林立，政府無法施展而引退。

一九五八年五月，阿爾及利亞陸軍，在傘兵將領約克斯·馬蘇 (Jacques Massu) 領導下發動叛亂，即將引起內戰，危機日亟，於是戴高樂東山再起，出任總理，主持成立第五共和；最後擔任第五共和首任總統，並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擔任新組織之法國西集門的主

席，直到如今。

法國國勢的變遷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國雖以戰勝者的姿態，列為五強之一，但國家的元氣却因此而大受損害。加以法國政黨林立，內閣更易頻繁，政府無法施展堅強而固定之政策，於是，外則殖民地紛紛獨立，內則經濟窮困，工商凋敝。

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陸軍的叛亂，促成戴高樂之東山再起，是法國國運的一大轉變。戴高樂改變了法國的憲法，使法國的政壇趨於安定的局面，其次是一九五八年頒佈了穩定金融方案，有效地阻遏了通貨膨脹，其詳細的辦法，如：消費的節約，「重法郎」的發行，出口貿易的擴張，以及法國海外人民對法國新政治局面的信心，促使大量海外黃金回流本土等等，使法國於一九五八年以後，慢慢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經濟繁榮。

但是，戴高樂對於法國貢獻的最特殊的地方，還是在於他對阿爾及利亞問題所持政策的絕對正確及堅定的立場。除了戴高樂。沒有人能將阿爾及利亞問題處理得如此圓滿。

阿爾及利亞問題

阿爾及利亞戰爭，是西方世界內部所打的唯一的熱戰，開始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當時有一群五百人以上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突擊法國的各種設備。法國人起初以為這祇是在背上挨了一小刀，雖然有些不愉快，可是並無大礙。但是沒有多久，小傷居然變成法國政治身軀上的鉅創，假如流血不止，國家可能會一命嗚呼。

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核心，是繫於這一個重要的事實：阿爾及利亞不僅擁有九百萬至一千萬的回教人，而且還有一百萬的法國人。法國政府的困難，就是如何處置這一百萬住在該處的法籍白人。

這次戰爭已使法國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和紊亂。法國被迫在阿爾及利亞維持一支為數五十萬人的軍隊，每年要法國國庫付出二十億元的經費。

戴高樂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就任總統，花了十八個月的時間判察大勢。然後，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那天，作了一次重要的政策宣佈，其中不但史無前例地大開與民族解放陣線談判之門，而且還對阿爾及利亞承諾了若干從未想過的讓步。戴高樂說，一旦戰爭停止，他會準備好給予阿爾及利亞以自決權。換言之，他讓步到承認該「國」有決定自己命運之權，有自願選擇自由之權，但他又堅持必須經過停火及四年「冷卻」時期，以為

辦理選舉的條件。

五、比荷盧集團

「比荷盧」(Benelux)一詞，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個新名詞。在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的領袖們，都流亡國外。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便將力量結合在一起。可是在事實上，比利時和盧森堡，早於一九二一年即已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荷蘭係於一九四八年加入這個比盧結合。於是，一個三邊的關稅聯盟即告形成。從那時起，該集團的對外貿易，居然增加了一倍。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此一關稅聯盟的協定復經擴充，改組而成「比荷盧經濟聯盟」，使三國更密切地結合成一體。該體制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生效，依條約規定，有效期間為五十年。

假如將比荷盧視作一個單元，則其人口業已達到二千一百萬，在國際貿易上居世界第四位。比盧兩國間尤其親如兄弟，其間並無海關手續，越界往來簡直毫無隔閡，兩國貨幣亦隨處可以兌換，因此，兩國間的政治聯繫亦愈臻密切。

比利時概況

比利時是歐洲各國中，工業化最高，人口最稠密的

國家，可是也是一個分裂得極為慘重的國家。

比利時人是一個理智極為清醒的民族，固執着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德性，他們的頭腦冷靜，行為方正，而且執拗地、頑固地致力於商業的經營和實用的效果。這是一個富足的小國，人民勤勞，不喜歡盪。

但儘管如此，它的政局却出奇的不安定。從一九四四到一九五〇這六年間，比利時換了八個政府，在後來的幾年中，更由於所謂「王位問題」，幾乎瀕於內戰。

比利時遲至一八三〇年始脫離荷蘭自成國家，其內部潛在的分裂問題，是由於富來明族和瓦隆族二族之間的隔閡。小如比利時（祇有美國馬利蘭州一州的大小），人口九百萬，可是却有二個顯著不同的組成部份。在比利時北部居住的是富來明族，其人數在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屬於條頓民族，所操之言語近似荷蘭人的德語。就一般而論，富來明族的工業化程度，不如瓦隆族來得發達，比較貧窮，社會地位亦較低。但其主要城市如安特衛普，布魯日和根特等亦有一個發達中的資產階級。至於瓦隆族這一方面，源出居爾特族，講法語，輕視富來明族，生育率較低，分佈該國南方諸省，控有像列日和夏勒羅等工業城市。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則位於兩個極端之間。

「及料」的荷蘭

荷蘭是雙包案特多的國家，例如它的國名既稱荷蘭，亦可稱尼德蘭。同時它也有兩個京都：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後者是官方所定的荷蘭政府和議會所在地。此外，海牙還有兩個名字，正確的名字，不應該單稱海牙，而應稱為「斯格拉汶海牙」(S. Gravenhage)。最後還有一點，這個國家住在陸地上，同時也可以說是住在海上。荷蘭這小而強壯的國家，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很少有任何變遷，內部仍極統一。該國國家資源極少，但經濟情況却甚佳。本來荷蘭的經濟，已被戰爭所破壞摧殘，但這知有平衡作用的益處。新的工廠從瓦礫中重建起來，因此而較隔鄰比利時的工廠有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鹿特丹當年曾毀於德國人之手，現在則已繼紐約之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舉例來說，它所處理的噸位，比法國全部港口的總噸位還要多。

荷蘭有好幾個全國性的問題：

①海 荷蘭人口在一千一百萬以上，可是土地面積却祇有美國西佛吉尼亞州的一半。人口密度每平方哩有八百人以上，而且，它的全國面積的一半是海平面以下，因此，它必須要建築並維護堤防，將怒海波濤，摒於堤外。一九五三年中，荷蘭曾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大水災。北海風暴打垮了堤防，全國有四十萬畝土地沒入水中，使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現在，遠大的重建計劃已經

盧森堡位於比利時、法蘭西及西德之間，面積恰爲九九九方哩，是一個有趣的政治奇觀。它有建設良好的鋼鐵工業，它有非常高的生活水準和蓬勃的生育率，並且沒有文盲。它的元首，女大公喬麗絲蒂，是歐洲最資

靈椿保土

深的君主，自從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以來，統治迄今，已逾四十年之久。盧森堡擁有歐洲最有名的商業無線電台。國入講三種語言：法語，德語以及本國原始語言。盧森堡人口雖然不多，僅約三十二萬，可是却是堅決的民族主義者。

當盧森堡於一九二八年申請加入前國際聯盟時，祇有陸軍二百五十人，大砲二尊。今日其武裝部隊雖略為擴大，但仍微弱。雖然如此，盧森堡却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原始成員，克盡厥職。

盧森堡的政治形態，與比利時及荷蘭兩國十分相似（待續）

本欄編者附言：

一、此次承徵信新聞報社發行人余紀忠先生賜贈該社出版之「今日歐洲內幕」譯本，以作本文之參考，特此致謝。

二、本刊讀者潘性厚先生來函，詢及本欄於拾穗一三六期中所介紹之「納粹帝國興亡史」之影印本何處可購得。茲查全省各西文書店均有出售，如萬一仍無法購得，可請各位讀者來函託購。

(待續)

本欄編者附言：

一、此次承徵信新聞報社發行人余紀忠先生賜贈該社出版之「今日歐洲內幕」譯本，以作本文之參考，特此致謝。

二、本刊讀者潘性厚先生來函，詢及本欄於拾穗一三六期中所介紹之「納粹帝國興亡史」之影印本何處可購得。茲查全省各西文書店均有出售，如萬一仍無法購得，可請各位讀者來函託購。

待優折七戶訂 元二十價定冊每
書此讀不可不 士人樂音賞欣好愛
書此備不可不 友朋的機唱電玩愛
用通足十票郵額小 戶撥劃[七八五二]局郵地各付款

服務第一！薄利為先！

附設

姑經
蘇濟
麵小
點吃

廚名流
備設流
禮暢寬
房雅幽
辦承
府到

鮮海時應
菜和約節

臺北博愛路三七號 亨達利鐘錶行(隔壁)
電話：二七三〇 一五八五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波城世家	24.00	16.80
蕾綺表祖	12.00	8.40
滄海珠淚	4.00	2.80
春夢閨裡人	7.00	4.90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00	12.60
唐卡半羅的小天地	5.00	3.50
交響樂的故事	20.00	14.00
玫瑰紋身	8.00	5.60
銘的故事	6.00	4.20
白衣女郎	25.00	17.50
黑貓劫	9.00	6.30
慘劇的預演	5.00	3.50
糖的故事	6.00	4.20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00	4.90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二班郵車	7.00	4.90
我們的地球	12.00	8.40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12.00	8.40
我們的朋友原子	5.00	3.50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00	17.50
朱門恩怨	25.00	17.50
盲者之歌	25.00	17.50
交響樂曲談叢	6.00	4.20
生命的奇蹟	6.00	4.20
序曲音詩管弦小品	20.00	14.00
南太平洋故事	20.00	14.00
大地的狂熱	20.00	14.00

◎拾穗是贈送親友同學最佳的禮物◎

訂閱拾穗月刊：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半年六期三十元

(國外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新書出版

認識我們的身體

訂戶
七折
優待

每冊
定價
七元

本書目錄

- 第一篇——肌肉系統（我們體內利用太陽能的機器）
- 第二篇——骨骼系統（人體內部神奇的工程）
- 第三篇——神經系統（天然的雷達和計算機）
- 第四篇——循環系統（看心臟巧妙的雙重唧筒作用）
- 第五篇——呼吸系統（看我們體內的大風箱）
- 第六篇——皮膚（身上有三千平方英寸的皮膚）
- 第七篇——消化系統（人體化學引擎的燃料提煉所）
- 第八篇——特殊感覺器官（聽覺、視覺、嗅覺、味覺……）
- 第九篇——神奇的生命（人體的細胞與遺傳）

本書特點

原著者應用淺近的比喻，和深入淺出的筆法，再加豐富的插圖，敘述人體各部份的構造與作用，讀之可以認識我們自己的身體，同時也可增進生理衛生的知識。對於養生健身之道亦大有裨益。

。費滙付免，單撥劃政郵附所刊本用利請寄滙

。款代票郵額小以可區地便不局郵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獻

貢

譽

榮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正)(己)(烷)

——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水)(醋)(酸)

——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二)(甲)(苯)

——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甲)(苯)

——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苯)

——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臺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各種潤滑油批發及零售

礦油商

祥成行

高雄七賢三路七十六號

葉鶴慶 親自為顧客量剪

歡迎

光臨惠顧

貴夫人旗袍專家

本號具備 手工精細 剪裁大方 四大特色 式樣高貴 經驗豐富

地址：臺北市中華商場信字二樓一三九號

(新生大戲院對面)

本號由香港影劇界 旗袍設計剪裁專家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業務部

業務要目

- 。權利專之法方造製業工學化外國購洽理代 (一)
- 及進改之法方造製供以，場工驗實建裝理代 (二)
 - 。良改之質品品產
- 。建換新更之備設有現勘籌理代 (三)
- 。勘計程工及所分資投作業工援美請中理代 (四)
- 等輸運、工試、裝安、計設作廠工學化理代 (五)
 - 。題問難疑作操廠工決解，作工
- 設器儀及計設之統系器儀制控動自項各理代 (六)
 - 。項事等裝安備
- 括包)。裝安計設之備設運儲料油項各理代 (七)
 - 。(等房泵槽油築建及管油設鋪
- 。應供及養培之菌細用業工酵醱辦承 (八)
- 起之件機工化項各下以噸十八重淨件單辦承 (九)
 - 。程工裝安重
- 等定測爆震及析分質品之品產油石種各辦承 (十)
 - 。

處係開業工司公本號113段二路北山中市北臺：處洽接
組術技廠油煉雄高市雄高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六元正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
(Gulf oil Corporation)

各種產品之性能，規格或
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至
四八六一九

